

明社叢刊

若園題

830.8  
463

# 明社叢刊第二集目次

## (一) 論著

- 1. 蒙莊氏學略.....梁希森
- 2. 論墨子學說.....傅益明
- 3. 徵實文和美術文的區別.....傅君劍

## (二) 專著

- 周易質序.....傅君劍
- 2. 學詞大意.....傅君劍

## (三) 文藝

- 詩歌二十三首.....梁希杰
  - 步月.....梁希杰
  - 歌聲.....梁希杰
- 明社叢刊 目錄



.....梁希森  
.....傅益明  
.....傅君劍  
.....傅君劍  
.....梁希杰  
.....梁希杰  
.....梁希杰

959220

仙境..... 閔任之

春思..... 閔任之

不速的淚..... 閔任之

寄 c c 妹..... 閔任之

伊的小影..... 閔任之

詩兩首..... 傅霖

歲暮雜感..... 傅霖

與李君家光..... 傅霖

暮春既望遊嶽麓雜感(選四)..... 劉耕齋

梅雨..... 田豐鼎

意別..... 王鰲

感懷..... 王鰲

悼故人(悼張君曉山)..... 王鰲

唐多令(春閨)..... 王鰲

風入松 (元霄) ..... 王 簫

蘇幕遮 (留別) ..... 傅 霖

2. 小說

歸途 ..... 梁希杰

心影 ..... 梁希杰

傷痕 ..... 梁碧昀

3. 譯述

罪人末日 (Le Dernier Jour Dun Condamne) 法國露俄著 ..... 閔任之譯

四附錄

明社簡章 ..... 閔任之譯

社員錄 ..... 閔任之譯

職員錄 ..... 閔任之譯

常會紀事 ..... 閔任之譯

遠谷之花正誤表 ..... 閔任之譯

明社叢刊

捐款鳴謝

目錄

四

# 明社叢刊



## 蒙莊氏學說

梁希杰

自漢武罷黜百家，表章儒術，蒙莊之學，早已被斥爲邪說異端，雖魏晉清談家好之，然歷朝研究之者特少，茲篇係余之讀書札記，將古人對於莊子之考證與評論，略舉於下，世之好讀莊子者，亦有樂於是乎？

史記本傳「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言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典，剗儲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滌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

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西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四庫全書提要世說新語曰：『註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于舊註外，別爲解義，妙演奇致，大暢元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遺流，郭象遂竊以爲己註。』

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今祇存三十三篇，』內篇七，外篇二十六，郭象言：『闕弈意修之旨，危言游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三，』案闕奕意修危言游鳧子胥皆靈名，今佚，北齊書杜弼傳：『弼註莊子惠施篇易上下繫名新註義苑，並行於世，』惠施篇今佚，史記「畏累虛兀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案隱曰：『畏累虛篇名也，卽老聃弟子畏累虛，篇今佚，』兀桑子，王弼本作「庚桑」卽今庚桑楚篇「初學記南史何子朗嘗爲敗家賦，擬莊周馬捶，馬捶蓋篇名，今佚。』

陸德明敘曰錄：『莊子宏才命世，辭趣華深，正言若反，故莫能暢其宏致，後人增足，漸失

其真，故郭子元云：「曲之才，妄竄奇說，若關奔意修之言，危言游息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三，」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卽司馬彪孟氏所註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註者以意去取，其內篇衆家並同，自餘或有外面無雜，唯子元所註特會莊生之旨。」

王伯厚載莊子逸篇，見文選顏延年車駕幸口侍遊赫出註一條，太平御覽五百三十禮儀類一條，藝文類聚八十六果部上一條，又十九人部三一條，御覽七百三十五方術類一條，左思魏都賦，王勳曲水詩序註一條，宋玉風賦一條，世說任誕門註一修，張景陽七命註一條，御覽八百四十九飲食部一條，九百十五羽族部一條，四百四人事部一條，八百四十九飲食部一條，御覽二百八十六居處部一條，九百一十八羽族部一條，文選枚乘上書諫吳王註一條，又謝朓登孫權故城詩註一條，御覽八百一十三珍寶部一條，四百六十四人事部一條，九百二十三羽族部一條，八百九十九獸部一條，七百六十一器物部一條，又六十三一條，三百六十四人事部一條，七百九十四夷部一條，文選任彦昇策秀才文註一條，七百三十九疾病部一條，藝文類聚巧藝部一條，後漢書劉陶邊讓兩傳註一條，御覽四百五十七人事部二條，李斯傳註一條，御覽八百四十九飲食部一條，御覽四百三人事部一條，後漢書祭祀志一條，御覽三百六

十九人軍部一條，六百七學部一條，又有一條，不知出處，凡三十八條，閻百詩據漢隱遼老子指歸引莊子八條，張南漪又謂老子指歸所稱之莊子卽嚴君平自謂，君平終莊子故稱莊子，班氏避明帝諱改之爲嚴，孫志祖讀書牋錄續編又引穀梁傳疏一條，顏氏家訓勉學篇一條，文選吳都賦註一條，西征賦註一條，雜蜀父老註一條，藝文類聚四條，皆今莊子所無。

困學紀聞：『東坡欲去盜跖，漁父篇，而邵子觀物外篇謂盜跖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莫如之何，漁父言事之不可強者，雖聖人亦不可強。』

東坡作莊子祠堂記云：『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覆觀之，得其真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于秦，遇老子，其往者，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揚者避塵；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于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于十漿而五漿先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爾。』案東坡以寓言爲陽子居西遊于秦，與列禦寇篇列禦寇之齊二事適於類，因謂寓言列禦寇本爲一章，後人以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竄入，然史記已明作漁父盜跖勝箴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史遷去莊子未遠，若爲後人竄入，遷當能辨之，故全謝山曰，『邵子之誦，高於坡公。』

五峯胡氏與張敬夫書云：『莊子之書，世人狹隘執泥者，取其大略，不爲無益，若篤行君子，句句而來，字字而論，則其中無真實妙義不可舉而行也。』

朱文公謂庚桑楚一篇皆是禪。

王履道謂『莊子之言風，其辭若與風俱鳴於衆竅，掩卷而坐，猶覺寥々之逼耳，』

姚姬傳莊子章義序云：『莊子之書，言明於本數，及知禮義者固即所謂達禮樂之原，而配神明，醇天地，與造化爲人；亦志氣塞乎天地之旨，韓退之謂莊周之學，出於子夏，殆其然歟？周承孔氏之末流，乃有所窺見於道，而不聞中庸之義，不知所以裁之；遂恣其猖狂，而無所極，豈非知者過之之爲害乎？其末天下一篇，其後序所云：『其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意謂是道之末焉爾，若道之本，則『不離於宗，謂之天人』者，周蓋以天人自處，故曰：『上與造物者游』，而序之居至人聖人之上，其辭若是之不遜也，而蘇子瞻，王介甫，乃謂其推尊聖人，自居於不該不偏一曲之士，其于莊生，抑何遠哉？若郭象之註，昔人推爲特會莊生之旨，余觀之，特正始以來，所謂清言耳，于周之意，十失其四五，夫莊子五十二篇，固有後人雜入之語，今本經象所刪，猶有雜入，其辭義可決其必非莊生所爲者，然則其十九篇，恐亦有真莊生之書，而爲象去之矣。』

案郭象謂闕奔意修危言游是子胥諸篇，爲奇說，斥爲一曲之才所竄，則其刪去不註無疑，然李善註文選，引「闕奔之隸」云云，蓋出闕奔篇，太平御覽引「游是問雄黃」，雄黃蓋出游是篇，是宋以前，諸篇猶未盡亡也。

邵子觀物外篇言「莊子齊物，未免於較量，較量則爭，爭則不平，不平則不和」，又放言「混空終日著，齊物到頭爭」王伯厚非之曰：「齊物論非欲齊物也，蓋謂物論之難齊也，是非數譽，一付於物，而我無與焉，則物論齊矣。」王氏蓋深知莊氏之旨，張文潛曰：「莊周患夫彼是之無窮而物論之不齊也，而託之於天籟，其言曰：『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此言自以爲至矣。而周固自未離夫萬之一也，曷足以爲是非之定哉？」

濼水之斥莊生，未免過甚，亦錄之以見當時議論之一斑，「或曰『莊子之文，人不能爲也』。曰，君子之學，爲道乎？爲文乎？夫惟文勝而道不至者，君子惡諸是，猶朽屋而飾，丹雘不可處也；智井而蒸，綺續不可履也，烏喙而滾，飴糖不可嘗也，而子獨嗜之乎？」或曰，「莊子之辯，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也。」曰「然則佞人也，堯之所畏，舜之所難，孔子之所惡；是青之變白黑也，而子獨悅之乎？」

梅伯言書莊子後，謂「莊子者，文之工者也，以莊子爲言道術，非知莊子者也。」其言未必是

而執莊生之隱微，有可采者，有曰：『周之爲人，于富貴利達之見，未能忘于心，而饒秦妻婦之道，又所不爲，故汪洋自恣，務爲伸彼屈此之言以自適其意』云云。又曰：『莊周也，屈原也，司馬遷也，皆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皆怨誹之書也，然而莊子之怨誹也隱矣。』蘇子古史云：『予聞之吾兄子瞻曰，太史公言莊子作漁父盜跖猾僮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孝子之術，此知莊子之術者』，予以爲莊子善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莊子之言，皆文予而實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也，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闢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

柯維祺曰：『朱子謂莊子才高如老子，又謂其不肯學老子，所謂知者過之也。』

王荆公莊周論『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務詆孔子以信其邪說，要焚其書，廢其徒而後可，其曲直固不足論也。』學儒者之言如此，而好莊子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萬物下其虛，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爲仁義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爲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後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爲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耳』

夫儒者之言善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樸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己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死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而不以爲辱，殞身而不以爲怨，漸漬陷溺以至於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爲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則以足乎心爲得，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說矯弊矣，又儒來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絀古人之大體也，於是又傷其心於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而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用，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然，皆有所長，時有所用。』用是以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自列其書於宋鉅慎到墨翟老之駢徒，俱爲不該不備一曲之士，蓋欲明吾之言有爲而作，非大道之全云耳，然則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者也，莊子用其心，亦二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不得不爲邪說比者，蓋其矯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推莊子之心以求其行，則獨何異於墨子哉？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爲書之心，非其爲書之說，則可謂善

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世之讀其書者也，今之讀者，狹莊以謾尋儒曰：『莊子之道大哉？非吾人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意而以異於儒者爲貴，諱夫！』

齊物篇『春秋經世，先生之志也。聖人譏而不辯，』春秋以道名分』之言，胡文定春秋綱頤取之，天運篇『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譬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墜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及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朱子云：『是他見得如此，方說到此，其才高於孟子，』天下篇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朱子曰：『若見不分明，焉敢如此道。』

內篇逍遙游，陸德明曰：『義取開放不拘，怡適自得，』郭象曰：『莊子之大意在乎逍遙游，放無爲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專事曲與生說，自不害其弘旨。』

案世之論莊子者，皆曰：『離世，』欲識『離世』二字之旨，可於逍遙遊一篇見之，其大意在於屏去世事，廢棄形骸，不以善惡哀樂動其心，不以榮辱得喪嬰其志，故其言曰：『喪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又曰：『乘天地之正，而御

六氣之變，以遊無窮，』又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此蓋以無意而無不爲也，漆園之道術與伯陽大同者實在此，人與物共存於天地之間，名遂其生，即各安其所安，而各得其所得，物我無與，彼此無累，大小無競，則明乎性分之理，而放乎自得之境矣，故騶程九萬，蝸捨榆枋，物有大小，知有深淺，所生者異，所處亦異，各適其適，奚以笑爲也？且夫冥靈大椿，壽高無比；惠姑朝菌不知春秋，以宇宙之無窮，人生之有限，十年亦死，百年亦死，其死一矣。孰知其異？苟能修短隨化，則逍遙自得矣，至於知能德行，榮辱得喪，皆是以束縛心形，非致福之道，故莊牛以凡物無小大深淺遠近修短之不同，在其所用之得常而已，此蓋莊氏以衆得爲自得，而漆園之言趣與伯陽小異者又在此，要之，莊生『離世』之理想，在乎逍遙遊，其旨又不外乎塵垢秕糠，無所可用，以遊無窮，無所待而已矣。

### 論墨子學說

傅霖

周末諸子，學說紛歧，各是其所是，而非其非；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成一家言者，蓋十數。至於符合今日之新思想，與儒家對抗者，墨子而已矣。惟書中脫簡甚多，含義奧衍，不易理會。且歷遭儒家之忌，斥爲異端邪說，以致數千年來鮮人研究，良可惜也！使無清代諸儒之校釋，其不爲絕學也，幾希矣！余於諸子之書，亦稍事涉獵，對於墨學，尤喜研究；

1. 儒家：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儒之』。又曰：『墨子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荀子曰：『不知壹天下之義，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優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其特之有故，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鉅也。』又曰：『墨子之言昭然爲天下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愛過計也。』由上觀之，荀孟之批評墨子，至比於禽獸之列，是蓋儒墨之根本觀念不同，孟荀以主觀斷之，官其劇也，是時墨子弟子，亦執其師之說，以非孔孟荀卿之徒，是是非非，莫徵一決，推原其故，蓋當時俗備別墨，盈於中國，其舉止言行，本有足非者，兩方不察，遂相非及其祖師，故失其真耳。韓非子顯學篇云：『孟墨之後，儒分爲八，墨分爲三，取舍不同，而皆自謂其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孔子墨子諸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其堯舜，堯舜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儒墨 誠乎？』此乃明說儒墨之是非，生於弟子之誤會，而儒墨之根本學說，亦不能定其誰是誰非也，韓昌黎亦云，『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爲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流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謂孔墨』韓氏自以爲儒家正統，竟能以容混批評墨子，而明其所以相非之故，實孔墨之知己也，

道家：莊子天下篇云：『不修於後世，不暉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翟墨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汜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又辯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結稿不食也夫！才士也乎』此是極稱贊墨子之處，莊子素不喜稱贊人，因墨子之汜愛非鬪，不修不靡，頗與道家慈善之旨相近，故曰：『天下之好也』，『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是果顯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能獨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又曰：『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不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胫，脛無毛，相連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若無以道家之治世觀念，在於清靜無爲，祇要天下安其居，實其腹，雖老死不相往來，猶至治也，墨子以自苦爲極，尙勤勞，重功用，適其道家相反，各走極端，是非以起，然莊子之評，實未爲過，墨子學說之不傳，亦因後世之不能以自苦爲極也，至於『堅白同異之辯』，『簡偶不侔之辭』，雖屬莊子譏別墨範圍；然墨子言有三表：已爲辯立法，『謂辯無勝不當』之旨，正與莊子齊物論中申辯之意相反，蓋莊子所談名理，多屬智識範圍以外，爲絕對懷疑派論調謂天下無真是非，辯徒枉用也。墨子乃實用主義派；

以智識爲道德之標準，故認辯爲必要也。

### (三) 墨子學說之分論

10 非攻：墨子非攻之原因，吾上已言其大概，齊晉楚越，不知息民修政，而惟攻伐是務奪時廢利，所興動以萬計，『今萬乘之國，耑數於千，不勝而入；廣衍擊於萬，不勝而辟』不知舉辟山林荒澤之地，而欲攻奪於人，以憊倖於萬一，日憂『寡人之民不加多，』而日驅之入於死地，卽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夫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非人之情也，特好攻者之所不知耳！故墨子曰：『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舉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墨子知好攻者之不足與言義也，則又以事實證之，而舉越之沼吳，智伯之滅，曰：『今之攻戰爲利，則盍撫隘之於智伯之舉乎？』墨子尊天事鬼，以天鬼爲欲人之衆相愛，故曰：『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也，過必反於國，』然而當時之諸侯，不獨不畏天鬼之罰，且假託其說，以遂其攻伐之志，曰：『我之攻也，將順於天之志，』噫，天下之愚若此，墨子雖善於立言，將奈之何哉？然墨子終不稍懈，其子弟禽滑釐等三百人，相與協力，卒屈服楚王

，使無攻宋，魯陽文君亦不敢犯鄭境，使小國得安然處於大國之間者，墨子非攻之實現也，墨子又立弭兵之約曰：『大國之不義也，則同愛之，大國之攻小國也，則同救之，小國城郭之不全也，必仰修之，布粟之絕，則委之，幣帛不足，則共之，……督以正，義其名，……寬吾衆，信吾師，……則天下無敵矣，』此不過是墨子理想之結果，至於根本解決，舍兼愛，莫由也。

2. 兼愛；墨子曰：『聖王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故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皆因各愛其家，各愛其國，故相亂相攻也，苟使天下兼相愛，視人之身，若己之身，誰賊？視人之家，若己之家誰亂？視人之國，若己之國，誰攻？此其所以爲根本解決也，噫，墨子乃實行共產主義者，惜其所生之時未善耳。經上云：『君，臣萌通約也，』則是墨子又有主張「民主共和」之意味，則安忍令無知之民，受君權之壓迫，驅之入於死地，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以演成盈城之慘劇乎？試觀堯舜禹湯文武之際，何其愛民之深，而愛民之切，視天下之溺，猶己之溺，視天下之飢，猶己之飢；較之周末之殘殺，墨子之痛心何如哉？究之，惡在於諸侯，小民無與也，苟君臣上下能兼相愛，交相利，則草土之風必偃何難之有？故墨子曰：『苟君說之，則士衆能爲之，……此何難

之有？特上弗以爲政，十不以行故也。」

30. 尚同：墨子更進而言之，以求所以不兼愛者，則天下之義多故也。蓋當時一人一義，十人十義，其義不一，故皆是己之義，而非人之義，是以交相非，而不兼相愛也。今我欲人之兼相愛，然衆不可戶說，孰云察余之中情也？故不如由博反約，使家主一其家之義，以上同乎國君，國君一其國之義，以上同乎天子，「天子所是皆是之，天子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哉？」此與儒家之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義相同，皆從體以及乎彙，以求統一天下之義，則天下之人，既上同乎天子，則祇要天子能兼相愛，則治矣，然則何以知天子之必能兼愛乎？曰：必使「上同乎天，」故曰：「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所以墨子又有天志明鬼之說。

4. 天志：墨子曰：「然則天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何以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此我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又曰：「然則何以知天之愛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夫所以謂天之欲義者何？所以禁天下之攻伐也，愛百姓者

何？恐天子之專橫也，墨子以天爲有意志，明照四方，能作威作福，貴且智於天子，天子如不兼愛，則天降之百殃，故曰：『天子爲善，天能賞之，天子爲暴，天能罰之。』

50. 明鬼：墨子以神道設教，不特以天爲能作威作福，並以鬼爲能，賞賢罰暴，故舉杜伯烏神以證之，俾人有所畏懼，雖富貴強梁之人，廣澤山林之處，行事不義，鬼神之明必知之罰之，正與儒家說『十日所視十手所指，故君子必慎其獨也，』之意相近，然儒家不以鬼爲有，雖重祭祀，不過爲紀念其祖先之儀式而已，故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墨子見人心之險詐如彼，不能以『如有』二字拘束其行爲，故以鬼爲真有，此實非墨子之愚，乃墨子之不得已也。

60. 節用：墨子祖禹之道，以禹惡衣惡食，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菘，啜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麤裘，禹大聖也，身爲天子，富有天下，猶節儉如此，況當時之君臣庶民，遠不能禹哉？此所以倡節用也，然時奢侈之風大熾，諸候尤甚，衛小國也，大夫之家，猶有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其他齊晉大國之君臣，其奢侈可知矣，故墨子歷陳衣裳宮室舟車之制，以示限制，曰：『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

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當時之民，衣不常暖，食不常飽，諸侯貴族常顯而慎之，又非所用乎奢也？故曰：『加惠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爲。』』

『節葬短喪：昔滕文公問喪禮於孟子，孟子使爲三年之喪，文公從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由是觀之，儒家重喪，非爲父母也，特要弔者之悅耳，墨子惡之，以爲厚葬糜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墨子爲積極救世派，不肯一日偷閒，所以有墨突不得黔之語，安肯服喪三年，哭泣飢寒，使『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扶而後起，杖而後行，』以要一時弔者之譽乎？凡人皆有父母，使盡從儒家之言，則農不能耕，工不能織所害多矣，且其衣裘棺槨之費，尤足驚人，傾家而葬者，所在皆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其表儀之豐有如此者，而諸侯如秦穆公輩，且有以良臣殉葬之事，黃鳥之詩，讀之令人切齒，不仁之甚，有若此乎？是則『財已成者，扶而埋之，後得生者，而久禁之，』以此求富難矣，且夫人之生也，『形與知處也』經上『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莊子德充符篇，人死則知去其形也，墨子以鬼爲人之精也，非死人之形體也；故聽明鬼而又薄葬，以鬼形之有分也，而王充駁，墨子曰：『如以鬼非死人，則其信杜伯，非也，如以鬼是死人，則其薄葬，非也，術用乖錯，首尾相違，故以爲非，非與是不明皆不可行，』

『是不知墨子明鬼之意矣，墨子薄葬之法，據胡適所總括者，爲：『桐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無棺，』『死無服，』『爲三日之喪，』而疾而服事，人爲其所能，以交相利也。』

8. 非命：墨子既尊天事鬼，以天鬼能賞善罰惡，則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故演爲非命之說，以爲執有命者之言行，則是『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故無益，暴無傷，』人人既皆有命定，尙有從事者歟？則貧者『不知曰：『我罷不肖，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貧，』『國者』不知曰：我罷不肖，爲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故其結果，必致『上不聽治，下不從事，』因之『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此特因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儒道因任之弊，將亦至乎此，墨子非命之說，適足以矯正之，以人爲戰勝自然，實墨子之科學精神也。』

9. 非樂：墨子倡積極的功用主義，凡事即時可以中效者，爲有用，否則爲無用，墨子以自苦爲極，凡『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之所安，』如鐘鼓琴瑟之音，刻鏤文章之色，『綉象煎炙之味，高台厚榭之居，皆足使人習於安樂，惰於從事；故作非樂論，蓋謂舟車之類，君子息其足，小人休其肩，明見其有利於人也，若滌之爲物，則『亂者不得食，寒者不得

衣，勞者不得息，『不足以與天下之利，陰天下之害，』故曰『爲樂非也』，雖然，人有好惡之情，必有喜怒之應，人不能無喜怒，則不得其平而鳴情也，故『情發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序，今墨子祇知積極的功用，主義而欲制人之喜怒哀樂，不知樂之能，中人之喜怒哀樂也，歌而非歌哭而非哭，在墨子之以自若爲極者則可，其奈人情何？昔宋世嘗有禁詩令，故詩人無聊之極，轉而託之於詞，故宋詞特盛，可見人情不可遏抑，抑則亂矣，故墨子之非華居厚味則可禁樂則非也，

此外墨子尚有貴義尚賢諸篇，論當時選舉之弊，蓋墨子主張平民參政，極不願無知之貴族尸位素餐殘民以逞，故欲諸侯尊賢使能富之貴之敬之畏之，則天下之賢士衆，賢士衆，然後舉而用之，則富貴親戚之不義者，皆懼而爲義，以上之舉賢也，故尚賢者，乃墨子使天下貴義之方法，亦打破貴族專橫之方法也。

#### (四) 結論

總上觀之，墨子是積極的救世家，不但其學說如此，且能躬行實踐，不避艱辛，此所以難能而可貴也，如主張非攻：則親行十日十夜，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卒屈服楚王，使不攻

宋，主張兼愛，則「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其弟子百八十人，皆可使赴湯蹈火，死不旋踵感化，之力如此，其以身作則可知矣，且墨子之學，非執一無權者，蓋能隨時應變，如醫之用藥則當視病症之如何而斷，魯問蓋墨子自叙其方法：曰：『凡入國，必擇務而焉，國家昏亂，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惡言澆洿，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故曰：擇務而從焉』吾由此而言，則墨子亦聖之時者也，胡適以墨子爲宗教家，則又基督之耶穌，不世出之救主，正今日韓歐聲中，號哭聲之救主也，惜不能再起之黃泉，而肉其白骨也，悲夫！

## 徵實文和美術文的區別

蔣益明

徵實文最緊要的地方，就是「徵實」；辯一句話來講，凡說明或敘述一切的事物，務必「實事求是」，不能虛僞一點，若美術文則只求飾觀，不必「也會不能講事物的究竟和實在。所以徵實文和美術文的宗旨各異，發出來的聲音，也就會不一樣。研究文學的人們，不能以美術的手腕，來擬徵實文，更不能以徵實的眼光，來批評美術文。因爲美術文既以「飾觀」爲主，僞文的人就不得不將文字遷就，以求美麗和整飾；所以就想出種種方法，工精取巧；也不管他事實怎樣。現在我把這些毛病，舉例說明如下：

一。用典，黃山谷詩中有云：「春網舉琴高」，原來琴高是個人名，善於網取鯉魚，照詩中意，以微實眼光來說，琴高既是一個人，怎麼春網會把舉起來呢？又曹操短歌行裏面有何「何以解憂，惟有杜康」，他的意思，是以飲酒來解憂悶，假若我們不知道杜康是個發明釀酒的人，那就幾千年前的杜康，不等同他解憂了，還有一副對字，可發一笑，就是，「聖善方當而立歲，乃翁已及古稀年」，你看，我們若不知道他的寓意，「聖善」是母氏，（詩經母氏聖善）「而立」歲是三人歲，（論語三十而立）「古稀」年是七十歲，（古聯人生七十古來稀）怎麼好將他來解釋？這類事實，我們若翻出班固的東西都賦，楊雄甘泉賦，和羽獵賦，司馬相如子虛賦和上林賦，王勃騰王閣序，袁枚與蔣蒼生書，上台觀察書和六朝文詞，唐宋詩話……可以找出許多許多。

二。巧借隱語，以爲代名詞；如言得志，就說「青雲」；善惡懸殊，就說「天淵」；嘆朋友無常聚合，即比以「萍水相逢」；表示誓約永久可信，則借用「有如白水」；特標數例，可推一般。

三。文詞青義，虛浮事實；如言納降，即說「甲高能耳」；自稱兵足，即稱「投鞭斷流」；形容殺人流血之多，即說「血流漂杵」，或代以「睢水不流」；要講人民兵後苦况，即說「靡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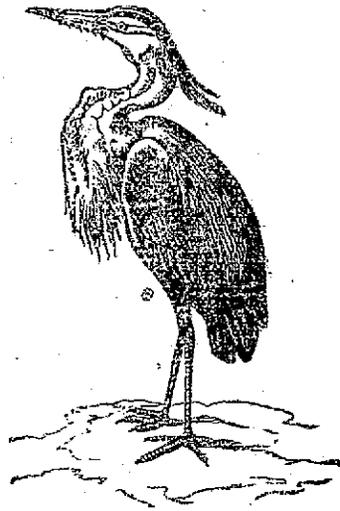
子遺」，或換為「萬里朱殷」。又論多，即謂「子孫千億」；言可狹，即謂「一革航之」，或「河不容舫」；論寶貴，即假珍於玉樹；言峻極，則顛墜於鬼神，上頭這些例，若拿徵實的眼光來批評他；那末，要使血把杆都漂動或阻止離水不流的時候，還不知要殺幾千萬人；又到了人民沒有絲毫遺物，萬里都變成一片赤地，世界差不多也會完了，還有什麼繼續國家的可能呢？若想納降的兵中，高過熊耳山，恐怕把自己的甲，全數加上，還差得遠！至投鞭可以斷流，也會只可以到「河不容舫」的河邊上去試一試。

四·妄顛詞句這因美術文，取美就巧的緣故，一般好奇的先生們，多顛倒詞句，以誇巧慧；如杜工部詩裡面有「紅稻啄餘鸚鵡粟，碧梧棲老鳳凰枝」，完全把詞藻的位置顛倒；又如江淹賦內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把「墜涕」顛作「危涕」，即易「危心」變為「墜心」這種變換，真是奇怪。

五·形容無稽，引據失實；如稱「夔僅一足」，那裏知道是舜為樂正夔答重黎的話，「……夔能和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又稱「嫦娥奔月」據今日實在來說，月球距地球這樣遠，飛機尚且不能，何況一弱女子？此實小說家，造作謠言，考呂氏春秋，有羲和占日，常儀占月，皆為官名，古「儀」娥二字同音，由這點附會來的，到還有幾分理，又如唐詩裏面

的「白髮三千文」「白頭搔更短」等等，都可說是無稽之談，

總之，美術文的真面目，是以「性靈」爲主，即閃爍幾句華麗的句子，多用幾個隱僻艱深的典故；來湊合一篇春花秋月的文詞或詩賦，令人讀過心花怒放，渣起場來，一點實在沒有。所以文心雕龍上說：「辭入煒燁，春藻不能呈其豔；言在萎絕，寒谷未足成其凋；談歡，則字與笑並；感，則字與泣偕，信可以發蘊而飛滯，披瀝而駭譁矣，然飾寫其要，則心聲錄起；夸過其理，則名實兩乖……」並且還能以數句悅耳的話，稱頌一時；如宋張先詞中的「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飄起，簾壓捲花「影」，柳徑無人，喧絮輕無「影」，時人竟佳傳爲「張三影」，可見美術文魔人之力，真比魔術大家還大，凡此都可爲文人舞文弄墨的大毛病，有一代遺風，又承繼一代。所以曾文正公湖南文徵序上有：「自東漢至隋，文人秀士，大抵義不孤行，詞多儂語；即議大政，攻大體，亦每綴以排比之句，間以妍娜之聲，歷代而甚改，雖韓李銳氣復古，而不能革舉世駢體之風……由這點我們也可窺見美術文的倡行，不在東漢，至六朝爲極盛時代，唐朝被其遺風，在東漢以前，當然是徵實文最盛時期，如左傳國語國策等都起。現在文學已革命，美術文亦成爲過時之物，我們儘敢大膽向徵實文一途大放光彩罷。」





## 周易質序代

傅君劍

自子夏易傳或疑依託康成易注久經散佚（註一）施孟梁邱京氏之說寔以不傳漢之易學存者蓋渺然漢易皆明象數其極也流爲讖緯演爲方術達者譏之泊魏之王韓（註二）乃掃棄舊聞自標新解黜象數而崇義理宜乎上契聖心矣然語涉老莊遂開後世玄虛之漸例之讖緯其失惟均正義疏引王韓典籍無徵與諸經異（註三）而李鼎祚史徵佛鄭刊王猶崇漢學（註四）則唐人言易已歧理數爲二顧說易之書莫多於宋自陳搏言數衍爲邵部（註五）胡灝言理導爲倪程（註六）風潮一時得失互見若陳隱之兼推數理（註七）楊簡之遁入禪宗（註八）又易之別派也惟溫公易說闡明人事（註九）李光讀易援証史書（註十）道協知幾義符寡迨其諸異乎諸家之謬焉而推見君子之所以者乎抑吾湘先正王夫之著周易稗疏（註十一）據字詁輕辨疑徵實於焦京王韓陳邵之說空無依傍一惟古義是求又其次也夫聖人之學易也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下筮者

尙其占皆以施諸日用人事之常初非如後世九流百氏謬爲依託重滋誕妄者之所得與自焦京漸於方術希夷歧入道家而言數者病（註十二）輔嗣辟於玄虛楊王闈入佛典而言理者病明哲有述蓋無取焉桂陽鄧君伯兼嘗周易質八卷言象數而不流於誕崇義理而不失之迂由訓詁以說經亦時證以新理要其歸施諸人事而已又明三墳之旨作周易原始一卷列之簡端其用力至勤其所得故非細也余旣閱夫易道之罕傳又恫夫晚近以來士不悅學其甚者且欲舉先聖所以正男女明夫婦定父子理上下者一切摧推無餘乾坤毀息君子道消幾何其不去禮義而胥入於禽獸也所望有明倫察物居仁由義之士究天人之變知古今之宜出其所學傳之其人導源障流庶幾有待贊之以俾殺青因並識鄙意如此

（註一）周易鄭康成注一卷宋王應麟輯又新本鄭氏周易三卷清惠棟輯

（註二）魏王弼註周易十卷其繫詞以下則韓康伯註

（註三）唐孔穎達撰諸經正義皆元元本本引據詳明惟周易親疏王韓之註罕徵古

（註四）唐李鼎祚撰周易集解十七卷自序稱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蓋發明漢學者也又唐史徵撰周易口訣義六卷大旨與李鼎祚書相類

（註五）宋劉牧撰易數鉤隱圖三卷其說出於陳搏與鄧子先天之學異派同軌

(註六) 宋倪天隱述其師胡瑗之說撰周易口義十二卷爲程子易源所自出

(註七) 宋陳騭撰了翁易說一卷其學出於邵氏又賞賚於劉安世故其說理數兼推

(註八) 宋楊簡撰楊氏易傳二十卷其書引易歸心又引心歸禪以佛理詁易自楊氏始又宋王宗傳

撰黃溪易傳三十卷亦與楊簡相類

(註九) 宋司馬光撰溫公易說六卷

(註十) 宋李光撰讀易詳說十卷全經皆證以史

(註十一) 凡四卷附考異一卷

(註十二) 黃梨洲云易至焦京而流爲方術至陳搏而歧入道家九流百氏罔弗依託

## 學詞大意

茲篇爲傅先生在長沙鷄鳴之講稿，曾在晨報藝林週刊上發表，前面有一小段與本文無關，照藝林刊刪去，傅先生允以此文轉載，則本刊增色不少矣。

一九二五，七。 編者識

吾湘人士，俱不善填詞，工爲詞者，大率爲江浙人，因詞盛於南宋，其流風遺俗，猶有存也，吾湘王益吾先生，自負宗工選湖南六家詞鈔。刻於思賢書局，六人中以一張爾珊——祖同一之湘爾禮詞爲第一，近有全集刻本，王湘綺自謂不能詞，觀其所作，乃絕似其五言古

詩，非詞之至者也，自湖南六家詞鈔出，湘士始稍有習爲詞者，鄙人亦卽聞其風而悅之之一人，當清末，偶隨朋輩率筆倡和，所作亦數百首，迨辛亥光復之役，乃於蘇州識吳瞿安，梅一吳工爲詞曲又曉音律能吹彈，每酒酣輒曼聲倚笛，歌其所自作諸曲，聽者莫不傾倒，因日與論辯，略知詞中門徑，於是盡棄已作，以爲皆門外漢語也，蓋學詞之難，在於音律，而鄙人於樂之一道，性不相近，非可強致，自是亦不復作，蓋此事千秋無我席矣，詞之爲體，上不可侵詩，下不可侵曲，詩大序云：「詩者，志之所知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詩之所云，卽志之所在。我之詩，卽我之志，故爲詩者，言必由衷。詞則不然，說文以「意內而言外」釋詞，填詞家沿用之，相率以言掩意，往往言在此而意在彼，寓言十九，不盡由衷。此於詞家，謂之寄託，周正庵所謂讀其篇者，臨淵窺魚，意爲魴鱖，中宵驚電，罔識東西，赤子隨母笑啼。鄉人緣劇喜怒是也，大抵如溫飛卿等一派之詞，專工此道，其「菩薩蠻」諸作，處處說豔情，處處却有其他之事實。李後主一派則多直寫胸臆，然語亦隱秘，難尋首尾，驟讀但知其哀，而不知其何以哀，以詞中事實，與詞之體制！皆非可以平鋪直敘者也，然試一稔其平生，則十可得其八九矣，詞止於聽吟，曲則兼有表演，伶人謂之唱工做工，故詞密而曲顯，詞止一閱，卽一題數閱，亦必同調，曲則雜用諸調，糅合成篇，故詞整而曲散，如西

廂記，牡丹亭，長生殿，桃花扇諸傳奇，皆曲也，詞往往有不盡之意，曲則無不盡者；又詞有一定字數，不容增減；曲則多有襯字，常有同一調而字數多少不同者，卽此故也。

學詞之先，宜篤信三事：1，一調有一調之字數，句豆。2，一調有一調之平仄，宋之調仄聲中之上去，亦有分。3，一調有一調之韻格——猶言位言次，如文法中之主格賓格，以言字之所居之位次也，——以上三端，皆不容隨意變易者也，欲知其法，須檢詞律一書，——明人萬紅友著——詞律中每調之字數，句豆，韻格，平仄，及仄聲中去上有分者，皆一一詳注，初學者，宜奉爲金科玉律也。

詞有單調，有雙調，例如「憶江南」單調也。長相思，則後半與前半同，雙調也。又有小令，有慢詞，唐人只有小令，字數少，如「蝶戀花」，「定風波」等調，不過六十餘字，宋人始演爲慢詞，慢卽曼字，謂曼聲以歌，有引之使長之意，然慢詞之最長者，莫如「鶯啼序」一調，亦不過二百四十字。小令之最短者，莫如「十一字令」，亦有分五十八字以內爲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爲中調，九十字以外爲一調者，詞律已不用其說，鄙意不若謂之令與慢之爲當也。今引例以證如下。

憶江南——單調

李俊主

多少恨，（豆）昨夜夢魂中。（韻）還似舊時遊上苑，（豆）車如流水馬如龍，（叶）花  
月正春風！（叶）

長相思——雙調

李後主

雲一窩（韻）玉一梭，（叶）淡淡衫兒薄薄羅。（叶）輕顰雙 螺。（叶）秋風多，（  
叶）雨如和。（叶）簾外芭蕉三兩窠。（叶）夜長人奈何！（叶）右引長相思詞，後半  
與半，字數，句豆，平仄，韻格俱同，謂之雙調，然平仄亦有不同者，如一之與風與  
如，該之與三，俱一平一仄，則知此處平仄可以互用也。

填詞者，最重檢律，方不落腔。然有時未能檢律，則莫如取唐宋名作同調者二首互校  
，或即用本詞前半與後半自校，柳永詞則爲例外，然亦有辨者，慢詞後半取首，名『換頭』，  
『換頭』多加字，謂之『偷聲』往往與半起處不合，末句則謂之『減字』然末句或不減字，『換頭』  
則無不『偷聲』也。今舉例如下，

摸魚兒（慢詞）

辛淹疾

更能消幾番風雨。（韻）匆匆春又歸去！（叶）惜春長怕花開早，（豆）何況落紅無數  
！（叶）春且住，（叶）見說道，（頓）天涯芳草無歸路！（叶）怨春不語，（叶）算祇有

明社叢刊。

七

殷勤（豆）畫檐蛛網，（豆）盡日惹飛絮（叶）長門事，（豆）準擬佳期又誤，（叶）蛾眉  
曾有人妬，（叶）千金縱買相如賦（豆）脈脈此情誰訴？（叶）君莫舞（叶）君莫見（頓）  
玉環飛燕皆塵土，（叶）閒愁最苦，（叶）休去倚闌，（豆）斜陽正在（豆）煙柳斷腸處（  
叶）！

此詞宜辨者，從半「準擬」二字像聲，故較前半之「幾番風雨」多兩字，末句仍不減字，故較前字數相同，校之之法可取其他宋人所作「摸魚兒」調，與此相校，本詞自校，則除換頭之「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七字不校外，（因平仄多有不同）如「匆匆句與蛾眉句，平仄同也。惜之與千，長之與縱，何之與脈，見之與君，天之與玉，怨之與閒，算之與休，畫蛛之與斜，正，盡之與煙，俱平一仄可以互用也，又句豆有宜辨者，如「更能消幾番風雨。七字句也，而「更能消」，爲一頓，謂之上三下四，與下句「惜春長怕花開早。之上四下三者不同，此最要認確者，五字句亦然，如「算只有懲勤一句謂之上三下二與。「盡日惹飛絮」，之上一下三者不同是也，又初學得一詞，每苦難於斷句，此亦有一捷法，先看此詞係用何韻，但查前後半之末之字便知。如上詞先看其末一字爲「絮」。爲「處」，則知其兩去數路住語，皆爲韻也，已知其前半韻格，則後半可執半而求之也；賦字何以不爲韻，因前半早字非韻也，故韻格亦

可以前後半自校而知，校詞爲用之大如此，又慢詞大抵皆分八大句，每句叶韻譜之大韻，餘可謂之小韻。如此則脈路易明，每得一字，無不可斷句之理矣，詞中如「相見歡」，「水調歌頭」等調，平韻中俱間有仄韻宜辨，至於「菩薩蠻」之換韻「河傳」之間叶，又易知也。

詞中上去宜辨者，前人所言，如周清真詞「蘭陵王」中末句，「似夢裡淚暗滴」。爲去上去去入，認爲必不可易，易之即不起調是也，大抵轉折處及末句兩去聲字最爲要緊，詞律辨之詳矣，茲不多舉。

詞之起原，當始於隋煬帝之「清夜遊」等曲，及唐人始解散五七言詩句面爲之，如李自之「菩薩蠻」「憶秦娥」等是也，「菩薩蠻」本爲婦女謔名之一種，而李白詞「平林漠漠煙如織」云者，意並不在此謔，可知製此詞以詠謔者，尙在李白之前，白因其調，而注以新題耳。至於「憶秦娥」詞中，「秦娥夢斷秦樓月」及下之「蟪謁」樂遊原「咸陽道」云者，及皆秦地，則可知此調，自白創始，即當時本題，以其詞意即爲「憶秦娥」也。詞名謂之詞牌大率取所詠之物，或詞中之語爲名，後人沿用其調，遂不能改，此學詞者，所宜知也，若欲問諸調之各爲何人所作，則可借嚴氏之言以解之，嚴氏云：

詞始於唐，盛於江南，而大備於宋，花開草堂，爛然一代之著作，至姜白石輩，間爲自

度曲，而北宋諸家，已並用當時一定之詞，不知諸曲復創自何人，至於此其多，而及其廢也，又何以一旦風波歟絕，更無一人能記其拍以寫其遺音者，斯亦可惜也已。

故今之爲詞，已失其音律之舊，而徒存其法於字句之間，縱令能工，亦不過爲長短句之詩耳，然詞之在吾國之文學界，實以附庸而蔚成大國，且爲今日寫新詩者所取材，夫言新詩者，果能取材於詞，則新詩界當不如今之粗陋，致詒反對者之口實矣，然則詞之音律雖亡，存其皮毛，尙足沾溉於無旣也，至於欣賞篇章，褒彈作者，容當別論，茲不暇及焉。



# 1. 詩歌二十三首

## 步月

梁碧陶

清光瀟灑的月輪，  
在雲端穩穩步紆徐；  
依稀閃爍的星光，  
綴滿了迷漫的天宇。  
草際的唧唧微虫，  
也在吟聲斷續而躊躇。

.....  
冷露昇上野草的梢頭，

明社叢刊

落葉在隨風而旋轉；

我信步在原野中俯仰徘徊，

聽隣村傳來木柝聲，

觸動了我悽涼的情緒。

.....

濛濛的月兒愈覺幽涼，

四圍的羣動悄然無語；

樓窗煙裡的故人呀！

你現在可是歡愉？悽楚？

.....

### 歌聲

那玄妙的歌聲。

已經是低迴了！隱約了！

一九二五，一，十于涓水

閱任之

却仍舊一字一字地，

從我心絃上彈得出；

彈出些初次燃燒的情愫

去尋它最後的結局，

愛人啊！你那甜美的音調。忽切嘈嘈，  
是幽怨，是歡欣，都變做凝眸的資料！

### 仙境

碧澄澄一灣春水。

擁抱着荒遠幽邃的山林；

從綠楊煙外，紅杏枝頭，

隱約地看見一張白布抹兒，

挂在樹枝上盪來盪來，

布上酣睡着位安琪兒化的女賊，

被花瓣兒灑滿了伊的遍體，

明社叢刊

連纖手裡把着的書本都蓋住了！

春思

柔和的春思，

鑽入的心坎，

飛上伊的眉梢；

不信時，且看伊晚粧台上，

滿鏡紅潮。

不速的淚

奚著困人，消閒無術；

伊靠在涼椅上假寐，

我也坐在伊身邊打盹！

忽然一抬頭，

那夢幻的天真，籠罩在矇矓的玉影上，

我便無緣無故地滴下一點熱淚。

呵！這可是愛的真證？

這可是愛的終點？

寄 U C 妹

蟬翼銀紗籠罩着的小朋友呵！

要說你權弱的靈根上，

有了解事的芽兒，

那麼，旁人都笑我癡，

你如何倒漠然不覺呢？

伊的小影

愛人呵！倘若有一夜

我獨立在渺茫無際的海邊，

我就將你的小影，慎重地藏在胸衣深處，

然後縱身一躍，

施展出驚人的本領，來破浪分潮！

明社叢刊

一九二四，八，十

五

一任他萬頃柔波，送我倆到東方的盡頭處！

### 詩兩首

傅霖

我久欲試做白話詩未果，昨天我吟成這兩首白話式的文言詩，把那些調和律的限度都除掉，只求其音韻相和，到覺得自然的多了，所以不管他是詩是曲，是文言，是白話；既做成了，就把它寫在下面：

#### 賞菊

愛的是：

白風清，

水平如鏡。

涼亭下，

夜闌人靜，

欄干獨倚癡情歌。

看那些菊花兒黃的自在，

却不比梨桃李杏，

任憑池蜂蝶兒逍遊，風雨兒敲打；

縱博得才子長吟，佳人短詠；

總是一時榮幸

何如飲露東籬，點黃三徑；

不與百花相競；

風霜勁，

獨標傲骨挺。

岩士狂歌進中聖，

也還高興。

嘆古來富貴榮華，

到而今都成泡影。

### 問雁

回首·

雲山崩滅煙波杳。

明社叢刊

雁兒來了。

『你這次渡衡陽，  
帶着佳音多少？』

『瀟湘綠草，

美人江上空煩惱。

合愁道：

『你去了幾何時？

綠波依舊，

祇不見紅花碧草，

青山到處秋來老。

玉容窈窕，

怕向綠波深處照，

反取鴛鴦笑？

你那裡有多情？

曾不認屋裡衣香好！』

### 歲春雜感

傅霖

凄々地上霜，瑟瑟庭中樹；嘯々啼鳥聲，嗟々楚人賦；歲月不可留，冉冉復云暮；拔劍蹶然起，英傑殊可慕，思欲乘長風，直破洪濤怒。

陵上多青松，庭前有梅竹；萬木皆凋零，此物不爲戮。人生寄一世，何爲常局蹙？苟志如盤石，功成無遲延。

薄霧罩天空，淫霖愁旅思，綿綿無情期，灑爲西江淚。何處最斷腸？戎馬嘯々地，愁來邀杜康，聊與天同醉；醉揮魯陽戈，聊逞縱橫志。

鍾期不可作，伯牙不復彈，自非知音者，眞賞良獨難。張陳稱莫逆，垓水竟相殘；軻舟非夙識，相見傾心肝，自古已若此，今茲良可嘆。所以林處士，不恤孤影寒，梅妻並鶴子，臨風自盤桓。

### 與李君家光

傅霖

湖湘子弟，奇士，文采風流壓湘水，一朝千里遠別離，天涯何處逢知己，漂泊京師月幾圓，臨風惆悵傷已矣！天假奇緣不可名，解纜南開逢李子，李子同爲湖廣人，洞庭之涯江之濱；

年方十六有大志，如江有濤龍有鱗，赤壁之游非所至，漢濱游女非所親，欲挾萬卷走萬里，  
謝龜爛景冒風塵，一鼓作氣不可遏，長驅黃鶴來天津，才高王勃與子建，旁若無人勢絕倫，  
甘羅十二爲丞相，樂天七月識之無；以比李君足今古，愧煞老蘇稱老儒！與我相識不數日，  
便稱莫逆如膠漆，食則相並行相隨，唱和于唱皆入律，或讀科斗書，或把蟹行筆，中西奧妙  
無不道，秦刀立解神中疾，時由大中路，時臨大中橋；一聲兩聲亦唯唯，千籤萬籤還刁刁。  
攜手壕梁看魚躍，因知游樂魚亦樂，人生行樂須及時，漫教春花自開落！多情舊雨思悠悠，  
又添新雨結綢繆，鍾期既遇琴絲續，請奏高山流水曲。

暮春既望遊嶽麓雜感 選四

劉勗言

其二

扁舟逐水思悠悠，把酒臨風解舊愁；鶯破柳煙千障色，箏聲響徹萬重樓。

其四

慢尋小徑慢遊山，誰道巖巖不可攀？權作穿花蝴蝶舞，似探春色似偷閒。

其六

望湖亭畔望江邊，萬卉蒼蒼映碧天。最好夕陽西欲下，半啣春色半啣煙。

其八

柳亭一別向南來，莫酒墳前拜將才；  
歸遣共和懷往事，夕陽憑弔幾人哀！

### 梅雨

片片雲歸濕，天邊霽色清；  
黃梅剛半熟，相映何菁菁。

昨夜南風念，今朝時雨晴，  
蠶梅齊著實，翠瀉晚來清。

### 意別

折柳瀟湘浦，離人屢斷腸，  
淮南繁旅夢，冀北促輕裝，  
大地風雲壯，湖山景物藏；  
男兒多遠志，携手上河梁。

志，携手上河梁。

### 感懷

煙景似長秋，風風雨雨愁，  
人來春閣上，不似去年遊，  
遠樹隨雲隱，層巒帶雨幽，  
瀟湘何處濤濤客，子重灘憂。

### 悼故人 悼張曉珊君

曉煙微雨思悠悠，珊瑚宜人白玉樓，  
天外雲山空入夢，人間風雨幾經秋，  
聯牀必憶瀟湘月，結伴長懷水。

陸洲李白上書多慷慨，知音何處覓荊州，  
琴書堆裏遍蛛絲，對此愴懷百感馳，  
握手閒遊曾幾日，斷腸書作欲遺誰，  
臨黃鶴隨春去，郊外青鸞餞別時，  
巫種離愁拋不盡，陽關一曲和王維。

明社叢刊

十一

田豐鼎

王 鰲

王 鰲

王 鰲

唐多令 春閨

王鰲

兩邊海棠妍風來柳絮牽凭闌無限意纏絲簾外鶯歌罷裡燕聲倡和有誰憐  
風暖杏花天檀郎馬  
不前芙蓉底側憶芳年幾度低徊裝束好初覩面笑嬌焉

風入松 元宵

王鰲

遠炬高擎歲歲新明月宜人遊來花市光相射壽拾頭分外精神真個嫦娥情重菱花朵朵含顰  
去年  
今日會嘉賓翻恨沉綸料是人隨春去了尤皎潔誰話前因欲寫鸞箋說與此情此恨無根

蘇幕遮 留別

傅霖

歌陽春，吟白雪；南浦灑波，波與寒雲接。千里漫漫孤雁咽，誰喚長風送此亭亭月？  
柔魂銷，屐齒折；一片離懷，起自今宵別。悵望天涯空灑血，後會何時，鷓鴣聊相結。

2. 小說

歸途

梁希杰

一  
最不堪是病中的回憶呵！過去的生活已成幻影，眼前的景况又異樣地悲涼；只賸此一絲

絲甜蜜的追思，和牛羊反芻似的慢慢地潤澤他的枯寂脆弱的心靈，他在細嚼着今年在學校中的生涯和暑假歸家路途上一切的情景，覺能安慰他的痛苦的只有多情內女性呵！然而荆棘布滿了愛情的路途；悲哀填滿了愛神的肺腑；他才努力從深淵中躊躇躪出，何期一刹那間又墮入愛之苦呵！他原想在這長夏中專返故鄉調養數年來痛心痛首的沈疴，因故鄉有澄澈碧綠的溪流，有綠紫嫣紅的山嶺；有嚶啾宛轉悅耳怡心的鳥聲；有竿草如茵野花開遍的原野；有絳色的山嵐；有婆婆的樹影；兒時嬉遊之地，足跡遍滿了山原溪畔，今該獨可以依稀彷彿地認識嗎？呵，親愛的故鄉，山明水媚的故鄉，是何等的令人心曠神怡呢；他懷了絕大的希望歸來，雖風景依然，河山猶昔，然久病初興的身軀，怎能禁四面重重的摧殘剝削，何況而愛情的路上求生活呢？他們身體本羸弱得異常，因不耐遼遠的道途上車舟疲頓，抵家不過數日便病了，病態支離，屢支兒纖細得不盈把；近日容顏，消疲得真個難受呵！

醫生來了，診脈之後，說是體虛；須加意保養，他的母親急了，父親也着了慌了！慇懃地撫摩沼慰，勸他休學學一二學期好自保養身體，父母愛子之心，誠無所不至，然何嘗知道他的病是由於鬱思之故，而非草木所能奏效麼啊？他獨自一人展轉床榻，心中異樣悵惘自失，他自思過去的歷程是這樣耐人尋味，現在的生活又如羚羊觸藩；將來的前程呢？更令人感

慨歎傷地饞懂懂的悽愴恐懼呵！

他努力地從床沿躍下，獨自踉蹌地一步一步的向石階下挪移過去；力疾在屋簷之下的花欄杆畔排倚着的竹椅上坐下了。正是黃昏的時候，蒼然的暮色已籠住了門前的層巒疊嶂，四周的寂靜統治了深深的庭院，窗前的芭蕉俯首無聲，惟有一葉葉的披離的葉兒被屋角上的路燈反映得怪綠可憐！疎林裡斜挂着淡淡的微明缺月，射着屋宇的灰色的傳壁上和燈光混映得難分辨了，此外還有那不時從屋簷掠過的閃爍的螢光，和懶懶的欲唱還停的蟋蟀，他斜倚在竹椅上俯伏在欄杆上遙想到非非之境子。晚風從前面掠過來掀他的衣襟；他的媽媽恐怕他再着了涼急忙遣婢女扶他回去，懶之的扒上床來又不愁無展反側，百折柔腸的愴念的材料了。

## 二

正是一個微風習習帶有涼意的盛夏的晚上，學校久已給假了，他因歸途阻水的緣故，又要等他表妹和他一伴歸家，其以遲延了一個多星期了，那大晚上他便從學校裡搬入表妹家，準備明天一定起程，表妹的祖母，母親和伯叔父母都住在鄉裡，只他的父親——他的姑父帶着他們兄弟姊妹來省和一個姨母同住。他慚愧地帶着行李進他姑母的門，自己在低頭地想這又

免不得一番應酬手續啊！

——呵：H，你來了。李大；快替H少爺卸裝，把行李接置在箱房裡。戴嫂；打洗臉水來，H少爺是吃咖啡的快調咖啡……

——姑父；你老人家萬福！

——請坐；我問你學校放了假麼；這學期來何以總不到我這裡來了？是在發憤去了麼，M兒今天還在問你學校何時放假，那天起程回去？我想你在這幾天一定要來的，今日果然來了——學校是久已放了假了。原想早日回去的，因被水阻住了。M表妹前天寫信給我說這幾天水也退了，開往S埠的輪船也繼續開班了。要我早H約同回米。我想就延太多了，就是明日起程罷！

——明天起程！這麼急促！也好；我也不強留你，恰妙M兒們也天天在吵着要回去了，你們同伴很好，還有同鄉S小姐也要同去，你們一起有三人啊！我不要林富送你們到S埠，省得上船，船手續麻煩，行李又多，你個人恐怕照料不到呢！

——S小姐？是同鄉B前輩的小姐麼？啊！她也要回去……

——是啊！B先生和我是多年同事，也和你的父親是當年Y書院的老友。S又和我M兒

是同學了！

『S小姐！S小姐！是去年T女校開運動會時，我看見伊佩着徽章在招待來賓的麼？是全省運動會T校警隊赴會的隊長麼？啊！她那柔軟深長的額髮披覆到了眉際，暈紅的腮兒微微滯滯，啊！尤其是那鮮妍的朱唇，和編貝的白齒能引火心醉！她那出隊時，海朗的號，整齊的步伐，和亭亭的情影，我至今當繫統在腦際深深不能忘却。今天她能和我作長途的同伴麼？該可以破長路迢迢的岑寂呢……』他一個人在俯首沉思地回想，最令他心傷的就是他和S原。過婚經一年後而因事阻隔的。那時他才進C校，S的父親因常到他同住的那青年那裡來，因是認職得地了。後曉得是他老友的儿子，他看見且這樣的英氣勃勃出人頭地便久已懷着東床之選的目的；不過一年遂開始議婚了，S的父親自己寫了好幾次很長的信給H的父親；又托他的鄉中的老友——H的父親家——親自向H的家裏疏通；外面又托H的姑父向H的哥哥極力關說。曉得了，才注意到T女校的學生S身上。T校的運動會和全省的運動會舉行，他也曉得那佩徽章在招待來賓和那手揮小旗而領隊赴會的隊長，那長髮覆額，朱唇白齒的女學生是他將來的幸福的良伴。不知後來怎樣地，因事隔閡遂致婚事差池了。H原只是可奈何的誘諸於命再也不會死灰重燃。今天突然聽見他的姑父說S要和他同伴回去，他一發

時間心中不知怎樣地蕩漾繼而自失呵；

——怎對？你竟這樣的癡癡地呆了麼？——姑父在問他別的事情，看他模糊回答的緣故，無意地問他一聲。

——沒有事情！因為今天多走了幾個地方，心身疲倦了！——他面兒微紅地急忙掩護他的短處。

那麼，你去書房裏去休息了罷，等M兒回來，我再遣人來喚你用晚膳。

數分鐘間談之後，加啡吃過了，茶點也用過了，他懶洋洋地踱到書房裏沿床坐下，他低俯首沉思那變幻不可捉摸的專局；愈思愈令他心中倉皇無主。到了不可思議的時候，他竟捕網地悽然墮淚！

M和S進來了，喧哭的語聲和離遠的步聲，突然把H從迷惘中驚轉過來，他極想避免一番苦惱不想面見M和S，然而事已至此是不可能的；只好老着臉兒端坐靜待她們來咧。

——H表見來了。……………

——他來了！現在那兒呢？……………

——在書房裡，他說明天要動身。

好，很好！M一面喊着，一面牽着S倉忙地走入書房。

——啊！丑兄！今天孔明祭的東風把甚麼普陀觀音吹到茅庵來了！有勞玉趾！啊，對不住！……

——不是，因為忽促地遇事拖延，未曾來拜會姑父和妹妹，不要見怪啊！這位密可是……是誰？H賊頭囁囁地故意的問着。

——不見怪，不見怪，……這位是你久耳芳名的S小姐……H先生：失敬了！……S久身的說着：面龐兒漲得鮮紅了。

——啊！密司S……對不起……他也赧顏耳熱怪不好意思的吞吐地說着：

三人都就坐了，除了爽快的M，犀利地暢談了一些事故，他和S祇是默默不語，偶爾S的眼光，斜轉過H身時，却被H同時在偷看S的眼光，互衛着差轉過去了。H也即刻回轉頭來。只此四隻眼珠兒忽然的一瞥，要包含了宇宙中多少不可思議的奇蹟和自然的奇化啊！

S好像是H，經曉得她過去的事體而在俯首追思當時的事實，又似自悔失却H這樣的終身

的良伴。H也涉想到去年的事蹟上去了：胸前佩着徽章站在T校運動場中的S；遍身穿青紗羅纓前簪着野花出隊於舞的S；昇上高台怡聲報告來賓請維持秩序的H穿着高跟白鞋履聲得得領隊遊行的S；飄然若仙來往於廣大的全省的運動會場中的S；身持楚楚玲瓏活潑的S；現在是對坐在一間幽雅的小室之內了。柔長的額髮還是撥着：微瘦的面龐宛然如昔；紅豔的唇，編貝的齒，也一毫不爽地一仍舊態，只是默默地俯首無言了。薄命的我，怎能消受得這樣的天仙一般的女仙作我同趨歸宿的伴侶？

——怎麼？只這樣脈脈對坐和楚囚一般的有甚麼趣味？我們想個法兒來消遣吧！

——明天便要動身了，今天該早些休息，你又要尋甚麼方法來消遣呀？

——你們祇這樣的怪怕羞地我不好意思的；H兄會橫行廣大的賓客場中而不動形色的；S姊是交際場四面冷的老在行了。怎的今天又沒有甚麼生容只是俯首地這樣羞人岑岑的？我今晚還要檢點行李摒擋一切又不能久陪你們閒談，不尋個消遣法兒待怎樣？……

H和S都被他說得面見都紅了，祇勉強的微笑，S却忸怩地含着半分憤恨說道：

——好呀！誰是交際場中四面玲瓏的老在行呀？充當學校代表獨自一人赴學生聯合會的真是老在行呀！

——好，算了罷；祇算你不是交際場中的老在行罷了。又要說東扯西做什麼？H兄是日  
本留學生的弟弟，當然是善於圍棋，S姊我曉得的，更是此中健將，你們今天逢了對手了，  
我來作壁上觀何如！陳一嫂；替我把後房裡窗上的兩盒棋子和棋盤拿來，少爺和S小姐  
要圍棋呢；

——算甚麼，我對於這樁事情還是門外漢呵！今天還要來請教呢；——H和S同聲的  
應着：

圍棋開始了，他們彼此都謹慎地不敢放手攻擊，第一次H負了，第二次S負了，可以說是勝  
負兩抵吧！

晚膳具了，燦爛的電光之下，圍坐着H，S，M，和M的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姑父是  
在內室去了，也正好讓他們儘量地暢談呵；

飯後又圍談了片刻，他們漸不和相見時那樣的拘束；譚哭風生的M，口材玲瓏的S，均  
各在放肆地縱談。進去檢點行李去了，只有一個天真爛漫時小弟弟在陪坐，鐘聲敲了十二  
下之後，他們才彼此分開各自就寢。

從C埠開往S埠的早班輪船照例開了。只這嗚嗚的汽笛叫了數聲，便載了多少離人眼，婦在衝風破浪地，沿河推進。汪洋的洪水甫經退路，兩岸的泥沙還重疊地現出衝洗的痕跡，上流飄來被水淹滅的屋宇的斷椽殘樑，也零落的擱在沙渚之上。天空裏一片片雲鱗雲，遮蔽了烈焰薰天的烈日，兩岸的河風迎面吹來，還饒一絲絲的涼意呢。船到了S埠了，H，S和M也從人叢裡擠上岸來，在G旅居少停了片時，便中輟著那S埠以西鄉村式的兜橋，開始跋涉長途了。

晚上投宿旅店側是一個很難的問題呵，沿途上又十分多盜他們是必同宿在一間房裡的，然一個青年和兩個少女同房而睡是何等的令人起猜疑呢？，說是朋友？是親戚？是同胞的兄妹罷，惟有這樣才可以止人疑而免物議呢！

在一間四壁蕭條的旅店之中，一盞幢幢如豆的燈光半明頓滅；轎夫和店主人因口間勞頓之故都已熟了只牕屋後的小狗，還不時的在吠着樹影風聲，和兩三夜行曉宿的征夫旅客荒村雨露野店風霜，他們幾時會慣受呵，在百無聊賴中他們祇好閒談消遣了。H的行囊中有一部O埠文學社的出刊物，上面登載了一篇關於批評E校運動會的含糊影響的小說，H指給他們說——你們貴校今年的運動會XX舞第二次出場那塊懸牌是誰寫的呵？報報館裡批評得了

不得。你們看這裡又有一篇關於評論××舞的文字……

——是啊！那塊牌是校中一個老先生寫的，我們起初原不曉得，後還有多數同學到他那裡質問過。然而我們同學中連第二次出場都是不心願的，因為賓要求之故沒奈何只好演一次，究竟他寫的甚麼『有緣……××……夫』也並不十分要緊呢！怎奈何報館裡的人們要一二次的當作甚麼問題來評論，也致有多大價值啊……

S 在滔滔不絕的談話，M 都一聲不響地從H 手中接過那張連綴成一張很大很大的紙來就昏暗的燈光之下，在細着。

——沒有價值？……——H 在微笑的應着……

閒譚之頃也頗形疲倦了，致奈何祇好就寢罷！旅店的鋪蓋是異樣骯髒；S 和M 同蓋一條小小的M 帶回的薄被，S 把他的臥褥給H 。

——你用我的坐褥蓋一蓋罷，旅店裏的被窩太污穢了。若不蓋被晚上又要着了涼的。

他們一聲不響地睡下了，H 和S 是接着須祇隔一層紗帳。在寂靜無聲的斗室裡，彼此的呼吸都可以聞得着。H 在許久不聞耐人尋味的芬芳撲鼻之下，展轉反側地祇是睡不着。衣襟窸窣呼吸時停的S 也好像是在沉思推想而未肯恬然酣睡呢！聽旅店一聲聲的曉雞，漸把依稀

暗淡的曙色催上窗來，浮雲掩映之下，還好像有隱隱的月光射着。M也醒來了，他們更睡不着，便索性各自坐起，模糊隱約地隔着帳紗斜對着窗兒看見S坐起穿衣時首條的身肢，纖細的  
手腕，倦眼暈松地在支頭斜坐。

#### 四

路行又是一日了，長途無事，惟有看書自遣，此外更無別事呢？S却從行囊中翻出小塊的白布一方，便就轎中在那裡繡成一條汗巾。繡一點之紅的花，綠的葉，橙色的花枝，燦小的蝴蝶。從東邊上喧染而斜及于兩邊了。末了他繡了S、L兩個縮寫字在巾之西角。

——你繡給我麼？S姊：

——你要我的手巾作甚麼，自己繡不得？

——那麼，給H兄麼？

H在旁面聽了，S也自覺得面部發熱，嗚嗚地回答道：

——他也用不着這手巾啊！祇是H兄：你若要時，我替你再繡過一條是可以的……

——用不着呢，密司S：但……

——你既已許替他再繡過一條，便把這個給我罷！免得又來搵針拈綫呢……好啊！給我

不肯，原來是送給H作同心結的，H：你要好好地保藏，莫辜負我們這位S小姐的心思呢。

……

——你又嚼舌須了麼？今年吃苦，被窘還不够麼？

S撇頭地微慳了，紅潮湧上紅白相間的臉兒上面愈顯得怪鮮妍可愛，H帶笑帶羞地，勸解他們說：

——小孩子似的皮氣你們又在吵了；被旁人看見真好看啊！

蜿蜒大地上的路途真長！長夏炎威之下更何堪連日舟車勞頓呢？從Y鄉到T市的路途被共衝斷了，他們不得已。從Y地方改乘篷船沿河上駛，想到T市時再坐轎由山路歸去。小小的篷船長不盈丈，好在是風平浪靜的溪流中富無傾覆之虞呢！船後身放了三把轎子和五六個轎夫，已經擠得蟻伏不堪了。他們三人都圍坐在船前的一艙裡。促膝並肩，彼此更不好意思地俯首下去，偶爾抬須，差不多睫毛兒都可以細數得絲毫不爽，H自一人在儘量地偷發秀色，一面却在沉思：

『他那，柔長的髮怎麼被水光照映得現碧綠的顏色呢？嵌上兩三顆明珠似的光耀不定的水晶珠兒在上面的髮夾，襯映在亮華，潤澤的頭髮裡，多麼的閃目而美麗啊！更有那藕白的

粉腕，柔嫩的皮膚，青的裙，花的鞋，淡青色的襪……都過細地看遍了，說不盡的美呵！

……』  
船工篙，濡筆的水點，淋濕了S的一身；S掠一將髮髮媽聲地哭着說：

——落雨了！啊！真的落雨了！

——你的背都濕了，還不坐進去麼？密司S：

——你的也濕了啊！不如移到這邊來還要好些！——S斂着衣襟，口和她再靠近些。M拿着一本綠色的亮面的書，拂入船篷去看了，前面只勝着口和S在並肩盤坐。

——這是甚麼字？——S用手指在船板上畫音翻而且橫寫的「衣」字，指給口認。

——是讀如Shin麼？這個字我不認得。

——不是，呵！你不認得麼？——S微笑着：

——啊！我曉得了，是「衣」字……我也寫個字給你認。——口也同樣的寫個「池」字，指給她認：

——那是「池」字——我再寫一個給你認。——S便又寫了一個「九」字。

——那是國語呵！啊，不是，是「九」字。

——不寫了，依樣地畫葫蘆沒有多大意思呵！你看：那邊的石岸上怎現出那樣整齊同式的點點窟窿呢？

——是船上篙尖錯穿的。

——不是，篙尖怎穿得石壁過呢？

——那不是石壁，那是河沙石灰結成的；因山岸太峻，防牠崩圮呢？

一瞥眼間T市在日前了；船傍了河岸，M先上去坐轎先走了。H和S却等到轎夫都穿着履之後，才相扶上岸。

我們趕過T市麼？T市的街市我還未曾細看，倒要瀏覽一瀏覽呵！

——好，我陪你走罷。只怕街道污穢泥濘呢。

他們兩人並着肩步行過了T市，鄉市的人們被他倆奇異的服裝引起了他們的好奇心都引頭注目地觀看，S原想瀏覽T市的街市的，不期倒被旁人的目光羞低了頭。好一對青年的男女啊！各人的心中都這樣在稱賞欣羨，H倒不好意思地也俯首了。

又走了數十里到了深山重疊的嶺上，白日已久已西匿，暮色也籠住了前途，樹陰深處，有燈火依稀的茅屋數間，店主人在和婉地告以前途多警勸他們早些歇宿，甫經下轎M和S便

携着手兒相將地轉入屋後樹去徘徊觀賞月夜的山景去了。H招扶店主入收拾了臥房之後，便獨自一人倚着店前欄杆望月遣懷，高聳險峻的山峯，遮住了天際，四周覺得天也小了。半圓的月也出現得很遲，還躲入深深白色的雲裏不時偷出來俯首窺人，對山的宿鳥被月光驚起也唳唳地在叫，他把玩手中的扇兒——S的扇兒倚欄微啣。店主入喫唳地喚他飲茶解渴，不過清涼的溪水怎可以解中心之渴啊？只有千里隨入依依不捨的明月，終竟是他多情的伴侶；唳唳終宵的山鳥，是在喚他掉轉頭來而勿入迷途，好像是在說愛情情途是走不通的呢。H只是癡癡地漠然不省，店主人喚他們用晚膳了，他才慢慢地走入屋來。飯後忽忽，他把筆抽籤就小小的褐色的桌上把他一時的心思感慨和途上一切的詳情，寫了一個很長很長的信給他的朋友。

M好像是在匿笑他奮筆狂書；S都天真爛地一毫不省，他也像未曾顧及他們怎樣只管低頭迅寫，半點鐘之後，便懶唳的各自歸寢。

##### 五

在途中就擱了數日快要近里門了。H是決定送M到家之後，再由M家動身回去，一面也可以省視多年，闊別的姑母呵。由M到H家裏還有一天的路程；S的家和M却祇隔斜坡一

抹。

距C市不過十餘里了，晴明的天色暈映着大地河山如畫，加以連日來盤坐在轎中筋骨頓碎了，下來步行數里，一面可以舒暢身體，一面也可以怡情故鄉風景。他們緩步地在沿着山溪慢慢踏步的前進。路旁的樹枝葉幹不時牽我衣襟，碧草叢中嫣紅鮮豔的野花也在迎人微笑；山溪的流泉更潺潺的合着自然的節奏日夜的飛流，這是何等的一幅鄉村美景而非城市中人所會夢想的呵；他們小立在溪旁的堤上，野風吹動裙裾地飄然若仙，彼此踞下就淙淙流水中濯水取幾涼，令人疑已置身天外而忘却世上一切的囂塵了。

到了C市羣卸裝在M家的一個市莊裡，C市離家不過數里之遙，S的家中途人來接了。轉眼間遂要彼此各自分離，S祇迷惘地依依不捨，且更悽愴地在暗自神傷，欲言無語：

——M，H，再會……

——再會，再會……

祇此嬌婉地悽然聲，被雲的眼圈兒都滴合着一泓秋水。更眼珠兒一瞥便墮來淚了。翻身自去，再沒有返顧回顧的勇氣了啊！

『再會……』嬌婉的語聲還不住的在耳際中旋轉；臨別時悽涼的一瞥更令人黯然神往！

；只此倏然的一瞥！

到了姑母家裡了，門戶依然，庭園如昔；遊子初歸的M固然是異樣歡欣，小時曾來這裏遊逛過的H也免慨然生今昔之感！拜見姑母，撫摩慰問，H姪，M兒，你們回來了，幸苦了……他更手足會忙地在顧此失彼。

爲舊家中多故H翌日清晨便軀身歸來了，姑母當然也不便強留，只叮囑數身倏然自別，M更步行送他走出大門，也祇無可奈何地掉頭各別。

轎行過了S的鄉村時，他祇在對門遠遠的田壟之上，遙望着他的屋宇，毒翠的樹林，遮住了屋宇的全身，只從稗葉裡露出來遮不住的屋簷簷角，他在幻想他現在的情形是怎樣；家中的父母歡然他慰勞；隣居的姊妹欣欣地問訊；他是在欣喜，也許是在悽涼；……更因此而轉念到路途的經過；再會……；煙波的一瞥；山溪上的小立，濯手；茅店前的缺月，鳥聲；小船上的閒談，認字；……點點的回憶；充滿了他的志忑不寧的胸膛。直至抵家了，才把一幫助幻想暫時消泯，從迷惘中回叙天倫的樂事。

## 六

數日之後，H便病了，他並不會留心自己的病態到了甚麼地步，父母是何等的在急切而

憂傷，只整日的閉着眼兒在追尋過去的甜密的生活須臾的熱度不增到若干度了，他還在靜坐冥思苦心一志地追想。身體上的疾病，他並不計及，不是不計及是沒有覺得，他祇努力在擴求精神上的慰安，每一伸手到枕旁取出那綠芭堯面的書本出來時，便因聞着字裏葉間沁出來一縷縷的脂粉香痕而聯想到M和S的身上；這本書M讀過，S也讀過；他在展讀時芬芳襲鼻之間，更不能辨誰是M的香澤誰是S的香澤。或偶爾從衣袋中取出S繡給他的那條小小的白手巾時，觀花葉的亭亭，手澤依然而伊人遠隔，更禁不住悄然動念而墮涕了。

已是夏去秋初了，蟬聲在唱，樹葉在飄；微風從嶺上吹來，帶着濛濛如霧的雨意；如爆如雷地飄渺陰沉籠住了河山大地。

一九二四，八，二十，于病中

## 心影

(一)

梁希杰

『T妹！我最親愛的T妹！我在寫這封信時你曉得我心中怎樣的躊躇；手中怎樣的顫動更有那深深地傷痕的惱海裏，怎樣蕩漾回想而自愧啊！T妹！是我們彼此互相辜負了麼？祇因世界上這奇異的排場，擺佈了我們終生一切的幸福；我們都是驚膽教的奴隸。受了重

重的壓迫，把活潑七地的生命之花。緊閉着幽囚在黑暗的地窖中憔悴得快要死了！我們都沒有奮鬥的勇氣麼？都沒有掙扎的能力麼？啊啊！我的骨骼都碎了！我的遍身都麻了！我的遍身的血管早冷着凝音而停止他循環的工作了！我好像爲無數的絲，比牛筋還柔韌，比鐵絲還堅固的絲牢牢地縛着絲毫不能動彈！我祇在苟延殘喘之下向着妹七唱着野鳥般的臨死的哀歌！舊禮教的勢力真大呵！家庭間的彈壓真重啊！我竟困守着在他們暴虐的勢力之下再無與奮之可能了。不，我自己也倘朦朧地不相信，T妹！你不要笑我懦怯，也不要笑我柔韌；我祇是變化在溫柔的愛的勢力之下而非困守在強硬的壓迫之下！世人更沒有曉得我柔腸百折的苦衷連最能了解我的你，怕會也要不能了解我，我此生真是消磨於苦海中了，尚有幸福之可言麼？

T妹：很使我傷心的打擊你怕會曉得了麼？我想告訴你詳細的經過的情形，但我沒有這般勇氣，加之我也不忍把那心酸腸斷的一字一句寫給你。聰敏活潑的T妹，怕久已曉得詳細底蘊了嗎，這本於我毫無挂礙牽扯，於你也沒有絲毫的損失，你只是你，是白璧無瑕聰明伶俐的你，于姓有甚麼關係，姓M與姓L有什麼分別？人生原只是造物遺留下來的一粒種子于人們更沒有甚麼關聯，生我的是父母，鞠我育我的也是父母；總之一切都是人爲的，都是

勉強的面非本來的面目，我們也犯不着拘拘爲人爲的假排場作妥協者，好像在戲場中看戲的人們，一時衝動了熱烈的狂情而爲劇中人傷心流淚或是歡呼鼓舞叫！爭奈無知的人們，受因習的習俗所凌辱的人們都在那兒徘徊張望很猶豫地遲疑着；並且指點我們覬覦着；T妹：可憐他們都是鍍金的套狗圈所套着，俯首帖耳而馴順了！然而一切的人們都是這樣：世上的人類都是這樣；家庭的父兄們都是這樣；縱我倆獨濟而獨醒，又何處可容我們的停留？何處可找到相當的處所？我們更沒有改革的勇氣，我是俯首聳耳于溫柔的愛的勢力之下了。

我過細的想，努力地鎮住我的悲傷憤激之心平靜的想着，倘如我倆不克制伏一切的因習的習俗而轉掉在他的手中仰他的鼻息求生活時，那不僅於我沒有益處也許斷送了你的美滿的生活吧！這雖是強詞的安慰然而却有些至理。我祇是這樣了；我是辜負了你，不，是辜負了我們平素的希望了！你倘若笑我性懦無能或隨俗披靡我只是受着；你說我忍心負了你一番的苦心我只忍受着；你咒咀我也祇俯首承受着；因爲我再也沒有辯駁和抵抗的能力和勇氣了呵。

T妹：我也猜想不到我們的關係竟會隨著夏去春來而改變了，我每一回想到去年我們同居的生活，我不知怎樣的傷心而眼眶！你今年或者也受了深刻的傷痕，不，我決不這樣想，

我祇希望你以後的生活更美滿！祇是我啊！怕是永遠沒有愉快的一日了！親愛的了妹：你曉得的，我柔順的心房，何堪受重重的激刺呢？

我此後更沒有跨進五巷的能力了！即定後日或探訪我的哥哥時，我祇悄悄地從旁門進去，再也不敢越那修長幽邃的走廊來到我們去年同居的那座園亭裡，也許妹妹也悄悄着不大願意和我見面了，P校我是不時要來的，但我很傷心的就是從馬路上望見那鬱青翠密的樹葉裡露出來的那園亭的書角，尤其是高聳出牆的土墩的尖頂，我回想我們去年不是每天晚上同着F，C三四人拾級而登在那兒四處跳盪的麼？月夜清涼人聲靜寂時，我們三四人不是嘗在那兒彼此接琴吹笛和互相唱着歌麼？又不是嘗席草而坐捉着膝兒指點那天空中的星辰高談天文麼？現在呢，祇廝着我一人躑躅於岑寂的黃埃載道的馬道之上，土墩之上也，不看見你們姊娣的亭亭的情影了！你怕莫也是怕兜起了你的舊恨新愁而不敢登臨了麼？或者你因此而離開了園亭搬入裡面去了麼？不然何以我偶爾徘徊到到圍牆之下時總是靜悄悄地發有一點聲息和影響？我曉得傷心之淚是彼此一樣要流的！了妹！祇此便是我們倆生命之中之一斷片嗎？秋風吹過江南了，人們的青春時代的榮華，都隨着四圍的草木一樣地消磨而枯槁了！我只希望你嬌豔的容顏，不要因別種原因而憔悴的你美滿的身軀，不要因外界激刺而消瘦；活潑的

眼珠，不要因思念過深而枯滯啊！T妹！可敬可愛的T妹！祝你以後有無量的幸福！祝你的生活永遠在愉快之中！

我不能寫了，我不敢寫了，要儘量寫時，是筆和墨可以寫得盡的麼？但，以後要我倆作個懇切的長譚，怕是不能够的了！祇此便算我們最終的割切的譚話吧！』

(二)

時間一步一步的催着人生往歸宿的路上走；半載的消磨，差足勉強把B在學校中的痕痕醫好！但無形無影中他又種下了一粒更令人傷心的悲劇的種子了，青春時代的煩惱，怕草是繼續產生而不能盡的嗎？

C埠的東門之外有一條修長的馬路，沿馬路都是些一條一條的巷子的住宅，周圍都是些茂盛的樹木環繞着，其中也有很幽雅的園亭，很平坦的草地；前面俯臨着一泓溪水，迎人俯首的柳條兒，便沿岸齊整的生長，屋宇的對面便是很遠很遠的隱約地一帶悠淡的遠山，總之周圍一些的景象，都顯着空靈幽渺的鄉林的美而毫無城市的囂塵色彩了。

B的哥是C埠教育界的青年教育家，他因貪慕着鄉村的野景，便稅居在一同學家裡沿馬路M的M巷中的第一家，那裏屋宇雖不甚高大，却很曉幽雅深邃的趣味！屋主人也是一個

勤讀愛國的老年人，屋主人的大兒子Y君，是B的哥比在B本某大學教裏七年的同學，他們同住是極和平而親密；B因探訪他的哥哥，漸漸認識了他們一家人，房主人除了他的大兒子和媳婦外，還有二個待字的女兒，和三個小孩子，他的大女兒名F，在城中某職業女校快要畢業了；她的妹妹名T，也在O埠北門外一個教會立的女子中學讀書，但她們都係通學而非寄宿學生，因此B每訪他的哥哥時都會面晤着她姐妹，後來不知不覺地親熱了，他們都很像一家人一樣的毫避忌！

T是一個美麗活潑天真爛熳的女子，她比B要小四歲，但她的身材却反比她的姊姊F高得多，她的豐滿的腮兒。玲瓏的身軀，活潑的眼珠和金黃的鬢髮以及她的一舉一動一絲一髮都蘊藏着深刻的處女的美，她雖在城中學校裏讀書，但她却絲毫沒有染上那O埠女學生的惡習，她不講究修飾而她却有假修飾的天然之美，B對於她算是愛慕極了！現在有人說；愛憎好像是為少年男女特別的更為敏捷，特別的更是易於激動，真的，當B和T認識了的時候，愛神便替他倆預備灑佈了一切，他們彼此也算為默認了。

B在去年的今日，正式煩悶憂鬱達到極點的時候，現在既得了慰安的天使，愉樂的伴侶，彼此連翩同向着歸宿的路上走着去，該可以不愁長途寂寞而忘却去年那樣的憂鬱了，B一

面增加了愛慕之心，一方面也無限感激！以爲他是從苦海中救出來的女神，是從憂鬱的環境中引他到愉快的樂園的天使，是他長途跋涉的伴侶，是他黑暗時光照的明星，他感激她極了，有時竟會望着她感慨悽愴而墮淚，以爲她該也不致於負他了。

(三)

他們倆中間的婚議提出了，T的父母是贊成的，B的哥哥也是贊成的，他們倆的心中，久已是心心相印了。他們的同學朋友們，也都很欣羨他倆將來的幸福，但有一層最緊要的難關，就是B的父親在數千里外來緘反對。

B自四五歲便隨着他的父親讀書，無論風塵奔走或是屈促家居，B總是同着他的父親共同起居生活。B的父親很珍愛他，他也很羨慕他的父親，如是父子二人相依爲命的過了這幾年，直到B滿了十四歲時，才離開他來到C埠進了中學，他父親平昔也不十分專制；並且平常他一切的請求，他爲着老年人愛子之心所蒙蔽總未曾過拂，怎麼這次時於B的婚姻便這樣堅決的拒絕呢？來信明明說——我不是取家庭專制來干涉你們，也不是想實行包辦主義。祇是這次你們所談論的婚事我却堅決的十分反對；B兒你也該體諒我年老的苦心吧！——這真叫他難於應付了。他不能向家庭宣布說難；也不敢向家庭高聲改革；也不忍向他的父親明令

反抗：他和他父親的中間，尚有很濃厚的愛感存乎其中而不能遽行消滅，他尚滿灌着孩提時候躊躇依依的意態，他又何忍以激烈的手段對待他的可愛的父親呢？

然而成功的艱難，愈可以增加對象的價值：他總不自信他們的婚事會從此破裂，或者會因此而愈加貴重。他一方面只漸漸地瞭解他的父親，一方面却還很濃厚的騰沸他們的愛情之爐的火。兩人彼此間，漸七地感覺都不能缺少了。

(四)

洋夏的時間，雖說是烈日炎威，然而倘若閉戶深居，在幽邃的屋宇裡或雅緻的園林，很幽雅的安閒度日，幾不知外面梅暑咄咄逼人之可怕呢！T家屋後的園林，是很寬廣而幽靜的：走廊旁邊對峙的高亭，亭前排列的枝葉扶蘇的老樹，和螺旋架上的紫蘿藤，架前一泓澄清的池水，都給人以幽閒涼爽的心中的愉快。邇時若登亭遠眺，望着遠遠的山色水光，和若有若無悠悠不盡的遠景，覺得天地間另有一種說不出的美蘊藏着，以待細心領會的人來賞玩，和緩的微風輕輕地當面吹來，挾着一種許久不聞耐人尋味的草味花香，或在蕉叢之陰的草地上席坐，俯仰徘徊，數弓形似的池裡遊泳的金魚，池中苞苞欲放的蓮瓣，一陣陣傳來沁人心骨的清香：讚美宇宙之美的鳥歌，正聲聲在校頭止唱和着，這是何等的一個桃源之境啊！

無論何人，都會陶醉於大自然的聲光香色了。

暑假來了，E很樂意的從圓圖式的學校中搬入t的家裡同住著，園亭的右旁有四五間雅潔的房屋，E便解裝在那最南端的一間房裡，家庭間相信他們潔身自愛的舉動，允許了t也從內室搬來在靠右旁的一間房裡，不久F也搬來了，她們還有一位表姊妹名G也從鄰縣過同住在—起，她們都很親熱地喚他做E哥或E弟。他們中間的關係，即以世誼而論，也是很親熱的世姊妹兄弟呢。

園亭離內室很近，不過數武之遙，但和t的哥E的住所却相隔有一條修長的走廊，他們很愉快和平地同住著，滿園亭的地方，都佈滿了他們的足跡，長夏無事，練習音樂便是他們唯一的消遣。

F和G想是曉得t和E兩人的關係了，她們屢屢的自行引退，好讓他們倆多培養些將來的愛情。

(五)

E病了，獨自一人懶懶的枯坐牀頭；F和G是不便常來探視，唯有T一人是他岑寂的安慰者！她搜尋些引人發矇的故事和閑談來做他們談話的資料，她說及她幼時所聞於母親的神

話：也說及她鄉村的童話，活潑的口唇很伶俐地天真爛漫的談論。後來他們說及於書本上的故事了，那正值日的枕旁有一本 *Tales from shakespeare*。已懶洋洋地說道！

『這本書我覺得很有趣！和紅樓夢怕是外形差異而精髓相似吧！』他遞過枕邊的書給 T 看

是啊！我們學校裡上期還把他作讀本呢。』T 接音答應着，一面用手一頁一頁的翻過去

『妹妹的外國語該是很好的了！』B 笑了笑對他說。

『你又來了，幾曾見二年級學生的程度可以抵得四年級的學生？這本書的文法本深，我們尚有好多的地方讀不懂；啊！現在正好向你補習呵！』T 也微笑地說着：

『不要說這些話，讓我們現在來讀一篇解悶罷：』他接着說，便接過那本書來信手翻第七課的威尼士商人，他們同讀了一遍，他替他詳細的解了一遍以後，他停住了望着他笑了笑，他羞澀着俯首默默地一聲不響，淡紅的兩頰忽泛了深紅的顏色，比平常愈加嬌媚了，他深悉了他的委屈屈望着他說道：

『妹妹，我們的前途雖有些荆棘，然而我們儘可以努力開闢成平坦的大道；我想信世上尚有大多數人們的前途，比我們更加荆棘些，黑暗些；他們有些尙能掙扎到光明的自由之

路，我們使不能剷除那小小的荆棘麼？我雖不像 Tassanio 而妹妹却正像 Portia，只可惜我們的境遇不及他們罷了！然而——妹呵！你祇安心地自勉罷！請你策馬在前途稍一駐足，待我獨自一人掃除了一切有害於我們的前途的荆棘以後，會踴躍地隨從妹妹而來了吧！」他很興奮地說。

『我原知：The diction of attainment ino reases the value of the object，但是好事多磨，遲為鬼妬，E哥！我們的問題如果不能解決時，不是我們終生的幸福都斷送了麼？……』他的聲音顫了。

『祇要我們決定罷了，T妹：Rev Mandjuck 的 Chinese—English poetry 上說的，

...I swear that we will ever fly like the one-winged bird,

Or ere wunited like the tree with branches which twive together 祇要我們自行決定罷！』他繼續並嘗試的神氣說了。一方面努力地從書架上取了那本書給他看，

他領了頷首，淚珠兒濕透了書本的封面他也不管，不是不管，像沒有覺得的樣子。他也很傷心般的「不忍再說別的了，祇斷續緩向着他道：

『我們也不必為未來的事憂愁了還是讀書解悶的好呵！T妹：你過細地看，那本 Chinese

serenish poetry 的翻譯的語氣，多麼的溫存委婉濃厚玲瓏而不失原詩的本意啊！

她們並肩俯首地同讀着，很詳細的讀了一遍，讀完了The Maiden and the Flowers以後，他用很深沉的語氣長嘆道：

*I - No tware better the fair from embroidery shroud should wrap*

*Quickly be moundedaer with fresh earth for lap*

*That which cleanly entwined life as cleanlyly depart*

*Not abandoned to the gutter or defiled with on mi hap - ]*

她的眼圈兒不禁又紅了，他們還是悄悄對坐着，再也尋不出相當的密藉的話兒。

(六)

夏去秋來，天地間頓時又換了一番風景。他們住的園亭裡，還是一般空清雅，一般的幽靜。暑期中的生活算是愉快極了，池上徘徊，登高遠眺，樹陰下席地而坐的對談；他們都很親熱地互扣愛慕着；園的右隅有一座平平的土墩，在那兒每天可以發現他們的足跡，尤其是在清輝的月下，涼風拂襟，萬籟俱息；他們三四人常在那兒吹着笛獨賞着那清涼的夜景。裂石穿雲的笛聲，一聲聲地衝破了大地的岑寂，不知與迴動了多少聽者的愁腸；正所謂『散

入東風滿洛城」了。

B的科學在學校中本來是傑出的，尤其是他的國文；新舊的文學他都曾研究過。E在他們的中間便作了他們的補習教員了。T的英文是很好的，本來教會立的學校是趨向於英文而各科却不能普及。B和因T欲避別人的指謫時，屢屢用英語會話；因此嘗引起F和G的訕笑。

他們的國文不消說，是不行的了。她們都很虛心地願受E的教導和指引，尤其是T嘗引為恨事的她就是她沒有人文學的門。他很勤奮地細讀淺顯一切的書，帶給她讀或看的，她的天資原來聰敏一個暑假的發憤，遂令她得了不少的代價。漸漸的C埠文學出刊物上，也有她的作品發表了。Y文學社成立的翌年，她由E介紹，也加入了。不知不覺她已成了，C埠的女界的藝術家。

他們正在同讀尼采的『查拉圖斯屈拉』，其中的一段，感動了他們自己的身世：

「……我願受愛憐的宏流衝破險巖；是宏流必終尋着達到大洋的路徑！我的心中恰是一灣湖水，一灣隱遁而自得的湖水；但是我愛情的宏流決破他的堤岸，要帶着一同奔到大洋！……」——「用郭譯」

他們掩着卷不忍再讀了，反躬自思，又要增上數分的感慨。

他們也曾同看希臘古時的神話，他向他說，『我們來比較那九個繆司（Muses）爲掌管文藝之神，看那個是我們該崇拜的。』

『妹妹除抒情詩以外，是長於跳舞和唱歌的該喜歡（er Pischoretz）。』他笑着向他說。

『你呢，該崇拜（Katerine）的了』，她望着他說，彼此都笑了笑頷首。

這樣的度日快要把暑假消去了，在慰安的生活裏，所有一切的煩惱，都不容牠在腦海裏有一秒鐘的停留。正如桃源的居民，殆已反身於無懷葛天之世了，山中無歷日，寒盡不知年。翰身在大自然的懷抱之中的（B），怕莫也有同樣之感麼？

（七）

噩耗傳來，震動了融和閑美的空氣；（B）的父親病了，而且病危了。家書促他即日束裝上道，或有父子晤面之一日。在此忘記了人間煩惱的生活之中，陡受着驚心動魄的喊聲，震破了一切的聲響，正如漁陽鼙鼓，動地而來呢。那時又正值他的哥哥已遠適遼遠的（B）城，再也驟難在月餘中言旋歸里，他不得不檢點行囊，開始作跋涉長途之舉了，愛神之使命固不可違抗的，然而天倫之感，也正縈繞在人們的心頭上而不能磨滅啊！他們倆互換了一個最後的證

據，也很安心地彼此隱忍着分離。但深秋之景，原本是助人增長淒涼之況的；何況加以無可奈何的心思，縱據了滿腔抑鬱的愁懷；也十二分的使人難堪呵！

他抵家了，一路上的憂懼驚疑；真莫可名言其萬分之一。近時風景依然，河山仍舊；牧童樵叟，行歌互答在隴畝的田塍中間，彷彿當年的鄉村生活歷歷如畫的顯映在眼簾裏，而懷憂歸來的游子，又何等的中心忐忑不寧呵！幸而登堂拜見，白髮之老人宛然矍鑠地健在，他才知家中弱有發生意外的變故，胸中不住地跳躍的心，到此方才稍稍寧貼，寫信的係他同堂兄弟，也許是神經過敏，或是因為他父親的舊病復發，已纏綿了月餘，家中的人都成了驚弓之鳥，久已心驚胆碎了嗎。

一家人討論及于他的婚姻問題，他才知他自己的父親和她的父親原是數十年前Y書院的西窗舊雨，而後來在社會上彼此傾軋極不相容的水火式的對頭，也才曉得它是一個吳姓的女，他對於這事真難處了。半夜中展轉地迴思，撫躬自問，淚珠兒濕透了睡衣和被褥了，他覺得己身是身世淒涼世上唯一的可憐的生命也，也覺得是一切的罪惡的淵藪者。要懺悔也不能懺悔。忍心的上帝，怕莫是捨棄了他的生命而毫不反顧了嗎？他的可愛的丁妹，也正是極可憐的丁妹，他已經害了他的一生了呵！再四思維，良久良久；準酌各方面的情勢，無可奈何

的他手頭心驚地替他的哥七寫了一封寄交T的父親的信：

『……舍弟以魚鹿之資，辱承青睞，乃遂膺乘龍之選。中心惶悅，歡忭有加。正期共借秦晉之歡，永結朱陳之好；拜謝不遑，寧敢方命？無如家嚴已于月前許婚他處，禮教所拘，似難背棄；有負厚意，惶悚莫名。差幸婚姻雖弛，世誼尚在，他年登堂拜謁，拒衣之日方長；此日方命之愆，謹當頓首以謝。』

他寫完了這封信以後，遍身的神經都麻木了，望着送信的工人，把信丟在附近的郵筒裡，知是已不能挽回了。然猶幾次幻想猶從郵差手中收轉那封信。日常的一時一刻，都要回想到他們同居的狀況上去。曾經剝過深傷痕的腦經，此時又受着同樣的摧殘雕刻而回到他當年的痛苦之境了。自從他寫了一封很長而且極其沉痛的訣書給T以後，從此他以前的希望前途，却成了一個永遠膜拜的對象。

## 傷痕

(一)

梁碧的

『呵！一切人類的表現，都可以說是黃梁枕上的幻夢；只有大自然的宇宙的美和愛的表現，才可以給人一個小小的安慰呵！然而愚蠢的人們，誰又會走那平坦地大道去找樂境

呢？誰又會在掠奪麵包的世界中，很安閒地去尋慰安的天使呢？誰又能得着一個正確而美滿的歸宿呢？自私自利的人類，祇是很努力的在掠奪麵包；很勇敢的在撮取名利，很忙迫地在替別人服役！作牛馬；祇此便把數十年的時間一秒一秒的過去。人類都是這樣；生物都是這樣；宇宙間的一切也都是這樣；你看，多麼的愚蠢而可憐呵！……』在一間書屋裡的窗前景上，B正在提管伸紙，寫這麼的一封信給他的朋友H君。

R 近年來在學校裡的生活，算是煩惱痛苦極了，努力的掙扎和時間的消磨，才可以勉強把他的傷痕醫好。孰知他在無意之中裏又要感受一種不自然的愛的痛苦啊？他變了，他那靈敏的腦經和活潑的思想，也變成呆版而枯槁了。他祇在獨坐着迴想他近年過去的事實和經驗，他和他前年十月間足病的時候，M如何很多情地時來慰問；有時枯坐在牀上寂寞極了；M如何很溫存地跑來陪他的岑寂；在枯家似的枯寂學校生活中，M便是他靈魂的寄托者；便是他日暮途窮的伴侶！他又聯想到翠年他如何又感受了痛苦了；如何的學校功課荒廢；如何癡廢髮忘；如何他在痛苦的時期中又得了一個慰安的天使！T。然而現在又如何感受一種不自然的愛的痛苦了。他只是靜在坐着呆七的想，終得不到一種解決的方法，也不懂造物到底是怎样一回事。

那時正是暮秋的天氣，冷冽的寒風，一陣一陣的底死吹個不住。C埠本來極其卑濕，所以一到了草木黃落的時候，空氣格外要稀薄些。野草黃萎了，木葉脫落了，學校寄宿舍階前梧桐也淒淒地隨着無情的秋風掉下葉來。一扇小小的窗兒，滿呈着秋色，在那秋風凜冽，野草涼淒的時候，同學們都忙於整理功課，更沒有終日寂處者在寄宿舍裏。可憐C因為病足鎮日着跌坐床頭，又有誰爲他寂寞的伴侶！

失意時的朋友，比什麼還要使人感激些。他得了M比在廣大無邊的沙漠裏發現了清冽的泉水還要愉快；比在恐怖的魔鬼之窟中得到了慈母的懷抱還要安慰；比此水深火熱的黑暗的地獄中尋到了光明之路徑還要歡欣。總之M是他的一切的安慰者！是他錦心鏤骨感激不絕的大使！

光陰真是易過，秋風凜冽的天氣，一變而爲霜雪嚴寒了。一步一步的冷下去要到零度了，而B和M的感情却正在和溫度分度而揚鑿。B的足疾也好了，從此學校中操坪的大樹底下的石上，嘗發現他倆在並坐着；校園裏游魚可數的池畔，嘗看見他倆在同站着；校中休息室裏的床坑上，嘗發現他倆在促膝着；學校裏的假山石畔，嘗看見他倆在環繞着；尤其是，附

近的地頭上有名的S閣左右，隨在可以數出他們的縱橫錯雜的足跡。

他們又在訪S閣的勝景了，並着肩兒一步一步的上那遊人旁午的石級，循着石欄俯首聞話只管前進；看那天邊的紅的紫的橙黃的晚霞，正在那兒飛逐着將要含山的落日，三五成羣的飛鳥，在天空中盤旋的來去；Y山的晚風已籠滿了全山的樹木了；遠遠的馬路上蠕動的黑點兒，不是倦遊回去的遊人麼？S河的水，多麼的澄清呵！水面上三五帆船正在走動着，帆影倒映在河中遠挂在三山之外了；河岸的揚柳，吹來嫵嫵的微風，也踴躍地全賣弄他的嬌姿，好一幅如畫的天然美景呵！

他們在S閣背面的城基上，彼此席地坐着；又開始他們的談判了。

『下期M和就要畢業了，偌大的學校中，剩下孤另另的我，再也找不出一個我的伴侶我呢，固然够不上作你的朋友，然而患難中總要稍一顧及啊！』M這麼的說，不禁眼圈兒紅了。

『；M你只管放心，我的生命是由你才得到的，久已結稿死沉沉的我，也是由你而漸漸有生氣的。你就是我的第二慈母！我情願統統將我的一切交給你收管！』Y很慷慨的說：

他們附帶談及去年經過的事實和Y社出刊的擔任，結果便及于歐洲的文學和近年來中國

文學界的經過的情形和現在的狀況。

我們還是到釐金局去罷！』M起身笑着對I這麼的說：

I昂着頭微笑着也應許了，他們又迤迤地向那面走，結果在青草茸茸的亂石堆裡彼此靠近的坐着；又繼續他們的談論。

如此已非一日了，S開是他們兩日要來的，有時他們竟會循鐵道或馬路河上走，不知不覺地環繞到Y學校的後面山裡去了。有時同着I三人信步走着，也不知離城有好遠了。I是極喜歡小孩子的，所以自己也學到了蹣跚嬉笑的小孩子，默態，I是哭笑無常的；I嘗嘆爲假裝活潑。I爲假裝神經。

(三)

淒風苦雨的秋夜裡，同學們都酣睡了，紗窗玻璃破風吹動得怪叮地的響，屋簷下的欄杆被雨濕透了，黑沉沉沈的大地上，再也尋不出別的聲音，自修室裏慘淡的燈光之下，祇剩著兩人在對伏著執筆疾寫，他們不是在那裡拼數學的習題也不是在那裡寫學校裡定著每週要做一次的國文；也不是練習甚麼英文和理化；也不是在寫應酬的尺牘信札；他們祇在寫他們心中的蠢笨的波紋，高興的時候，竟會倆人寫到三更的時候才懶。冷氣地下裡就寢。

說不盡心腹之譚，好在是一層的板壁兒不足以遮住他們的聲浪；他們譚及學校裡的功課的整理；也譚及升學的預備；也譚及家鄉的風土習俗；也譚及彼此孩時的經過；所有的一切的話都說過了，然而每天十分鐘譚話的時間終是未曾停止一日，他們的譚論也跟著他們的情感一日多似一日，然而同學C君說的呢，「難乎爲繼矣！……」這層也許要慮及呵！他對M很坦率的說了，他無論如何總要很堅誠地保守著從前的意志；M也毫不遲疑地贊成了，倆人間的隔膜拆穿了，這問題該可以解決了嗎？

## (四)

M的舅父在P城寄了信來了，來信說如何的思念著M？來信上又說他在那裡的生活如何窮乏；來信上又說P城的學校如何比C埠好；來信上又說已替在M在某學校已經報了名；來信上又說已替M在那兒活動一定可以收效，末尾還說某學校辦理如何完善將來畢業還可以派遺留學並勸M不要遲疑要馬上束裝，M家中的信也來了，朋友這的德意和舅父的慇懃的美意終於逼著M在霜雪隆冬的天氣僕僕向那邊塞的黃埃散漫的P城跋涉了。

O家花園的紀游，是永遠不可磨滅的一個紀念呵，他們因爲著無奈何的驪歌快要唱了。也願借著這次遊訪作個學生的幻像的痕跡！花園離C埠有十里遠近；出城來一路上紅的綠的

終歸不絕，只管在那兒穿舞着，他們都是來訪勝景的麼？三五成羣並肩喁語的愉莫也有在那兒惜別的呢？可貴的時刻間消磨迅速，轉不覺得那逶迤山路的遠近，目的地終於到了，勝景終於訪過了，總不及他們心目中的C家花園之可愛，其實花園何嘗不可愛呢？他們游倦了只呆呆的對坐在花叢中的一泓清水的池上一個小亭裏，眼有看過身的遊客們正在指點張望着，他們各懷着不同的思想和志趣在那兒奔馳，

(五)

不滿意的事實終於要實現了；人生的幸福終於是不可長久享受的；人們是都爲首名利在那兒奔馳；爲着麪包在那兒努力；這又是何苦呢？帶醉的海棠清影也瘦了；傷春的楊柳淚痕也盡了；瘦了的B便從此陷入黑暗的一落千丈的泥中永久永久拔不出。

「友誼是不可勉強的」，這句話是B對他說的，他自己也承認了，十餘封的意氣激烈逼會苦無限的喜戀的列特(Tetter)的代價，得不到片紙和隻字；他不知焦急地踱地步！他疑惑M的住址搬了，通信處錯了，然而在他的朋友那裡確實的可以證明他的理想的謬誤。然而又爲的甚麼了？楊申送別時不是彼此再三叮囑着書通信麼？也許是綠衣便者在路上有差使呢，然而終不相信半載中會寄不到片紙隻字，他只沈吟地念着：

「料應不識淒涼苦

青鳥惡憐天外來」

後來他大大地失望了，他從M那裡得到M的表示，而B！人的表示！「感激不盡，來生再會，」八個字！他由假裝神經病而變成真正神經病了！他有時會獨自一人跑向S閣的那邊，他們從前盤旋過的那塊石上佇立著痛哭，他有時會抓上學校中的假山石上凝神不語，他會環繞着校園的小地躡着好幾百個圈子毫不休息，每天的晚飯後，抓上那百餘階的石級，環繞着S閣左右含着淚重踐踏着他們前日的足跡的是他；不管寢食功課祇呆呆地坐着，站着走着和機械似的人一樣的是他，每天和丟了甚學似的一樣怎管在校園的一座古墓旁邊穿來穿去，婆婆俯仰着的是他；獨自抓到圖書館的最高一層樓上靠着欄杆望空長嘆的也是他；先生們的警告和同學們的勸誡和挪揄他都不管，他對着種種的物件！M送給他的！只管流淚；壁上挂着的，棹上擺着的和身上佩着的無一件不引起他的傷心肺腑之淚泉湧般的流出。

「有筆，有墨，有紙，愚笨的癡人啊！你可以將你的胸坎中的肺腑，儘量的寫給人生罷！看弱小的呼聲和絲微的顫動可以影響於八生之萬一麼？泉湧般的淚別只管流呵；儘你由早流到晚；由春流到冬；終不會洗盡人類污穢的毫髮了！你祇努力的搜集世界上五大洲的金屬

物，鑄成一個很堅固的箱兒和鎖，趕快偷偷的把你的心鎖起；寄給大自然的造物的主宰呵！朋友！君談過的：世上一切都是幻的，只有母親是失敗時的伴侶！母親啊！他們爲甚麼老早的便把你的孤苦伶仃蹣跚地上的兒子忍心丟着他獨自長眠不醒呢？在他失敗的時候，你也不跑來把他抱在和藹的慈母之懷裡；他連失敗時唯一的伴侶也沒有了……」他每日在那兒書空咄咄：有時因念故他五歲見背的慈母，也便儘量地在那兒拚命狂洒着傷心之淚。

冷澀的殘冬又過了：有情的春風仍是吹着宇宙中的一切被大自然的主宰征服了的，又都欣然地蠕動了，然而曾經受過很痛苦的踐踏和蹂躪的心坎裡終留下一個很深很深永久不能磨滅的傷痕！

一九二四，十二，二〇，

### 3. 譯述

#### 罪人末日

(Le Dernier Jour D'un Condamné)

法國魯俄著

閔任之譯

第一頁

宣告死刑！過去的五星期內我困居在這幻想裡：爲了這幻想常常感受着孤寂和蕭瑟；常常屈

明社叢刊

五三

服在它的重壓下，從前（因為我那時雖祇有數星期的自由，却像數年一般的久）我和旁人一樣，每一天，每小時，以至每分鐘都有意思，我鮮明而懦弱的心靈接連生出許多奇想，沒有秩序，沒有目的，不過在這粗陋和纖弱的生命之網上織就了不斷的亞拉伯人的彩飾，有時感着童年的美，有時守着無限的財物！有戰爭的勝利！有舞台上的聲色！還有夜裡在果樹下的少女的情影。

我的幻想永遠放縱，我可以任意想下去！我是自由，但是現在——我是一個犯人——身在地牢裏的鐵柵裡，心也拘禁在幻想裡——那可怕可憎，不能制服的幻想！我祇有一種念頭，一種斷案，一種堅信：宣告死刑。

我無論幹什麼，那可怖的幻想總跟着，像一個孤獨的猜疑的妖魅立在我面前——什麼都不顧，祇永遠和我作祟，有時我想掉轉頭來，或者閉上眼它用冰一般的手推我，我想逃避那種極的奇狀，但是它吟出一曲一嚇人的歌，字字都對着我說：甚至於送到可恨的鐵柵以內，它趁我醒時作祟！歐着我不安的假寐！又在夢裡活靈活現地變做睡覺！

睡得不安的時候，這種幻想追逼我；我勉強對自己說：「唉！那不過是夢罷！」但是在朦朧的眼睛能够看懂四週可怕的曠景以前，潮濕而搖撼不定的地窖的牆，黯淡的燈光，粗陋的衣

服，帶着抑鬱面色的哈卒，和射到鐵柵裏他的帽上的先輝！我疑心耳邊已經說道：「宣佈死刑。」

——比賽刑獄中！

## 第二頁

自從我受過審判完了案以後，又過五星期了，我試回想那天的情景，那是八月底晴和的早晨，審判的事已經費了三天，我的名字和罪案每天引動了許多旁觀者他們擁擠法廷的長凳上，好像羣鴉圍着死屍一般，在三天以內，所有裁判官證人律師和官吏的集會在我煩惱的眼前，都像幻燈一般地過去了好幾次。

頭兩晚我因爲不安和恐怖簡直睡不着；到第三晚力竭神疲纔能合眼，那陪審官半夜裏還在沈思我的事，我回到獄裏草堆上，立刻沈沈入夢，到了忘懷的睡鄉，這是我被監視許久後第一次的休息。

當他們來喚我的時候，我仍舊在這忘懷的睡鄉裡流連，那獄吏鐵靴的響聲，鑰匙和鎖的磨擦聲，都無從驚醒我，直到發出暴戾的呼聲用粗糙的手捏住我兩臂，我的昏睡纔被打斷。

「來！他大聲的喊『趕快起來！』」

我張開兩眼從草床上坐起來；早已天亮了，這時候在地窖裡高而又窄的窗邊看見迴廊的天花

板上，（祇有這一綫天空能够看得見）一綫黃光，深處地牢裡黑暗的眼睛纔認得是陽光，啊！我何等愛這陽光！

『天晴了咧！』我對獄吏說，

他沈默一會，好像不屑回答我；後來很發氣地冷冷地哼了一聲『差不多』。

我仍舊不動，我的知覺帶着笑容半醉了，祇注視着那輕悠的金色黃光返照在天花板上，『好晴的天啊！』我又說一遍。

『對呀！他正等着你呢啊！』獄吏這般回答。

這幾個字像一張阻住虫兒飛行的網，喚醒我遭遇的真情，像電光一閃，令我回想到陰沈的審判廳，穿着血色袍服的裁判官的坐席，三排呆頭呆腦的證人，在我坐位兩頭的警察；黑的袍服搖曳着，人影深處萬頭攪動，我又想到那十二個陪審官當我睡着後的注視。

我站起，牙齒震動，四肢無力甚至於頭一步險些栽倒，但是我慢慢地跟着那獄吏，在獄中小屋的門口有兩個警察等着；他們重新給我套上腳鐐，我好像做夢一般屈服，我們走過裏面的庭子：早上的溫和空氣提起了我的精神，我抬頭一看：天上並沒有雲，溫熱的陽光（一部分被高大的煙突遮住）在沈寂的高牆上泛出鮮明的光，這的確是晴朗的天，我們走上盤梯，經

過三道迴廊，繞有一層低門圍着，一陣帶着喧囂的大聲從裏面衝出來：這是審判廳是許多人的聲息。

我出現後廳上盡是些摩肩，移坐和低語的聲音；當我在人叢中走過長廳時，我成了許多視線的焦點，這是何等的難受！這時候我曉得鏗鏘已鬆下；不過不記得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鬆下的。

後來我到了罪人席，一切都十分沈靜，當羣衆的紛擾停止的時候，我心裡的紛擾也照樣停止了，我忽然明白地感覺到從前心驚時忘掉的一件事，我曉得重要的關頭已到：我是到這裏受審判的！從這樣看來我並不怕什麼，城市的聲氣從窗外吹進來！這法庭像結婚的場所；愉快的陽光在窗上閃耀，有時落到地板上，有時在棹上或者牆上；窗子玻璃上的陽光在空氣裏耀出金黃色的光綫。

在廳的盡頭坐着滿意的裁判官——好像預料一切功夫都快完了，主席的面貌在陽光裏顯出溫和可親的樣兒，一位年輕的律師和他旁坐的美女談得極暢快，陪審官面貌憔悴慘白；這明明是枯坐通宵的緣故，照他們的面貌看來都不像人死罪的，在我對面有一扇窗開着，我聽見，市上賞花的笑聲，窗欄上有一株葱蒨的樹，映着陽光，在那裏隨風搖晃，在這些真實的感覺

內何至於生出罪惡的念頭？在日光和空氣的擁抱中，我除了自由不想別事；我心裏有了希望；像一個常慕自由和生命的人我自信地等着判決，同時我的律師到了；坐定後對我微微一笑。

『我有希望！』他說。

『啊！那一定！』我也低聲地回答。

『是我還沒有看見陪審官的判案，不過他們一定許你預先付度一番，那麼准是罰做苦工了！』

『這話怎講？』我怒氣勃勃地問。『我正想死呢！』

主席等我的律師到了，令我起立，兵士負着槍彈，全體聽衆都像感着電氣一般同時起立，法庭下面坐着的審判官，宣讀陪審官布告的判案，我身體受了激烈的震撼祇好靠在牆上以防傾跌。

『律師，你說這判案不應該通過有什麼理由呢？』主席這般質問。

我想是我開口的時候了，但是我沒有發言權！我的舌被嘴唇箝住。律師站起來說要減輕陪審官的判決，罰我作苦工，都是些令我生氣的話，這一腔怒氣制服了我許多的胡思亂想，我想把以前的話再告訴他一遍，但是嚥住不敢做聲。最後祇顫動地握住他手臂說，『不行！』後來

辯護士反駁律師的申訴，我聽了，癡心竊喜，審判官隨後退席——會兒回去了！主席宣讀判詞。

『判決死刑！』大眾一聲狂喊我正離開法庭時，許多人熱心跟着；我失了知覺，祇迷惘地往前走，我心裡幾番忐忑，我和旁人一樣呼吸一樣生存；直到今日宣告死刑，我纔明白世界和我已生了一層隔膜，如今事事都和從前兩樣了，那些大而明亮的窗，那些悅目的陽光和青天！都現出殮衣般的灰色，都是可畏，那許多緊跟在後面的男女小孩都是怪現象。

在階級下面有一輛黑色污穢的獄車等着，我四面望了一望，然後上去，許多人跟着車後面叫道：『死囚！』從朦朧的霧裡看見兩位女郎很熱心地注視我，年輕的拍着掌說『好了！六星期後就要實現了！』

### 第三頁

如何死刑！怎麼不是？我記得有一次念書到這一句『凡是人類都已宣告死刑，不過無限的延期而已』難道我的境况就不同嗎？

自從我宣布死刑以後，多少希冀長生的死了！多少年輕，自由，和健全的人，何曾指望我受判決的時候，他們早就永逝呢？有多少自由生活在大自然中的也許先我而死！那麼生命值得

什麼抱怨？其實祇有難捱的勞晚，吃的黑麵包，和飲的水槽裏的杯羹；受這般虐待！我雖受過教育，却被獄吏的殘忍同化了；找不出一個值得和我譚話的人；憂懼從前的罪惡和將來的境況；這些利益劊子手都能剝奪無餘！唉，那到底可怕！

## 第四頁

黑軍送我到這可惡的比賽列獄中，從遠處看來，這所屋宇很壯麗，它在一座山前水平綫上，有些地方還存着古時的風味——皇宮的形式，如果你走近一看，這座皇宮早成瓦礫之場，徒令眼花撩亂，皇宮的前面被貧苦扣恥辱的色彩塗污了；窗上沒有玻璃和木檻，祇現出粗鐵柱鐵柱裡許多犯人的灰色面目。

## 第五頁

我到這裡後，被強力監視，甚至於吃飯不准用刀叉，一件窄小的帆布短衫夾住我兩臂，我會經要求取消判案，所以獄吏們要負六七星期的責任；并且要保我健康穩妥好上斷頭臺！前幾天我受了可怕的過分待遇；獄吏關於斷頭臺有一番很客氣的談話，幸而過了幾天以後，恢復原狀；他們把我放在旁的犯人一塊，沒有非常的待遇，變動的事並不祇這一件，因為我年輕，馴服，又有牧師照例獄理一切，加以獄吏聽不懂我說的拉丁話，所以能夠每星期一

次和旁的犯人出外散步，同時除下那令人癱軟的短衫，經過許久的遲疑後，他們又給我紙，筆，墨水，和燈。每星期日大聚時以後，我在獄場上散步；禁不住和許多犯人攀談，他們都 是很好的伴侶；他們講那可怕的經過和冒險；但是我曉得是浮誇的話，他們教我隱語；和平常言語差不多的下流的廢話；不過有時候很有力量形容叢致，例如縊死叫做，『娶寡婦』，好像斷頭臺上的繩索是所有受刑的寡婦！時刻有神秘，奇怪，卑陋，和可惡的話出現，同蛇樣的爬過去，聽了這些話以後，無異乎一片滿積灰塵的破布在你面前一撒，這些人至少憐惜我；他們也互相憐惜，獄吏；我並不怨他！也閒談，哄笑，有時當我面說我祇是一個畜類。

## 第六頁

我想我既然懂得寫作，爲什麼不動筆呢？但是說些什麼纔好？住在四面冷而又舊的牆裡，呆呆地望着對面牆上一綫陽光的升降，行動不得自由，眼不見天日，再加上一層罪惡，刑罰，和死亡的幻想！我在世上既沒有什麼可做，還有什麼可說——這值的又枯燥得空虛的腦裡，尋得出什麼？

怎麼不呢？要是我的環境都是單調沈滯的，我心裏難道就沒有煩擾，沒有奮鬥，沒有悲哀麼？

？這種幻想是不是每點鐘每一刻隨時變成可怕的新樣？爲什麼不描寫我在墮落時代經過的許多激烈的感觸？這些材料一定是豐富；無論我生命是怎樣的短，從現在直到末日，還要受許多的痛楚，恐懼和磨難？然後筆墨纔得枯竭！並且減輕痛楚惟一的方法祇是精密的觀察；所以描寫這些也是我的事業，我所寫的不見得都沒用處，關於我前仆前繼痛苦相尋的記載，我總要盡力地寫下去，直到身子不由人作主時爲止——這段歷史當然就此中斷，但是那全副的情感能否給人偉大和澈底的教訓？像這般有增無減的悲思和智慧的摧殘，斷不止給定罪的人們一段教訓，他們送一條人命到所謂『公道的權衡』上的時候，也許不會留心我寫的什麼？他們大約沒有想到死罪的定案判得那般迅速，痛苦的程序却進行得很慢呢？他們會否顧及被促短生命的人，本來想不到是預備受死的呢？不，他們祇看見刑罰，以爲在犯人方面，從前以後都沒什麼影響，就是說，除非我死後，一陣風把這幾張紙吹到泥濘的廳上；或者獄吏拿了糊破窗，後來被雨點打濕。

## 第七頁

假使我寫下來的將來有用於別人，使裁判官中止他的判案，免得那班不幸的（不論無辜或有罪）受我同樣的磨折——我爲什麼要寫呢？這有什麼相干？我自己死了以後，還管得了他們要

別人死嗎？我當真想那些蠢事嗎？我曾經上去過的斷頭臺，從此把它推倒罷！什麼！——日光，春光，鳥語花香的所在，——雲，樹，大自然，自由，生命，——這些不能永遠屬我！唉！我應當想法子救自己，這事的確不行，我不久就要死！或者明天！或者今天；這就完了嗎？天哪，在獄裏抑鬱而死是何等的可憐！

#### 第八頁

我付度在判決和斬決的當中，要經過多少時候，罪案判定後，延擱了三天，給犯人最後辯護的機會，這張辯護詞審判延擱了一星期久，纔送給國務卿；國務卿又擱了兩星期，他雖然看過以後，也許送到翻案廳，但是並不曉得有那麼一張辯護的狀紙，還要分類，記數，和掛號，斷頭臺犯人太多沒有不挨次就死的！再等兩星期法庭召集會議，批駁了二十處辯護，送回給國務卿，國務卿送回辯護士，辯護士再給執刑官，這又要三天久。

第四天的早上，辯護士和裁判官的代表預備行刑的秩序，翌日黎明時候，聽見裝置斷頭臺的聲音，街上也大聲的喧鬧，算來共是六星期，那年輕女郎的話真對了！我在這可惜的牢裡已過了五星期（或者五星期了，我不敢算！）想必祇有三天了！

#### 第九頁

我剛剛打定主意了；這有什麼用？我要開銷用費，現在所有的都不够；逼迫的死是高價的。我拋了母親，拋了妻室，拋了一個溫和柔美的三歲小女孩，伊大而黑的眼，栗色的髮，上次我見伊的時候祇兩歲零一月，所以我死後連累三個沒有兒子，沒有丈夫，沒有父親的女人，三個情景不同的孤零者；從法律上看來，她們是三個失伴的人。

我承認我受刑於公道；但是無罪無辜的他們，到底犯了什麼？，不管——她們要受羞辱，她們要被摧殘——這就是公道，我並不是爲了老母的緣故，纔覺得這般悲慘；她已年邁，受不了這般打擊；就是帶死殘喘，伊的知覺一定十分遲鈍，反而減少痛楚了，也不是爲着我的妻纔感着許多悲痛；伊身體已失了健康，又失了智慧和理解，伊的心靈沈酣着好像死去一般，精神上不會有什麼痛苦，但是我的小女，我可憐的小瑪麗，伊這時候正在唱歌，正在嬉笑，不會夢想到罪惡！唉，想起了伊我真覺得有非人的痛苦！

## 第十頁

這裏是我獄中的狀況，八呎平方的面積，四面花崗石的牆，用礮石鋪成的地；那邊是一塊當作囚室用的狹地，犯人無論冬夏，只穿着單薄的衣裳，在那裡睡覺和起坐，上面並無蚊帳，只看見一層厚的蛛網，好像撕碎的小旗，以外並沒有窗戶和通氣的洞，祇有一扇鐵欄遮住。

的門，不對：在門上有一個九吋平方的小洞，用鐵柵隔住，以便晚上獄吏關鎖，外面有一道迴廊從牆上窄的罅隙裡通進光綫和空氣，這迴廊分做幾間石築的房，有一排門通過；每一間房，就作為地牢的前廳，在這地牢裡有監獄長罰作苦工的重犯，前面三間牢裡，是快要處死的犯人所住，因為雖末日最近，獄吏呼喚起來覺得方便些，這些地牢都是從前比賽利的獄餘燼，這比賽利獄是十五世紀時溫吉斯特主教長所建，琪阿愛克也（Jeanne D. Aie）是為他所害，這一段故事是幾個好奇的人昨晚到我獄裡說的，他們遠遠地望著我：好像在動物園裏看野獸一般。

我應該補說一句關於地牢門外朝夕守衛的哨卒；我每一抬頭，從鐵柵裡總馮着他注視不瞬的目光。

### 第十一頁

既然看不見陽光，晚上幹些什麼事？我忽然想提著燈兒察看牢裏的牆，牆上有許多字蹟人名和奇形的花樣，前後推擠在一塊兒，每一個犯人都想在這裡留些最後的痕跡，鉛筆，粉筆，煤屑！黑的，白的，灰色的字，有時石上發現深深地刻畫，如果我心緒安靜，很想念念這獄裏逐漸增多的奇書，我想把這些思潮的碎片重新加一番整頓，每人都給他作一篇傳記，對於

這些殘缺的題記，支離的語句，都下個定義，都使它們復活，

在我牀上面畫着兩顆怒火勃發的心，當中穿着一枝箭；下面寫道：「愛惜生命」！可憐蟲啊！這也不是長久的事！另外畫着二邊帶覆的便帽，下面亂塗一張小臉，寫道：「願皇萬歲」！對面牆上寫的是撥撥豐（Daba Voline）的名字，P字是用亞拉伯的大楷很小心地修飾成的，一篇流行的飲酒歌，還有一頂「自由之帽」深深地刻進石裡，下面寫道：「  
「可憐的少年是拉羅歇足的四位副官之一，他們理想的政治獨斷是何等可怕，他們仗着斷頭台，威嚇一切的意見，幻想，和奇思——至於我！我會經咒詛過這種嚴酷！我的確犯下了罪，唉！我看的是什麼？我不能再摸索下去了，我剛從牆角裡發現一件可怕的形象，那就是等候着我就刑的斷頭台，我顫動的手幾乎提不穩燈兒。」

## 第十二頁

我急忙走回望草床上一坐，俯頭到膝上，等一會，我幼稚的恐怖消散了，奔放的好奇心迫我再察看牆壁除撥撥豐的名字以外，當我打開牆角滴貯灰塵的厚網時，網下有四五個很明顯的字——別的都血跡模糊不能辨識了——道丹，一八一五，布蘭，一八一八，青馬丁，一八二一，開斯鈿，一八二三，我看了這些人名以後，可怕的記憶接踵而來，道丹把他的兄弟砍成幾段

，晚上逃到巴黎，把首級拋在水中，屍身擱在溝裏，布蘭謀殺了妻子，吉馬丁當他的父親開窗時放了手鎗；開斯韜是毒死他朋友的醫生，他診病時不但不用解毒劑，反施以毒藥，最後就是撥撥疊，當瘋狂大發時刺死許多小孩，我聳着肩嘆道：「這些人都是我的前輩，正在我站立的地方，他們留下最後的忠量，他們那班可怕的凶手！在這方寸的地上，他們最後徘徊着像籠內囚住的野獸，他們接踵而來這牢獄似乎不會空過，他們使這地方和暖，爲我留後步，如今我並不幻想并不迷信，大約這些懸想在我腦裡發生狂熱的刺激；我正在徜徉的時候，那五個不幸的人名看去好像用火炬寫在黯壁上的。越聽越響的聲音在我耳邊經過；一道陰沈的紅光充滿了眼簾，我疑心地牢裡四週都站着些陌生的人個個都用左手提着砍斷的腦袋，因爲髮已剃下，只好用嘴咬着；除了爲弒親受死的以外，都向我舉着右手，（原註在法國弒親的犯人就刑以前要割去右手；所有上斷頭台的犯人，都要先剪髮，恐怕阻礙那斧頭的鋒利，加上意外的痛楚），我閉着眼怕礙他們，那曉得比先前還看得明白些！

如果那時沒有什麼觸觸喚醒我，也許疑夢疑真，以至於瘋狂，我覺得有一件冷東西在我赤腳上爬走，我幾乎昏過去，後來纔曉得是那起腫的蜘蛛，被我傷害的蜘蛛，這事警醒了我不無謂的遐想，那些可怖的妖魔，只是虛空和震動的腦子幻出來的泡影而已，墳墓是人們逃不了的。

牢獄，墳墓的門決不是何裏開的啊！

第十三頁

我最近看見了可怖的情形：剛到天曉的時候，獄吏就鬧烘烘地，我聽見寬大的門開閉的聲音，門門和鎖的磨擦聲，一串鑰匙的鏗鏘聲；樓梯上下因匆促的震動吱吱地響聲，從迴廊的盡頭送來問答的語聲；牢裏做苦工的伴侶比往日興致高了，牢裡充滿了笑語，歌舞，和奔馳的聲音，我在這喧囂中只靜默地詫異地聽着，一位獄吏走過，我叫住他問這是不是獄裡開宴會。

「也許你說的宴會是對的，今天他們拘了一班船役預備明天送到圖龍去，你想看看他們嗎？那你一定覺得有味」。

對於孤寂的遜世者，隨便什麼可怕的情形，都能發生興趣，我接受了這種娛樂，聊以解憂，那獄吏和平日一樣地防範我，引我到一間小小的空室，後有一照傢具的痕跡，不過有一扇鐵柵隔住的窗！這纔是真窗，可以望見天色！

「在這裏」他說，「你可以看見聽見那些事，你是住在『包箱座上』的君王！」

他隨後出去，加上門門和鎖，窗外是一片寬的平地，每邊有一坐石築的大廈，再沒有什麼比

這屋的正面那麼頹廢，顯露和黯淡的；一串窗戶打那裡穿過，窗上都有瘦削憔悴的面龐像牆上的石塊；還有許多在鐵柱上交叉的牆壁；他們是犯人，他們參觀這幕慘劇；直到劇中人去了，輪到自己身上，大家都對着空的法庭看；在這些穩樹和呆板的面貌上，有許多火如星一般的眼睛閃爍！

十二點鐘時候廳外大門開了，一輛兵士圍住的軍車嗚嗚地駛到廳裡，這手持鐵索的兵是看守犯人的，這時候獄裏同大夢初醒一般，窗上那些沈默不動的人，現在都發出粗暴的笑聲，歌頌，禱告，和恫嚇的狂喊；這真像看魔鬼的蒙面跳舞會；每人面上都有臉譜，鐵欄裡一隻隻的手伸出來，他們歡呼不息，色舞眉飛，我很詫異在這一堆死灰裡還有這許多的餘燼！同時船上的頭目開始工作，有一個跳上車把鐵銼，枷鎖，和麻織服衣都扔給他同伴；還有那幾個把鐵鏈一直圈到廳的盡頭，那軍長恐怕鐵鏈不結實，試往地下一擡；這時犯人正在嘲笑，正在歡呼。

諸事齊備以後，兩三扇矮門裡衝出一羣可憎的，歡呼的人：這就是罰做苦工的犯人，他們進來後，窗上的同伴更加快活，有幾個在他們同伴中是鼎鼎大名的，很驕傲地承受那些鼓掌和喝彩聲，有幾個帶着自己在牢裡織的怪樣的草帽；這些人最受歡迎，有一位十七歲的少年！

面貌完全是女性化，他最引人注意，最動人熱情，他在獄裡時編了一套草織衣袴從頭蓋到腳；他進來就翻一個斛斗，真是矯若遊龍，」他是一個說大話的，完了偷竊的罪，他引動了一陣狂暴的鼓掌和歡呼聲，

後來按字母次序點名，他們名字頭一字母相同的，就立在一處，所以有朋友的罪人，都被鎖鏈隔開，不至於同受苦刑，他們正脫去獄裡衣服換上粗糲的麻布衣服時，那不定的天氣變了，陰雲四合地冷起來，一陣急雨溼透了他們的衣裳，他們祇管抖抖地戰，接着這一陣誇談就

是沉滯的鐵靜，他們抖顫，牙齒相擊，四肢在溼的衣裡搖動，一位年老的罪人，反覺得快樂，他拭掉身上的雨點，擺着拳向天笑道：「這一幕不在戲單上呀！」

他們穿上嘲溼的衣二十個，或者三十個一隊送到廳角的鐵鏈圈裏，每隔兩尺的距離，有一條橫貫的短鏈，短鏈的兩頭套上四方的頸轆；這頸轆是用銼鏈開的，釘上鐵條，套在犯人的頸上，就關上了，這些犯人都要坐在水窪的泥裡，頸轆已給他們套上，兩個獄裡鐵匠提着輕便的鐵砧用鐵鏈使勁地釘那塊硬鐵，這是可怕的工作，任你如何奈痛，色已也變成灰白，鐵鏈每次對着他們背上的鐵砧擊一下，渾身都灣下去；如果少爲差一點，或者腦袋微微一動；准送他們歸陰，這事完後，犯人同時站起，那五隊人手牽着手圍成一大圈，在廳上如飛地跑

，幾乎目爲之春，他們用特別的語調唱許多調和的歌，有時似哀鳴，有時似抱怨，歌聲被狂喊和噴笑打斷，這些真是癡狂的暴動；那鐵鏈相碰的尾聲，助合了更粗厲的雅音，一個大的水槽搬了進來，衛兵打斷了犯人的歌舞，逼他們在渾濁而有草的水裡沐浴，這事完了，他們棄了濁水和黑麪包，仍舊唱歌舞蹈，因爲在他們上銬的那一天和第二天有這點自由行動，我很熱心地留心這希奇的景象，連氣都喘不出，甚至於我自己的苦況，一概忘記，我心裏滿載着極深切的憐憫，末了笑容變成熱淚，我正在幻想裡面盤旋的時候，那歡呼的羣衆，忽然默無聲息，隨後每人的眼光，都集在我靠近的窗上，「犯人！」他們用手指着我這般喊，他們的聲響，越發大了，我吃驚不少，想不到他們怎麼曉得我在這裡。又怎麼認識我。

「祝你日安！祝你晚安！」他們用譏諷的聲響對我說，一位年紀最輕判決了無期徒刑的，掉轉帶着鉛色而光澤的臉對我嫉妬地睨了一眼：「他真運氣好——他快要處決了！朋友，再見！」我說不出心裏的難過，我真是他們的「朋友！」斷頭台和戰船祇是姊妹，呸！我比他們還苦，他們不過抬舉我罷了，我聳一聳肩；是，他們的「朋友！」我癡靠着窗前，半擱不動，差不多麻木；但是我看見那五隊人對我說些挖苦的話，衝到面前的時候，他們鐵索響得隔外可怕，他們在我臍下的足響和喧囂聲使我疑心這班魔鬼要登梯上牢裡來，我驚得大叫一聲，儘

力往門上撞，不過沒處可逃，我敲着門，發出瘋狂的呼叫，我覺得那班犯人可怕的聲音，越來越近；我慘然叫了一聲，昏倒在地上。

## 第十四頁

蘇醒後天已黑了；我躺在一張有腳輪的牀上，借着天花板上的燈光看見一行同樣的牀，纔曉得到了醫院裏，我醒了好一會，但是沒有回憶的力量，我覺得如今有躺在牀上的快樂，這樣監獄醫院裡的牀在從前一定使我憎厭；如今已不是那時的我了，變色的被單很粗糙，毯子也很薄破舊，只有一鋪草蓆，無論如何我在被裏四肢可以任意屈伸，雖然過於單薄，我慣常深入骨髓的戰慄漸漸減少！我又入夢了。

天亮後外面一陣高聲驚醒了我們；因為床靠近窗戶，我坐起來往外面一看，比賓利廳上聚着許多人，兩排兵士很費力地把廳角角道的人遣開，在這兩班兵士裡，有五輛馬車滿載着人緩緩地前進，走過石塊時就起顛簸；這是犯人的離別，車門開後，每隊人佔一輛，犯人因為頸鞵的緣故，只能背對背坐，腳垂到車外；那條長鏈串住了五輛車，在鏈的那一頭，軍官負槍守着鐵鏈不斷的響；車往前急進時，犯人的頸和下垂的足顛簸得很利害；一陣暴雨過後，空氣變冷，他們單薄的衣服緊貼着顫抖的身子，他們長鬚短髮都被打濕；他們面色現出憂悶，氣

身戰慄，牙齒結擊，含着怒意同畏冷心！但是他們沒有行動的力量，那天上了頸靶的祇是那隊人的一部分罷了。他們的智慧已經消滅在枷鎖之中，很不容易覺得飢餓。照這樣一大半只穿了單薄的衣，腦袋光着，腳不會少停，他們開始二十五天的行程；車子仍舊沒有喚，衣吸也祇是那一件，不論酷熱的七月，或者嚴寒的十一月。我們但願上帝降臨到人們的行刑場服。

犯人裏面有一段可怕的談話：一方面是侮辱，一方面是誇口，大家互相咒詛；我從軍長那裡，看見衛兵拿着棍兩點般鞭打車上的犯人；他們都恢復一種外表的沈靜叫做「秩序」。但是他們眼裡發出仇恨的怒視，無力的手在膝上緊緊地握住，這五輛衛兵和警察跟隨圍護的車，悻悻地走過比賽利環洞的城門，後面跟着一羣人：同幻燈一般地散開，他們大聲咒罵犯人；同時車輪碾地和鑄鈴的聲音都不聽見了。這是他們快樂的起首！我那律師不是提議罰我到戰船上做苦工嗎？我想還是死好；死在那曾經寓目的斷頭台上！

### 第十五頁

不幸我沒有病。所以到第二天一定要離開醫院回地牢裡去，沒有病嗎？當真，我年紀輕，又強健，通身的血管暢快地流着；四肢隨我的意動作；我身心這樣強健很可以長壽，是，這些

都對的；可是我有一件不幸的病，這病是人們給我的！自從去醫院以後，心頭起了活潑的想念，使我感着瘋癲；那就是說如果他們拋下我在醫院裡，我儘可以逃走！那些醫士，那些仁慈的姊妹，好像很關心我。「這樣年輕就死，還是那樣的死法！」他們憐憫我，走近我的窗前罷了！這是好奇心；我現在沒有機會！我的辯護不能爲他們容納，因爲一切都應照法律講；證人發表了確鑿的證據，律師辯得很週到，裁判官也判得極慎重，我不計算這個，除非——不，蠢人，那裡還有希望？那一番請求祇是將你高懸在深淵上的繩索，你節節退讓，結果繩索折成兩段。這斷頭台落下來真要六星期久，假使我能遇赦——遇赦，誰肯赦我？！爲什麼要赦？！有什麼方法？我斷不能遇赦，不聽見他們說嗎：「榜樣是不可少的！」

## 第十六頁

我回想那時在醫院裏，坐在陽光照着的窗上，下午天氣晴和，從窗上鐵柵裏享受了太陽的光，我用兩手把住沈重而發熱的腦袋，肘部貼住膝蓋，腳搭在椅棍上；我因爲抑鬱俯着身，歛着氣，好像沒有骨頭和肌肉，牢裡沉悶欲死的空氣特別困人，我還在想那犯人鐵鏈的響聲；我差不多頹喪到極點，但願那鎮定的靈魂憐恤我，送一個小鳥在對面屋頂上歌唱。

我不曉得允許這請求的靈魂是好是壞；但是我正在那裡想時，從窗底下送來一縷歌聲；不是

鳥聲，此鳥聲還好，是十五歲幼女的純潔，新鮮，軟如絲絨的歌聲，我抬頭靜聽爭唱些什麼，那聲柔緩哀婉的歌，悲而美的佳調，我湊集歌裏的字句一想，說不出心哀的痛苦和失望，這底下就是用獄裡土語編成的歌曲；（原文從略）

再聽不到什麼，我再也聽不出什麼？——那半隱半晦的悲哀的深意——犯人和警察的爭鬪，他遇著的賊，後來爲了他妻子赦了他，——他對着妻子可畏的解釋：「我曬乾了一棵橡樹——我謀殺了一個八」；後來他妻子跑到佛賽里去哀求國王，國王怒聲說他要「犯人在沒有地板的台上舞蹈！」——這些都用安撫人類最甜美的聲調唱出來，使我戰慄，恐怖，顫栗，那櫻桃小口唱出這些可怕的話是不近情理的事；正像蛇蝎的泥沾在玫瑰的蓓蕾上——我說不出心裡的感觸，立刻受了悲痛，又受了愉快，罪惡本來是一種卑鄙，流血，和奇異的名稱——聯綴在妙齡女郎的管調裏，從童年到婦人時代一番神妙的過渡，這些不正當的話，愉快地唱出來，有尾聲，有回味！

唉！牢獄是何等的无名譽；它瘦癯所播的地方，人們都受着毒氣，無論什麼都被它摧殘，甚至於影響到十五歲女郎的一片歌聲！如果你在牢獄的庭上着見一隻鳥，伊翼上有泥，如果你在那裏採一束鮮花，花裏瀰漫着毒氣！

第十七頁

我正在寫時，燈光已黯，東方現出魚白色，禮堂的鐘剛敲六下，從前種種有什麼意義？獄吏因事到牢裡；他脫帽致敬，並謝驚擾的罪，他竭力減低粗暴的聲音問我早上想吃些什麼！我聳了聳肩——難道今天就要實現嗎？

第十八頁

我覺得這實在是爲今天的了！監獄長親自來訪，他問我有什麼使命，或者需要；他望我不要埋怨他和他底下的屬官；他很親切地問我起居一切，走的時候他喚我做「先生！」

第十九頁

監獄長以爲我沒有埋怨他和獄吏的道理，他是對的，我如果埋怨那就錯了；他們各盡本分保護我；我來時去時，他們都很客氣，我不應該滿意嗎？監獄長可愛的笑貌，溫和的談吐；朋照奸邪的眼；和粗重的手，表明他是牢獄的化身！唉，可憐蟲，我如何是好？他們要拿我怎樣辦？

第二十頁

現在我很鎮靜，一切都完了，整個兒完了；自從監獄長一來，他給我可怖的擊念，幸而現在

消失了，我承認我仍有希望，——如今謝上天！希望已是枉然了，

我且說一說過去的情形，在六點半鐘時，地牢的門開了：一位白髮老人穿着橙色的外套進來，他脫外套時，我看見下面有教士用的袍帶，他並不是獄裡普通的牧師，所以我想這事有點蹊頭，他坐在我對面，微微一笑：搖搖頭，又舉眼望着天，我懂他的意思

「我兒，你預備沒有？」

我低聲地回答：「我並沒預備——只是情願，」後來覺得眼花撩亂，渾身顫抖；太陽筋上的血管同時膨脹，耳畔「作響，我在椅上左右搖動差不多睡去的時候，那老人接着說下去，至少我看見他接着說，因為我彷彿看見他嘴唇動，兩手又高舉，

門又開了；我從冥想裡驚覺，教士的話也中止。監獄長同一位穿黑衣的進來，對我深深地鞠躬：他拿了一捲紙，

「先生」，他笑着說：「我從辯護士那裡帶了信兒給你，」

俯首的詭異消除了；我攝住心神，回答他道：「先生請念下去，」

他如是念一長篇機械式的話，意思是拒絕我的請求，「今天就是執刑的日子，」他加上一句，

「我們七點半要到康賽吉列獄裡去，先生，你可以在那時和我同走麼？」

我有好一會沒理他；因為他那時正注視手裡的紙，監獄長也同教士攀談；我望着他們半開的門——唉！可憐的我！迴廊上早有四名警察站着——他們又問我何時動身。

「聽憑你們什麼時候罷！」我說：

「那麼半點鐘後我再來恭候，」他鞠躬致敬和那班人同退出去。

呵；想點方法逃走；天呵！隨便什麼法兒都成！我一定要逃！一定！立刻！從門口，窗上，屋頂上！就是拚着一死也好！呵！忿怒！——魔鬼！——咒詛！穿破這面牆至少要幾個月，幾件利器，我現在連釘也沒有，時候更不用說了！

第二十一頁

我現在搬到這裏來了，讓我叙叙詳情，在七點半時，信差又在門檻上站住，他說「先生，我在等你。」唉！我看見其餘四個人都同時起身。我站起；向前走一步；連第二步都不能走了。我頭重腳輕，不過儘力克服自己，故作健步的神氣。離開這牢獄時，我最後回顧一下，幾乎捨不得它，我去後這牢裡空洞洞地怪難看，這裏不至於久無人住；獄吏說今晚公堂上判決了一個犯人，預備押到這牢裏來。

剛到迴廊轉角的地方，教士來了。和我們同走；他剛用完早膳，監獄長在門檻上和我握手；

「他加了四名衛兵看守我，靠醫院的門口，一位垂死的老人喊道：『再會罷！我們不久，就能見面！』我們到了廳上，氣吐得舒服些，我十分暢適；不過在露天沒有走好久，馬車停在前頭一所廳上，這就是我從前來過的。大蓬車是橢圓形，用短鐵絲隔做兩部，車前車後都有一張門，滿車通是污穢、黑暗，又滿鋪着塵沙，所以貧人的板車比較起來還清爽點。我如是被活埋在這行動的墓裏，我先對着廳的四面一望，這種失望的眼光好像尋求異事。後來廳上擠滿了看熱鬧的，同犯人走開的那天一樣，天上落下一陣令人畏寒的細雨；今天這雨不會停——直到我死後！我們上了蓬車；前面是信差和衛兵，後面是教士和我，還有另外一個衛兵——車邊有四名騎馬隨行的衛兵；我上車的時候，一位灰色眼睛的老婦人在我面前說：『我喜歡看這個，比看那班做苦工的犯人還有意思些！』這些情景我都懂得，我能够一目了然，沒有什麼分我的心；如今我一個犯人兼有了許多犯人的悲痛，蓬車轉轉地走過比賽利的大城門，隨後閉上了，我覺得身子搖動，但是精神麻痺，同昏睡的人一般，不能說話，不能動作，彷彿被人活埋着。馬頂上的鈴聲，鐵輪碾地聲，馬夫的鞭管聲，還有四面衛兵騎着的馬蹄聲，都繚繞聽得見；這像一陣旋風把我捲得不知去向，爲着憂傷的緣故，心神那麼遲鈍，甚至於我只能在那裏領會意思。我望見遠處 *Notre Dame* 的藍塔，我笑着自言自語：『那班高立塔

上手執旗幟的人快看見我就刑了。」

正在這時候教士又和我說話，我祇好任他講；已經受了車輪，馬蹄，和鞭笞嘈雜的聲音，這裏又加上一番聽不明白的談話；我默默地聽那單調的字句，好像溪水的鳴咽，毀滅了我的心神；若即若離地在我麻痺的心裡走過，好像路旁彎轉的榆樹，後來車前那個信差短促的聲音忽然提醒了我。

「喂，教士，你今天聽見什麼新聞沒有？」

教士還和我剝剝不休，車聲震耳欲聾，他沒有回答。

「你看車聲這樣大，簡直自己聽不見自己說話，教士，我和你說些甚麼？呵，好！——你聽見今天巴黎的特別新聞嗎？」我正想問他是怎麼一回事。

「沒有」；後來教士聽清楚了。「我早上沒有功夫看報；晚上想看！終日這般忙碌，只好命僕人收拾了報紙等回去再看。」

「哼！你斷然不是沒聽清我的話。巴黎的新聞——今天早上的新聞。」  
如今輪到我開口了；我說：「我懂你的意思。」

信差對我望了一眼：「你？當真！——那麼你對於那事有什麼意見？」

「你好管閒事，」我說

「怎麼好管閒事，先生？」他答道：「每人應該有點政治上的見解；我佩服你，想必你也有點兒；至於我呢，我極端贊成重組護國軍。我現在是隊裡的把總；哼，信實！最好是——」我打斷他的話頭，說那不成問題。

「你以為是什麼呢？你說你曉得那件新聞。」

「我說的是巴黎今天發生的另外一件事。」

「這蠢子不懂，他動了好奇心。」別的新聞！你配打聽什麼新聞？先生，到底是什麼？教士，你曉得嗎？請你完全說給我聽，我想報告總管，他歡喜聽；」他望着我，又望着教士，不過沒人回答他。

「那麼，你們想些什麼？」

「我想到了晚上就不能由我再想了。」

「呵，正是這樣，」他說；「來，來，你過於悲傷了。爾斯泰先生臨死的那天還談笑自若」。等一會他又說道：「潑潑豐先生最後一天我和他在一塊。他戴一頂水獺皮的帽，口裡銜着雪茄煙。至於拉羅賽利的少年只對自己親人說話，總而言之，他們仍舊有開口的力量。少年，你

別過慮呀」。

「少年？」我把這稱呼背一遍「我比你年紀大，每過一刻鐘，我就大一歲。」他背轉身，詫異地出一會神，後來他嗤嗤地笑了。

「你在開頑笑；比我年紀還大？我做得你的祖父呢！」

「我沒有心思開頑笑」嚴肅的回答他。

他打開鼻煙盒，遞給我說：「抽一口煙罷，不要懷恨。」

「不要怕，我沒有多久和你爭論了」，我說。

這時候他的鼻煙盒從離開我們的鐵柵裏出現。忽然車身顛簸，煙盒被鐵柵撞在地下，落到信差腳邊。

「可恨的鐵柵！」他又對我道「你看我倒不倒霉？煙都掉了！」

「我損失的比你還多，」我歎一口氣，

他一面拾煙，一面喃喃地道：「比我還多——那是便宜話，除非到巴黎，買不到鼻煙，真可惜！」

教士用話安慰他；我不曉得是不是神不守舍，但是那番勸告起初也是對我說的。教士和信差

的談話源源不斷；我又悠然還想。蓬車在稅關上停了一分鐘，來了一位檢查員，察看了一遍，如果車裡有條將殺的牛羊，他們還要抽稅；可憐一個人頭倒值不了半文！我們過了城門，馬車風馳電掣的走到發薄聖瑪宿屈曲的街道，和那座像螞蟻山上交叉的岔路的城市，馬車走過那狹道上，發出那麼大聲，我什麼都聽不見，只看見一羣小孩在後面跟着，許多人喊叫。我好幾次看見十字路上衣襟襤褸的人，捧著大堆印刷品，張着口叫賣，引動一班過路人。

我們到康賽吉列獄時，宮裏的鐘正敲八點半。寬的樓梯，黑暗的禮拜堂，和黯淡的大門，令我害怕；車停後，我覺得心的跳動也停了。我整頓了精神，等到門一開，如靈光一般，跳出了車門，走過兩排兵士；前面已經擁着一羣人。

## 第二十二頁

——康賽吉列獄中——

走過了矮門扶梯，內廳的時候，我喪失了決斷力，因為那地方祇有犯人去，信差仍舊跟住我；教士離開我有兩小時久！他看報去了！信差領我見了監獄長，託他看守我，監獄長請他等一會，因為有幾件「頑意兒」要帶回比賽利去，這定是今天判決的犯人。他今晚也要睡在我痛恨的那堆草上了！

「呵！很好，我謹當從命：我們把這兩張罪狀可以同時寫出來，那很方便吧，信差對獄長說。」

他們安置我在靠近監獄長辦公室的小房內；他們走開，下了鎖。我耳邊聽見一陣急促而高聲的笑語，我不曉得來了許久，心裡胡想些什麼。睜眼一看，牢裏並不止我一人；旁邊又有一個骯髒而可憎的人，衣服不全又破舊。他大約是五十五歲，身材適中，面上有綹紋，沒有鬚髮；僵懷着背；目露兇光，臉上顯出奸猾的樣子，我們互相注視了許久；他總是苦笑，我却驚疑不定。

「你是誰？」後來我開口問。

「那纔問得可笑，我是弗里希」（註一）他說。

「弗里希？那是什麼？」

這麼一問他覺得更好笑，他大聲笑着說：「呵！那就是說六星期後他們也和六小時後從你一般地待我！哈！哈！哈！——你懂了沒有？」

我聽了毛髮悚然，面色灰白，這是到比賽利去的第二個犯人；他是地獄的後繼者。

他接着說道：「不管他！這是我的歷史，我是一個名賊的兒子；有一天他們給他一條麻製的頭帶；那時正是斷頭台走運的恐怖時代。六歲時我父母都去世，夏日我在大路的沙上翻筋斗，求馬車裏的坐客賞錢給我；冬天穿着破衣赤着腳在泥上走，合着掌吹出怪聲來乞憐。九歲

時我開始試手，好幾次擄人家的荷包和錢袋，十歲變成小竊；我結識了朋輩，十七歲就成了賊。我撞進一家商店，搶了銀箱；後來被拘送到戰艦上去，好苦的日子呵！睡的是木板，飲的是水，吃的是黑麵包，拖着晦氣的鐵鑄；有時中了暑，有時挨皮鞭的毒打；每人的頭髮都剃好，那時我頭髮是栗色的。不管它！我做了十五年苦工，那簡直坑死人！

「我是三十二歲；有一天晴和的早晨，他們給我一張路徑的地圖，一張護照，還有十五年船上的工錢六十六法郎，每天做十六小時，每月三十天，每年十二月！不管它！我對於那六十六法郎想好好地去用；我這件破服下的感情比你那教士長袍下的好些，但是誰要那護照！那是一張黃紙，上面寫道：『釋放的罪人』，我經過每一村每一鎮時，要拿出來給市長呈驗。真好買賣！船上的犯人！我驚散了一羣人，小孩們嚇得亂跑，都關上了他們的房門，誰都不要我做事；我化了最後的六十六法郎！後來！非吃飯不行！我露出精粗力壯能做事的樣子，他們都關上門。我情願每天得十五索（註二）的工價，十索五索也行！到底沒有人僱我。有一天餓了，我用肘在麵包店門前敲！我搶了一塊，被店夥一把捉住；我並沒有吃那塊麵包，可是判決了死刑，肩上了三個字！你如果想看！我可以指示你，他們說那種公道是『再犯』，所以我是一個過來人。我到了徒龍：這次在綠帽（戰船上罰做苦工的）裡，我想逃走。祇要挖

穿三道牆，鉤斷兩條鐵鍊，那時手裏有了釘子！我越獄逃了。他們鳴鑿鎗，因為犯人都像雀前羅馬主教長一樣，身穿紅衣，容易辨認。他們開砲，砲彈都煙消霧散！那時沒有黃色護照，也沒有錢。我在鄰近遇着了一班同道，也是做苦工後越獄出來的。他們的頭領勸我加入，我入了盟，同他們一起在大路上謀殺營生。有時劫驛車，有時劫那一班馬上的牛商。我們藏好了財帛，放開馬，把屍首埋在樹下，蓋好了兩腳；然後在墳上跳舞，勉得地皮露出稀鬆的痕迹。

轉瞬過了好幾年，我在樹裡棲息，在曠野露宿，步過許多山林，但是自由自在。世上沒有永遠不變的情形，這事當然不在例外；有一晚警兵用計擒住我們；同伴都逃了；我年紀最大，末了被這些貓兒的利爪鉗住，他們把我帶到這裏，法庭的階級我一走過，祇差一層。我如今一條性命和一方手帕差不多輕重相等了。現在祇有一道故轍——劊子手，我的歷史很短：長得這麼大，真沒有幹一點好事。我父親「娶了寡婦」（被盜死）；我現在回懺悔院斷頭台去。朋友！够了。」

我漠然不動地聽他這一番話。他笑聲比起先越發大，並且走上來想和我握手，嚇得我往後倒退。

「朋友，你太少堅忍力，別癡想那斷頭台了；要你的命呢？那上面祇有一刻的難過，馬上就完了。我預備到那裡告訴你怎樣做！如果他們要拆散我倆，我斷不抵抗。將來招扶我們的就是同一個教士。你曉得我是好人，對不對？我們做朋友好嗎？」說着他又走上前一步。

「先生，我不承認」我推開他說。

他聽了又是一陣大笑。「哈！哈！哈！先生，你一定是貴族。」

我插嘴說：「朋友，我要靜想一回，別來防擾。」這一番嚴重的口氣。累他默想了好久。他搖着禿頭哼道：「我懂了！是那教士！」靜默了好一會，他又囁囁對我道：「先生，你是貴族；那就很好；你那件好看的外套，以後沒有什麼用處，終久要到劊子手手裡，不如送給我買煙抽罷。一晚把外套脫下給他，他拍着掌表示童年的歡喜；他察看衣袖的時候，忽然看見我冷得戰，他說：『你恐怕要受寒，穿上這個；下雨了，你身上會打溼；你在刑車上總要乾淨點纔好！』他說完。脫下一件用灰色粗棉織就的背心，我不由自主地讓他穿上；我靠着牆壁，說不出這人對我的待遇，他正察看我的外套，接連發出歡悅的呼聲。「口袋全是新的！領上也毫髮無損！這至少賣得十五法郎，好運氣！這六星期裏不愁沒煙抽了。」門又開了。他們領我到犯人最後等死的房裡去；警察又帶那個犯人到比賽利去，他笑嘻嘻地

一壁跟着走，一壁說道：「你別弄錯了！我同那位先生換了一件衣，不要把我當作他了。那就該我倒霉——現在六星期裏不愁沒煙抽了！」

第二十三頁

老滑頭——他拿我的外套走了，我並沒給他；留下這可憎的破背心。我到底是爲誰辛苦呢？我並不是爲了慈悲和漠視纔給他那件外套。不是：因爲他比我和害！如果不答應他，我就飽嘗老拳。那裡是慈悲！我滿懷惡感：恨不得親手勒死那老賊！恨不得一脚踏死他！我心裡滿蘊着忿怒和悲苦，天真喪失，餘下的只是鬱悶，這迫到眉尖的慘死，使我變得殘很凶險。

第二十四頁

他們帶我到一間空的地窖裡，我問他們要一張棹，一把橙，和筆墨。東西齊備後，我又要床鋪，獄吏詫異地望着我，心裏好像說：「要床有什麼用處？」他們在屋角上用草鋪了牀，同時警察也到我房裡來任，難到他們怕我用簾子尋死嗎？

第二十五頁

鐘敲十下了。呵！我可憐的女兒！六點鐘後你父親就死了。講堂裡拖着那件東西。一班人守着腦袋，還有一班人割開髒骨；然後一塊兒扔到柩車裡，埋到罪人的墳堆上，這就是他們要

對付你父親的；其實沒有一個和我有仇，他們都憐憫我，都有力量救我！瑪麗，他們要殺我，流我的冷血；這是警賊衆人留下的榜樣。可憐的小女孩兒，你父親那麼愛你，你父親吻你的小頸撫摸你銀絲般的卷髮；抱你在膝上跳躍，每晚合着你的小手禱告上帝！以後誰能這樣的待你？現在誰能愛你？我的寶貝呵！我給你東西，給你玩物，有時撫摸你，你覺得怎樣？唉！無告的孤兒！你以後到那裡去覓衣食？如果裁判官認識我可愛的小瑪麗，他們一定曉得不應該殺掉一個三歲孩子的父親。

伊長大後又怎樣？伊父親是巴黎所唾罵的。伊聽見人說我的名字就覺得羞愧；伊爲了愛伊最親切的人受人家的輕視，排斥，和辱罵。我鐘愛的小瑪麗呵！你當真要爲我受盡恐怖和羞辱嗎？

呵，當真今晚就要死嗎？我聽見遠地的呼聲，同那班到碼頭去看熱鬧的人，那營盤裏忙條的警察——這都是爲了我嗎？是我——我自己行將就死！這裡明明白白有個「行屍走肉」的我，有個摸得到看得見的我！

## 第二十六頁

假使我曉得那斷頭台是怎樣造的，犯人在上面如何死法——不過這太嚇人；我不明白這些，那

名字實在可怕，我簡直不曉得從前如何寫得出說得出。我對於這東西祇有曖昧，不明瞭，和邪惡的念頭。那斷頭台的斧鉞同時在我心裏接連起伏，我沒有勇氣去問，不過不明白那是件什麼，到底不妥——我想人是夾在那洞裡，臉朝下，——唉！我腦袋未下，頭髮早就白了！

第二十七頁

有一次我看見它了。那天早上十一點鐘，我坐馬車走過舊刑場，忽然前面一羣人擋住去路，我朝窗外一望，四面水洩不通地擠滿着男男女女。在人叢裡，我看見一座紅色木架，三個工人在那裡建造，我討厭那東西，掉轉頭去。車邊有一個女人對小孩說：「你看！——這斧頭滑不動：他們預備塗上蠟油。」

他們大概在塗油了，十一點鐘也敲過。呵！可憐蟲！——如今不能由你掉頭不顧了！

第二十八頁

呵，赦免——緩刑——我或者會蒙赦免。國王並不恨我，我想見律師——他對了，我情願做苦工。戰船上做五年苦工——哼，二十年——也許做一世：是了，還要刑口字！這麼一來：我還可以緩死！做苦工的奴隸可以動作，來去，又看得見天日。呵！一定要見我的律師：他可以提出減輕的新理由，來要求上司。他一番辯護都失敗了，被堂上痛快的駁下，我還有什麼可寫？

第二十九頁

教士回來了。他頭髮已白，面貌很溫和可敬，人也很慈善。今天早上我看見他解囊拯救那班犯人，那麼他所說的怎麼不能引人同情，並且他自己不受自己理論的影響呢？他怎麼不說些使我心悅誠服的語呢？今天早上我很迷惘，聽不清他說些什麼；那一番話對我毫無用處，所以我很淡漠：這正同地牢的窗上灑上幾點雨聲一樣。但是他到我房裡後，面貌很可親。我總在人類當中，他仍舊是我惟一的弟兄，我渴望一番安慰我的話。他坐在椅上，我坐在床上，他說：「我兒——這鑿字打開了我的心門，他接着道：「我兒，你信上帝嗎？」

「呵！父親我信」

「你信羅馬的天主教嗎？」

「情願信」我說

「我兒，你還有懷疑的神氣，」他回答說。

隨後他說了一大篇話，費了許多時；說完後他站起來重新對我一頓。『你看如何？』我起來實在懷着熱望去聽他的話，後來留心，留心了又默想。

我也站起來說：「先生，請你等我『會』」

「我什麼時候再來？」他問

「等一下告訴你，先生，」他如是不做聲退出去，搖一搖頭，好像說「無信仰的人。」不是——我雖然不賤，決不是一個無信仰的人；上帝明曉得我信他。不過那老人如何對我說的呢？沒有什麼感覺。沒有什麼影響；不能使我流淚，更不能從他的心坎裡達到我的心坎裡；——他好像不曾直接和我談話。從反面看來，一點不明瞭，不扼要，隨便什麼事都說得上；應該深奧的反倒著重。應該簡當的反倒平庸；一種情感上的宣傳和宗教的哀歌。前後都是抄了文的引證；處處都是舉阿斯庭（註三）聖格雷鄂雷（註四）和其他人名錄上的人，他那種神氣彷彿要拿一段說過的話再背上二十遍；從前早已忘記的題目還想再說。他眼裡和口氣上都不能表示他有什麼興味。

斷乎沒有別的。那教士是獄裡的牧師長；他學生的本分是安慰人勸誡人。他的口材是為着犯人而發；他承認了他們的懺悔，替他們禱告——因為他總是和他們在一塊。他幾年來引導了許多人走上死路；他少年時候就慣做嚇人的事。地牢和斷頭台他每天要接觸一次。昨晚他接到報告說第二天某時要伴一名犯人去就刑。他問道：「是上斷頭台的還是到戰船上去的呢？」——他並不問旁的事，不過第二天照例來。

呵！他們恰好在鄰近的教會裡爲我請求幾位年輕的副教師和老年的牧師。但願當他做禮拜的時候，有人突然對他說：「如今有人立刻就死，祇等你去安慰他。他雙手被縛時你一定要陪着，同他一路在那倒覆的車上，用你的十字架遮住那劊子手，不讓他看見。你應該跟着他從渴望看熱鬧的人叢中走過；在斷頭台下你要抱住他。直等到他的靈魂離了軀殼，你纔能走開！一說過這一番話後，領他到這裡來，他覺着煩悶，忐忑。渾身顫抖。讓我倒在他懷裡，跪近他膝下——他就哭了——我們同聲一哭——他盡力勸慰——我也能慢慢地解憂——我心頭的負擔總個兒移到他心裡——我有了贖罪的希望——他接受我的靈魂！」

### 第三十頁

那老人和我有什麼相干？我和他又有什麼相干？只是一堆可憐蟲裡的一個，是他常常看見的影兒；他那本行刑錄上就此加上了一位。也許我錯了，不應該漠視他；他纔是好人，我呢？恰好相反。唉！那並不是我的錯。想到可怕的死，我的心受了摧殘，受了打擊。

他們剛送飯來——好像我自己索取的！我想吃下去，可是剛到唇邊就覺着無味。

### 第三十一頁

後來發生一件怪事。那警察已被撤換，因爲我極端主張自我，所以我們並沒有握手的緣分。

新來的那個警察，額頭低，形狀笨拙，面貌呆板。我只管支着頭坐在棹邊，思潮頻頻起伏；忽然肩上有輕輕一拍，我趕忙四面一望。那是新來的警察，走得很近地對我說：「犯人，你心裡慈善嗎？」

「不！」我不耐煩地回答。這一句凶莽的話叫他怪難受，他還是囁嚅着說：「你想人們是不是都願意行善？」

「怎麼不是？」我說。「你如果要問我講的只有這幾句話，請你莫再麻煩，你是什麼」目的？「對不起，犯人，我只有句話要說：如果你能賜幸福給一個窮人，又不費你半文，你樂意做嗎？」我莊重地答道：「你難道暗地裡說我有給人幸福的權利嗎？」

他現出神秘的樣子——不過那副神氣和他愚鈍的面貌不相稱——低聲說道：「是，犯人，是，——幸福！財產！這些你都能給我。你且聽我說。我是貧苦的警察；職務很繁，薪水却少；自己一匹馬上場與賽又落了後；所以我買彩票來補救，起先我總沒有買對號數，相差都不很遠；我如果買的是七十六號，七十七號就中了。（話快說完了，請你耐煩一下）好了，現在幸而有一綫機會。請你惹我凶莽，犯人，你今天要就刑了。凡是受這樣慘死的人，以後彩票開出的號頭，他一定預先曉得。請你的魂魄明天晚上到我這裡來，報告三個號頭，三個中彩的號頭

，明白嗎？這於你有什麼害處？並且我不怕鬼。你想那一定是容易辦得到的。這是我的地名。漢品荷司令部A層樓上，靠迴廊的盡頭，第二十六號房。你還要來會我一面，是不是？如果辦得到，今晚來更好。」

我如果心裏沒有發生一種奢望，決不屑回答這懦夫。在這距死不遠的境遇裡，一根頭髮還可以勾斷鐵鏈。「聽我講，」我用着犯人將死的力氣和他說；「我自然可以使你比皇帝還富，可以使你發幾百萬財，不過有一樁條件。」

他圓睜着怪眼。「什麼？什麼？我情願用盡方法使你歡喜，犯人。」

「那麼我不僅告訴你三個號頭，還要加上一個，現在我們要交換衣服。」

「呵，就是這點小事嗎？」他歡喜地解開制服的鈕扣。

我從椅上站起；察看他的行動，心裏怦怦地跳。我看見他的制服面前那張門開着；牢獄——馬路——街市——遠遠地在我後頭！他忽然轉身，帶着遲疑的樣子問道：「我想——你是預備逃出去罷！」我覺得什麼都完了；但是我用最後的力氣（除非那是愚拙的）。「是，對的，如果你要發財——」

他插嘴道：「呵，天呀！那不行——爲我號頭的緣故，要這事成功，你非死不行，你是明白

的！——我重新坐下，默默地不開口，從前所蓄的希望如今都付諸流水了。

## 第三十二頁

我閉着眼，用兩手蒙住，想想過去，忘了現在。倏然思潮一湧，童年和青年的回憶一一顯現出來。那麼柔和，那麼沈靜，像困人的憂思的深淵上，湧出姪紫嫣紅，笑容可掬的羣島。那時我是小孩；快活而強健的小學生，第一年在舊花園裏大路上和小朋友嬉笑。四年以後我仍舊在那裡，從小孩變成多情的幻想家。花園裡有一位妙齡女郎——是西班牙人，眼黑，髮很長，柔膩的皮膚，緋紅的唇和頰。伊生長在安得留辛，年紀十四歲，名叫璧巴。我們的母親要我們一塊兒頑——我們同一路走；母親要我們頑耍——我們只管談話，就是前年，我們還在頑耍，口角，以至於爭辯，我在園裡總是搶最好的蘋果吃；爲了鳥巢的小事我打伊一下，伊哭著；我罵伊，回到各人的母親面前申訴。但是現在！伊倚在我懷裏，我覺得驕傲，感音溫柔。我倆走的很慢；談話聲音也很低。我採些花朵贈伊的時候，兩人的手一碰，大家都覺得瑟縮不安，伊和我談到鳥，天色，和樹後的夕陽——或者伊的同學，伊的衣服同緞帶。我們是天真的談話，但是同時害羞。這小孩已經長成年輕的女郎了。我們剛走一節，就在河邊坐下，我很踟促。

「坐在這裏，」伊說；「還有日光，可以念念書消遣。你有書嗎？」

我那時正帶着一本好書。我靠近伊，打開書同念。伊把香肩靠在我身上，我門同讀那一頁，書葉還沒有翻，伊總是等着我，因為我不及伊那般敏捷。「你完了沒有？」我剛念過一點，伊就這麼問。隨後我倆的頭碰着，髮兒混在一處，呼吸也互相調和，到後來我倆的唇兒接觸了。我們正想再念下去，但是星出來了。那天晚上是我畢生不能忘的。呵，天呀！畢生不能忘！

### 第三十三頁

鐘敲了幾下，我沒有聽明白，好像耳邊有風琴的響聲。這是我最後的胡想。在最後一天，我回想生命的程序，回想從前的罪惡實在可怕；我很希望能假我時日去懺悔。自從定案以後，我懺悔心更盛；自那天起，我曉得除了死以外，沒有別的路走得通，但是現在，呵！我真想澈底地懺悔！我想着從前一切的時候，就聯想到迫近的下場。我聳一聳肩，好像看見什麼新東西。我愉快的童年，燦爛的幼年！一張金絲的網，末了受些污損！如果有八明白我的歷史，明白那許多年的天真和快樂，他一定不信在這倒霉的一年裡，開首犯下罪，末了判決死刑。這好像是決想不到的事。呵！不完美的人類法律！不完美的人情！我並不會受什麼冤枉呀！

## 第三十四頁

呵！幾點鐘後就死。去年的今日，我還是純潔，還是自由。秋天在樹下閒閒地散步！同時我房子四面有人們足聲和談笑聲，他們有時間報，有時羣聚討論；店主正在賣貨物，女孩子正預備晚上跳舞會的衣服；母親和小孩們頑耍！

## 第三十五頁

我記得小時候有一次獨自走到Notre Dame的鐘塔上，我扒上了曲折的盤梯，走過連接兩塔的小走廊，那時候望着下面的巴黎城令我頭暈目眩；我走到懸大鐘的木石築成的小房。我很膽怯地走過鬆動的木板，好幾次抬頭察看那名遍巴黎的鐘；我實在害怕。那石片鋪成的屋蔭四面斜抱着鐘塔，現在却同我的脚在水平線上。從窗戶裏我同鳥瞰一般，看見下面的馬路，馬路上來往的行人小得像螞蟻。

忽然大鐘轟然一響：那寬大的擺動震盪了空氣，搖動了鐘塔和樓板。這一下差不多嚇壞了我。我戰兢兢的正像要從屋蔭上滑下的神氣；怕極的時候，我躺在木板上，用手緊緊地夾住——不敢說話，也不敢出氣；耳邊充滿着這可怕的聲音，眼底是萬丈深淵。載了許多沈靜和嫉妒的過客。呀！我覺得現在又到了那鐘塔；知覺又糊塗了。鐘的釘鏗聲深深地印入腦際；我

已經辭別了沉靜的生命，平坦的生命（別人還在那裡面度日）。現在不能再見了，除非在遠處，在萬丈深淵之外。

### 第三十六頁

已經一點一刻了。我頭腦受劇痛，四肢乏力。額上又發熱，每次站起或彎腰的時候，彷彿腦袋裡有什麼東西流動，使得腦筋很命地牽住全身的骨節。提筆時太激烈了。所以後來像觸電一般握不住筆——眼睛生痛又發癢，四肢麻木。再過兩點三刻，什麼都能醫好了。

### 第三十七頁

他們說那並算不了怎麼一回事——也不至於吃苦——那樣死起來很容易。唉！這六星期的悲痛如今都聚在一天，他們又怎樣說呢？這萬劫不復的日子含着多少的憂傷，這日子過得太慢又似乎過得太快。那斷頭台上磨難的最後的階梯是什麼？無論生命是一片一片地消滅或者智慧一念一念地斬除，結果的痛苦是不是相同？

### 第三十八頁

我心裡忽然轉想到國王，這真是奇怪。我無論做什麼，好像有人這樣說：「在這城裏，這時候，離開不遠的地方，皇宮裏有一個人，也有許多衛兵守護——同你一樣是衆人當中的一個——」

不過他的高貴正和你的微賤相反。他畢生所享受的只是榮華，偉大，和快樂。四面都是敬愛和欽佩的氣象；趾高氣揚的也得低聲和他說話，不可一世的也要對他鞠躬致敬。這時他正在召集國務院會議，誰也得附和他的意見。或者他想到明天的打獵——或者今晚的跳舞會，他又決意大張筵宴，只剩下難處給別人擔負。你看！他和你一樣是血肉構成的生物！並且他只要在紙尾簽上名字，斷頭台馬上可以放下，恢復你的自由，生命，和運氣，使你一家團聚。或者他的馬車會馱着你的刑車！他很慈善，也很願意救你；可是這斷然辦不到！

第三十九頁

呀！——讓我鼓着勇氣去死，讓我拋却這可怕的想頭。我要問死到底是什麼——它有什麼要求！從別方面看！打破這疑團。預先看墳墓。我癡想着死亡和永久，直到可怕的奇思迷住了心竅。我神思飄蕩，得不到歸宿。呵，一位教士！——一個指導的南針！我一定要有教士，還要

第四十頁

有十字架來擁抱。唉！教士又來了！

過了一會，我求他讓我睡下。腦裡充滿了血，所以往床上一倒，就沉沉入夢——這是在世上末次的睡眠。我做了可怕的夢，從夢中驚醒，十分憂懼，教士坐在我床沿，口裏念禱告。

「我睡了很久嗎？」我問他。

「我兒，剛剛一點鐘。他們抱着你的女兒來了。在隔壁房裏候着；我不教他們驚醒你。」

我喊道：「呵！我親愛的女兒！教他們抱伊進來。」

#### 第四十一頁

我女兒顯出很紅潤和愉快的樣子，眼睛也很明朗。呵！伊這般的美！我抱過來。靠在懷裏又站在膝上，吻伊的髮。我問伊的母親怎麼不來？他們告訴我伊已病了，我的母親也病着。瑪麗對我詫異地看，伊很願意受我撫摩，抱抱，和接吻；不過時時望着在屋角暗泣的奶媽。歇了半響我纔能開口說話。

「瑪麗，我可愛的小瑪麗！」說着我抱着伊緊靠心潮起伏的胸膛。伊輕輕地哭了。伊說：「呵！先生，你嚇壞了我。」

「先生！」可憐的女孩，伊有一年不見我面了，伊早就忘記我的聲容；便是這般囚首垢面，伊又何從辨識？什麼？！這已經在記憶之外，是我想最後保存的！什麼？！已親不是「父親」，難道小孩們口裏最柔和的那個字，已後做父親的就聽不見了嗎？我從此連「爸爸」兩字都無福消受嗎？他們既然要斷送我四十年來的生命，我但願從那小嘴裡，再聽一次伊對我的

稱呼。

「瑪麗，你聽着，」我握住伊小手對伊說，「你不認識我嗎？」

伊圓睜着晶瑩的眼對我望，伊說：「呵。自然不認識。」

「再仔細地看看我，你當真不認得我是誰嗎？」

「是，先生，」伊回答說「你是一個好人。」

唉！我用深摯的熱情愛這小寶貝，伊坐在我膝上，明白地看見我，和我互相問答：那裏曉得並不認識我！你要求的是安慰，但是伊何嘗曉得你就該死，你急待安慰呢？

「瑪麗，你有爸爸沒有？」我接着說。

「有，先生。」女兒說。

「那麼，小寶貝，他在那裡？」

伊詫異地睜着眼：「唉，你不曉得麼。先生？爸爸死了。」伊於是嗚咽地哭：我險些抱不穩這小寶貝

「死了！」我大聲的說！「瑪麗，你曉得怎麼叫做死呢？」

「曉得，先生，他在地下又在天上；」伊又接下說：「早晚我跪在母親膝下爲他禱告。」

我吻着伊的額，「瑪麗，你背那禱告給我聽。」

「那不行，先生，白天不能禱告，今晚到我家裡來，你就聽得見。這就夠了！我告訴伊說：「親愛的瑪麗，我纔是你的爸爸。」

「你！」伊回答。

我又說：「你願意我做你的爸爸嗎？」

伊背過臉去。「不對，先生；我爸爸比你好看的多了。」

我和伊接吻，淚流到伊臉上，伊擦開我：「先生，你的鬍子太利害了。」

我又抱伊坐在膝上，儘管對伊望着，我說：「瑪麗你會念書嗎？」

「是，我念得很好，媽媽告訴我認字。」

「很好，現在就念一點給我聽，」我指着伊小手搓成一團的那張紙。

伊搖搖頭說：「呵，我只能念故事。」

「試一下，我的寶貝：來，打開那張紙。」

伊拿出紙來，用手指着拼音：「S E N—ten, T E N O F—tence, Sentence」我一把搶過那張紙來。伊念的那字明明指着裁判決的死刑。伊的媽媽只化了一個辨士買這張紙，不過自我看

來却值得更多。我說不出心中的難過；那鹵莽的樣字嚇壞了伊，正要哭出聲來。

忽然伊對我說：「把那張紙還我，我還要拿着頑呢！」我給奶媽收下。

「抱伊出去！」——我倒在椅上，沉悶，憔悴，又加上失望。現在他們要來了；我也管不了別的：心網的最後一根絲如今也斷了。

第四十二頁

教士同獄吏心很慈善：我女兒走後他們陪了一副同情淚。一切都完了。我現在又強自鎮定；要想到那劊子手，刑車，警察，還有窗上和街上看熱鬧的人。我還有一點鐘能够想想這可怕的事。許多人要拍掌狂笑，齊聲喝采；這些人都自由，都沒有死罪，現在歡歡喜喜地跑來灑熱鬧。也許將來步我後塵的還不止這一個。今天我受刑，將來他自己「仍蹈故轍。」

第四十三頁

我的小瑪麗呵！伊剛剛坐車去頑耍！將來伊從車窗裡望見外面擁擠的人，早就記不起伊所謂「好人」是誰了！或者我還有時候寫幾頁信給伊，讓伊後來懂得；十五年後伊仍舊能追念今日的苦情。是我應該告訴伊自己的歷史，告訴伊我爲什麼得了惡名。

第四十四頁

## 我的歷史

「注意。底下幾頁日記還沒有找出來。或者像下章所說，這犯人沒有空來寫歷史；因為他剛剛想起，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 第四十五頁

到議事廳了。我到這裡，可恨的路程也完了。行刑地就在我面前，窗下一羣人歡呼狂笑等我出來。我想鎮靜也沒有用；在一堆人頭上我看見了斷頭台，隨後昏迷過去，我想最後表白一番，所以他們引我到這裏來，打發律師來聽我訴苦。我現在等着他來，所以多留些時候。以下是我從康賽吉列到這裏來的經過。

三點鐘打過，他們跑來說時候到了。我戰兢兢地想到這最後六小時，六星期，六個月所不會想到的事。這好像出乎意料之外。他們領我走過迴廊，下了樓梯，推我到一間又狹又低的暗室，下了一天雨，裏面什麼都看不見，當中有一張椅子，他們要我坐在那裏。有幾個人在門外站着；除了警察和教士以外，還有三個人；一位年最長又最高大的，很胖，面色紅紅的。這就是那劊子手，他是斷頭台的僕人，他手下又有一班僕人，我剛剛坐下，就聽見他們在我後面輕輕地走；忽然頭上有剪刀的聲音；我的頭髮已經剃下來，一堆一堆地落在肩上，劊子

手輕輕地用手拂開。房裡的人說話聲音很低。門外透進一陣嘈雜的聲音，起先我當它是河水；但是那陣笑聲是從羣衆裏來的。窗側有位年輕的人，拿出日記簿和鉛筆，問獄吏這房子叫什麼名字。他回答說叫做「犯人的梳洗室。」我纔曉得他是預備明天新聞的資料。上來一個把我短衫脫下，又來了一個把雙手反在後面，用繩捆起來，同時頸帶也除下了。那頸帶是從前用最上等的麻織成的，他躊躇一會，纔動手去割。在這可怕的關頭，我頸上有鐵器碰着。我渾身麻木，哀號了一聲。他的手顫動了。

「先生，對不起，想是我用力過猛傷了你。」他這麼一說，街上的人聲比起先還大。那紅臉的人拿塊手帕浸在醋裡給我吸氣。

「謝謝，那個用不着；我已經醒了。」我掙扎着說。又來一個人拿繩子捆住我的孤拐，使我不能行動；這一根繩又同手上那一根連上；最後那長子拿短衫給我披在肩上，袖子在前面繫住。現在手續都完了。

教士背着十字架走到我面前。「來，我兒，」他說。他們扶着我走，但是我腳跟發軟，搖晃不定。這時候門也打開了。一陣冷風吹進狂呼的聲音，夾着一道白光到我眼簾裡。從暗室的盡頭我看見那班等着看熱鬧的高頭攬動。靠門右邊排着一行騎馬的警察；前面是一隊兵士；

車後有一架梯子。獄門的確是一張可怕的圖畫。我一腔勇氣都是留到這時候用的。我往前幾步，到了門檻上。

「他在那裡！他在那裡！」一羣人大聲地喊。「他到底出來了！」兩邊又是一陣鼓掌聲。這種歡呼聲好像比歡迎國王還盛。那長子首先上了車。

「願你早安，桑卜先生，」扒在鐵桿上的小孩們說。後頭又陸續地上來了。「妙呵，星期二！」又有兩個小孩坐在前排的椅上說。現在輪着我上車了。我提起沉重的脚步跨上去。

「他倒很不在乎似的！」警察隔牆一個女人說。這些譏諷的批評給我不少勇氣。教士和我并肩而坐，他們要我在頂後頭坐，背對着一匹馬。我覺得這最後的禮貌可怕，這裏面包含着複雜的人情。我想對四面一望；前面後面的警察：還有一羣！一羣！一羣！街上變成入山人海。官長發下口令，兵士都往前走。好像是那羣衆的歡聲驅使。

「脫帽！脫帽！」異口同聲地喊，好像是歡迎國王似的。我也苦笑着對教士說：「他們的帽——我的腦袋。」我們走過一條許多公衆場所的街，每家的窗上滿擠着看熱鬧的，尤以婦女爲多，還有出租棹椅和車輛的，這些販賣人命的商人大聲喊道：「誰要來得一席地？」我看見這班東西十分可恨，也喊道：「你願意到我這裏來嗎？」

兵士們仍往前走，慢慢地後面一羣人散開；我恍惚看見他們又聚在一塊預備看別的熱鬧。我真不懂那一絲一絲的微雨和霧何以遮不了面前一切的苦況，我眼裏看得很清楚，口裡却說不出。最怕的就是我不幸暈倒。最後的虛榮呵！除了猶教士說話以外，我只好裝聾作啞，不過教士的話在喧囂中也聽不明白。我拿了十字架，和它接吻。

「憐憫我呵！我的上帝！」我以後總是想這件事。但是車子頻頻搖動，亂人心緒；雨點打溼了衣服，頭上又光着，我冷得發抖。

「你是冷得發抖麼，我兒？」教士問。

「是——又豈止畏冷。」我說着，歎一口氣。

橋那邊轉灣的時候，有幾位女人憐我年紀太輕。車到碼頭時，我聽覺和知覺都消滅了。窗上，店門前和燈柱上的人聲，這班熱心而狠毒的旁觀者——他們都認識我，我連一個也不認識；這人面鋪成的馬路；我後來迷感了，呆鈍了，知覺都喪失。這許多視線都集在我一人身上，實在怪難受。我差不多在車裡坐不穩，並沒有功夫留心到教士身上。在四週的喧聲裡，我分不清什麼是滿意人的憐憫話，什麼是懷恨人的得意話。這些混和在一起，聽去好像銅器相擊的聲音。我眼睛刻板似的望那舖家的招牌。有時好奇心鼓勵我去尋那件相隔不遠的東西。

這是心裡最後的誇張，不能由身體作主；我頓上感受麻痺，轉也轉不動。車子仍是朝前走！走。舖面一一的走過；接連看見許多漆的，筆寫的。還有鍍金的招牌。許多人在泥裏走，他們都笑！我同睡着一股心裡很靜。忽然舖面都不看見了，因為到了一片平地；羣衆的歡呼聲更加響亮；車突然停止進前，我往前一栽，幸虧教士扶住。他低聲說：「勇氣！」——他們拿一張梯子放在車後。我扶着教士的手下了車，我走一步，沒有力量再走下去了。燈光下我看見可怪的東西！呵！這是實在！我好像背上有打一下，往前一栽。——我還有最後的幾句話要說，——我顫聲地要求，他們送我到這議事廳。我求他們讓我寫下最後的希望；他們解了我的手縛，但是繩索沒有拿開，預備再結上去。

——議事廳的一間房內！

#### 第四十六頁

一位裁判官——委員——縣長（我不曉得他是什麼官職）剛纔來過。我求他替我說情，我跪在他膝下合掌求他，他假笑着問我：「就是這點事嗎？」——「赦免！赦免！」我又說一遍。「呵！憐憫我，只有五分鐘久了！誰想得到我會得赦免，像這樣年輕死掉實在可惜。就是最後幾分鐘也許有緩刑的命令下來！如果不憐憫我，還憐憫誰

呢？一

那可恨的劊子手！他進來告訴裁判官說行刑的時候已定下；時候已到，他自己是要負責的。一呵，爲慈悲的緣故，等我五分鐘，不然我就要自衛。一裁判官和劊子手出去，祇我一個人——至少已有兩個警察。那一羣人發出土狼一般的吼聲，——誰曉得我能逃脫此難，我遇着救星呢？如果我遇救——他們斷不能不赦我！唉，有人上樓了！

四點鐘

## 附罪人末日原序

這本書開始付印時，沒有作者的異名，以下是一段扼要的引言。

「這本書的出現，有兩種用意。第一就是實在有一掃日記是犯人在他的末日裡寫的。或者有一位著作家爲了社會的利益，觀察自然的趨向，後來大受這些幻想的感動，忍不住提筆著成一本實質的書。」

這本書初次付印時，我以爲我的思想整個兒發表出來有點不妥；我等在那裏有那些人能不能够澈底明白這書，後來曉得運氣很好。

現在我想用無害的文藝作品，把政治上社會上的假面具揭破給世人看。我明白地宣誓說：「罪人末日不過是直接或間接要求廢除死刑而作。我這裡的計劃（還有別的旨趣，我很望後人能够明白，如果對於這小小的工作留心一下）並不是爲了任何指定的犯人辯護，那種辯護太容易太不經久；我要代所有罪人永遠地辯護（無論現在或將來）；這是「人權」的要點，在社會——最高的法庭——面前伸訴；這種可惡可怕的問題每次判決死刑時，只能微微吐一口氣，它的熱情被法律上的理由層層裹住；這是赤裸裸生和死的問題，打斷錘鐐的鐵索，把真實而可怕的情形顯露在光天化日下面——不是在法庭裡，是在斷頭臺上——不是在裁判官當中，是在

劊子手那裏！

這是我想達到的目的。如果將來能夠成功！我却不敢那麼希望！我不再求別的。我代表那班有罪或無罪的犯人在法庭，裁判官和陪審員面前再三鼓吹。爲要貫徹我普運的主張起見，我著這本「罪人末日」的時候，免除了特別的，個人的，支離的，相對的。和變化的色彩，同時拋棄了無謂的話，軼事，真事；或真的姓名！我爲了任何犯人辯護，無論犯下什麼罪，在什麼時候受判決，但是保守着辯護的界限（如果這也叫做「界限！」）如果我這番討論能夠使那班身披堅甲的官吏心痛，我就很歡喜了，如果那班自命公道的人，從此慈善爲懷，如果我能够深深地打動審判官的心，也就滿意了。

這本書出現後，有一班人以爲值得和著者辯論。有人說是從英國書上來的，又有人說是得自美國的作者。從遠處去找來源是何等瘋狂的舉動！本村的河流難道還要到萊因去找它的發源地嗎？這本書裡並沒有攙雜英國，美國，或中國的事，「罪人末日」的動機，你們人人都有。也許你們已有過誰不曾想到罪人的末日。在馬路上，在刑場裏。

我有次走過刑場，惻然心動；自從那次以後，巴黎最有勢力的翻案庭每星期四舉行葬禮，那時候有一羣看熱鬧的人，打我面前走過；他們粗暴的呼聲使我設身處地，替那犯人難過。我

時時想到那一幕一幕的慘劇。這層痛苦從天亮起直到四點鐘為止（也就是那可憐蟲受刑的時候）。等到天快亮了，我的呼吸纔復原，心裡也放下去。歐爾巴處死後一天我開始著這本書；從此以後，我好像卸了重担。如果有觸犯刑律的罪惡發現，我是受了良心的主宰。這還不夠；自己不犯罪更好；最好是盡力去救人性命。我想沒有什麼比要求廢除死刑那件事還要高尚。還要神聖的了；用誠懇的態度去聯絡各國的博愛家。他們近年正在極力推翻那棵刑罰的樹，這棵樹是革命家不曾顧及的！七十年前倍嘉利曾經打倒歷時數百年的絞架，所以我也很願意盡一點微力做這番事業。我已經說過斷頭台是革命軍不曾打倒的大廈。革命時的流血當然沒有限制；他們雖然想對於社會修剪一下，改革一下，這死刑的根，他們到底不曾拔掉！我承認能夠取消和佩取消死刑的革命，祇有一八三〇年七月裡那一次。這實在是近年來民間合理的反抗，取消了路易十一，雷希留，和羅貝司白的命令，在法律的頁一頁上加上這麼一句：「人命不可侵犯！」一八三〇年比一七九三年的氣勢盛多了。有時我們真正希望是這樣。一八三〇年八月的時候，羣衆的心理都很慷慨，很和平，很文明，所以據我們推測，那死刑已無形中得着大家的同意取消，正同抵抗別的虐待一樣。我們輕信這事的成功，納悶了好幾個星期，纔曉得所謂人命神聖和自由神聖還要到將來方能實現。其實不到兩月久，就有

人提議如何達到凱薩波里賽拉的烏托邦；不幸這種提議是笨拙，不完全，還帶着欺騙性；這不是照公衆的趨向做的。

一八三〇年七月國會提出死刑的問題，用審慎，誠實，和明白的態度來討論。過了兩天久，對於這重要題目接連發出許多意見；至於這題目是什麼呢？——廢除死刑。至如對不對，以下是真悟。

四位社會上有名的人（原註：後來囚在漢門礮台的大臣）——在政治舞台上面大膽地犯下一件公案，倍根所謂罪惡，麥其佛里所謂事業。好！不管它罪惡和事業——殘忍的法律反正是要加以死刑的；這四個倒楣的，成了法律上的囚犯，在維盛里地方被三百個帶三色帽的兵士看守。現在怎麼辦呢？你想把那四位君子用繩索捆起來，背對背地同那陌生的監獄長坐在囚車裡送到刑場上去，是辦不到的事！如果就是爲了一架深黃色的斷頭臺，他們祇要廢除死刑，事情就解決了：交給議會去辦罷！昨天他們還以爲這事是夢想，愚拙，帶有烏托邦的色彩。現在留心那囚車，粗索，和斷頭台的事，已不止發生一件了。這些可怕的細情，使他們心裡突然生出大的魔力，豈不奇怪！

唉，他們鼓吹廢除死刑，並不是爲着公衆幸福起見；只是從自己一方面着想——他們希望由議

員升到大臣的位置。所以雜用私見的人能够改變或破壞社會上最好的事業，這好像雕刻的石像上四圍蓋上一層黑幕，鑿子一碰，就出其不意地發現了！

我也不必表白我是贊成處死那班大臣的。他們如果入獄，我和別人一樣，起先的怒氣都化做深摯的憐憫。我想到他們關於教育的偏見：他們領袖的糊塗（一八〇四年陰謀的錯誤是瘋狂的，背叛的）在政府的牢獄暗室裏，是空前的怪現象；我想到他們位置的重要；想到一八二九年八月八日君主的炎威，他們不曾稍為撲滅；想到他們對於聯絡國王的影響，這事從前我不曾留心：最後想到有一位大臣對於那班受苦的威嚇，像一件紫色的大氈，劈頭蓋下！我也是想幫助他們的，但願他們不至於喪命。如果爲了這班人，他們掛上斷頭台，我很自信（如果是幻想，也願保存）有作亂的人把它放下；那麼我也願加入這種行動。我要補說一句：社會上許多危機裡，許多斷頭台上，最可怕而不幸的，最滑稽的，最要消滅的，就是政治上的危機。在革命時代，要留心第一次的處決，它能引起亂民的狂憤。

我所以贊成赦免那四位大臣，當他們是政治思想的主人翁。不過我更願國會下次再討論廢除死刑的議案；如果真要改革這事，不要拿那四位從皇宮到獄裡的大臣做榜樣，就以頭一次被捕的大盜而論——那班敗類你們素來不屑望一眼，或者和他們談話的，他們走過後，你們只裝

做不見。這可憐蟲在混沌的小孩時代，在十字街上的泥裡赤着腳亂跑；冬天裏在碼頭上冷得戰，他站在你們吃飯的旅館廚房面前，想得一點燈氣；在灰堆裡走來走去，好容易找到一塊麵包皮，措一下就望口裏送；手上拿一根生鏽的釘在溝裡摸索，想找出一個零錢；他惟一的娛樂是貪看國王的筵宴，犯人的受刑——那也是不應該看的事：可憐蟲！飢餓逼得他們偷盜，由偷盜以至什麼壞事都幹；小孩沒有承受他們繼母——世界的遺傳性；「悔改」承繼了他們——十二歲時戰船和他們作伴——四十歲時斷頭台召他們去了！如果這班可憐蟲，進了學校或工廠，也許能有用，能變好；如果這樣還不曉得要怎樣用他們；把他們當作負擔一般拋開不理，有時拋到圖龍的螞蟻山上，有時拋到克雷瑪的墳堆裡；剝奪了自由，還要他們的性命。

如果爲了這個敗類你提議廢除死刑，呵！那樣你召集的會議一定是高貴，神聖，威嚴。這是屬於真正偉大真正有權的人，他們能够保護那班微賤的。蒲拉明的會議，代最下級的百姓辯護，是何等偉大的事！照我們的情形看來，印度最下級的百姓等於我們的平民。所以自己熱心廢除死刑的問題，不僅是政治上的功勞，並且是關於社會利益的偉績，其實你並沒有什麼政治上的功勞；就其你想廢除死刑，不過是想救那班不盡職的大臣。後來便怎麼呢？你自己如果不忠實，百姓當然也靠不住；他們如果疑心到你主張的動機，那就連這問題也埋怨起來。

了。末了他們情願保存相當的刑罰，那重若干鉤的刑罰。

議會散場後，立刻下令展緩所有一切的刑期。這明明是很好地進了一步；反對施行死刑的人覺得很暢快；不過這種幻想不能持久。那幾位大臣的死罪免了，漢門的礮台現在當作死和自由的媒介。這種種手續清楚後，當局也沒有什麼恐懼心；沒有了恐懼心，也就沒有人道。關於廢除死刑的問題已經沒有別的討論；他們如果不想證明反對黨的理由，那麼烏托邦仍舊變成了烏托邦！

獄裏有幾個判決的敗類，五六星期內可以在院裏散步，吸着新鮮空氣；他們對於前途很鎮靜，對於生命沒有疑問，以為緩刑就是赦罪了。本來這班犯人得了緩刑六個月的命令，他們的痛苦無形中增加，結果仍是離不開生命；後來，不講理，不講情，也不講什麼緣故，把所有的緩刑令都取消，那班人就萬劫不復了。七月間收回緩刑令的情形十分可怕，沒有別的處分比這還利害的。關於咒詛死刑的逸事裡沒有比這再激烈再切實的了。現在且說幾件近來刑場上可怕的事。我一定要震動國王屬下顧問官的妻子的神經。妻子有時候是良心的代表！

九月底在南邊有這麼一件事發生：我想是在巴米爾斯。有幾位官長到牢裡去看見犯人在那裡打撲克，他們報告說兩點鐘後要行刑。那可憐蟲嚇一大跳；因為六個月裏他幾乎忘其所以然

了；他不會想到死的事。他的罪狀都供認了，剪去了頭髮，被綁在囚車上；劊子平從教士那邊把他拖過來，綁在斷頭台上，斧頭往下劈頭一砍。說起來可怕：那柄斧頭滑不動，下來得又慢，結果祇砍傷了犯人並沒有死！他哀哀地長號一聲。劊子手着了慌，把斧頭拉上去又一鬆手。第二次犯人的頭上受了傷，腦袋並沒有斷。他又哀號一聲，羣衆也隨聲和着。劊子手又把斧頭提起來，第三次仍舊沒有好結果。現在簡略地說：斧頭下了五次，犯人傷在哀叫乞憐。百姓都怨劊子手，拿石頭打他，劊子手躲在斷頭台後，跑到警察的馬後去；但是我還沒有說完。可憐的犯人看見斷頭臺上祇剩下他一個，便從板下掙扎起來，他站起，滿身流血，顛聲地求人解縛！百姓看着都動了慈悲心，他們正想要警察教他下來，因為犯人已經受刑五次了。這時候有一位年約二十劊子手的僕人，走上斷頭台，叫犯人轉過去，好讓他鬆綁；犯人深信不疑地依了。他看見犯人背過臉去，跳上身來，拿一把刀慢慢地削他的頸項！這些都實現了：都是親眼所見！照法律上講來，裁判官應該親自到刑場上；他只要舉手示意，什麼都能停止。他們謀害了犯人，裁判官怎麼坐在馬車裡漠然不顧呢？他本來是懲戒殺害的人，現在青天白日下，居然發現謀殺的事，他在幹什麼呢？並沒有誰來審問裁判官或劊子手；對於上帝的兒女施行不合法的事，並沒有法庭來質問他。

在十七世紀的時候，雷希留和克里司突發員造就了刑法極野蠻的時代，那時雪來先生在南地受刑，那萬惡的兵士，不爽快地給他一斧頭，却用木匠的斧頭砍了三十四下（原註：拉波特說是二十二下；亞波列說是二十四下。雪來先生到第二十下還能叫出聲來）。巴黎的議會深恨這件事，後來審問了一次；雖然雷希留和發貴沒有受罰。那個兵士是處決了。這本來是一件不公平的事，却也有點公平在裡面。在近來沒有發現什麼：這事是在七月後，那時理智和文明都極發達，同時議會追悼前一年施行的死刑。這件事並沒有人注意；巴黎的報紙把它當作一件軼事，誰也不會留心。那時開除了一個劊子手；後來他想報仇就把斷頭台弄壞了。還有一件：三月前黛江的斷頭台上來了一位女犯人（女人！）。這次斧頭又滑得很慢，腦袋沒有砍下，劊子手就扯那女人的腿；於是在羣衆的歡聲裡完了這麼一件法律的公案！

現在又說到當日巴黎私下行刑的事；從七日以後，他們很害怕，所以不敢在城裡斬決犯人。近來他們從比賽利獄裏提出一名犯人，好像名叫斐桑德克司；他們把他鎖在四面不通風的兩輪籠籃裡，然後前後兩名警察偷偷摸摸地押到聖哲姆司荒野去。早上八點鐘就到了，天並沒有大亮。那裏有一座新建的斷頭台，有十餘小孩坐在石堆上看熱鬧。他們馬上從籃裡把犯人拖出來，刻不容緩地私下致了他的死命！這就是高尚的公道裡所謂公開和嚴正的舉動！

可恥的笑話！試問定法律的人懂什麼叫做「文明」？我們現在達到了什麼程度？公道該夷變成奸謀和欺騙！法律變成計策！可怪！判決了死刑的人，替他們想想十分可怕，因為他們的生命是被卑劣的手段斷送的！我們應該主持公道；法律上的處決不是十分秘密的。早上仍舊有人沿途販賣死刑的參觀券。本來有一班人靠這件事謀生。他們的貨棧裡是可憐的一位同胞的罪惡和痛苦；那張紙販賣一辨士。還有比這血染的銅錢再可怕的沒有？

事實講的太多了。這些是不是駭人聽聞？主張用死刑的人有什麼理由可說？我鄭重地提出這件問題。我也願得到答案；我是對立法的人開談判，不是又書上的閒談。我曉得有人拿死刑的好處當作似非而實是的試驗品，同討論別的題目一樣辦法；還有一班人也贊成用死刑，因為他們對某某犯人懷恨。這項問題自他們看來以為是文字上的，指定的，個人的；這班猜忌的人尋出了美術家的錯，却忽略了法律家的錯。約瑟格立巴（註五）已經不要菲蘭加利（註六）密凱安其路（註七）對於圖列加利，（註八）高尼利（註九）對於司刻的里（註十）却不然。

我並不是對這班人講；我是對那班法律家，理論家，和邏輯家說明；那班喜歡死刑的完美和榮耀的人！請他們宣佈理由。

審判官和定罪的人說：「死刑是少不了的。第一層：社會上如今發現有一分子損害社會的事

，難保不再損害，所以一定要去掉。「如果這麼說，永遠的監禁也就是了。爲什麼要致他的死命？你恐怕犯人越獄；那麼嚴密地看守他！你如果以爲鐵欄靠不住，怎麼又開出牲園？如果牢獄够了，就不用再加以死刑。

他們又說：「社會定要復仇，社會定要懲罰。」兩件都不對；復仇是私人的行動，懲罰是上帝的主權。社會介乎兩者的中間；懲罰在它權力之外，復仇在它權力之下。社會不應懲罰，達到報復的目的；它應該導人去悔改。

他們最後第三條理由就是榜樣的主張。「我們一定要榜樣。我們要加罪人以苦刑，使得旁人看了引作『前車之鑒』」第一，我不承認榜樣有什麼力量；我不信處死的情形。給人看來能夠發生那種影響。豈止不能培植人民，並且摧殘了，污曠了他們的感情，破壞了一切的德行；如果舉出證據來，也儘够證實我的辯論。我只要從千件事裏挑出一件，因爲那是最近發生的。這事在十日以前，那時是三月五日狂歡節的最後一天。我正在提筆寫的時候：聖波爾頓決了一個放火的人名叫路易司開摩；斷頭台還沒有恢復原狀，就有一班人戴上假面在那裡跳舞。看呀，這纔是榜樣的效果！你叫他懺悔，他只覺得好笑！

如果撇開一切經驗，你仍舊堅持榜樣的主張，那麼請就可怕的十六世紀而論：請你恢復我們

的損失；恢復我們令人咒詛的痛苦；交還我們的麵包，絞架，刑具，石塊，拷問機，樞子，埋活人的地窖，和滾油鍋；交還劊子手在五方雜處的巴黎市上用肉造成的座位；交還我們的發貢山，骨頭築成的洞，石柱，鈎，鐵鏈，和一排一排的殘骨；永遠交還我們那劊子手在巴黎市上建的巍巍的外屋！這纔是大批的榜樣，這纔是死刑的真義；這是執法的制度，！又可怖又可畏！你想早上八點鐘在濼利哇荒地上殺一個犯人那件事，能否給人家做榜樣？你明不明白這是件公事，却被他們私下辦了呢？你明不明白害怕的只有受刑人却不是大衆呢？或相信那班代死刑辯護的人並沒有澈底明白它的內容。無論犯下什麼罪，總得拿過分的權柄去秤一秤，其實社會太僥倖了，它並沒有從權柄上得着什麼：這是萬劫不復的罪惡！

現在有好幾層反攬陳辯的理由；第一層，你所殺的人在世界上沒有家沒有親友。他沒有受過教育和指導；沒有誰留意他的心緒或思想；那麼你有什麼權力去殺這無告的孤兒？你懲罰他因爲他童年時代像一株無倚靠無根柢的樹；他這般孤苦，你早就應該負責，如今又加上一層刑罰！他厄運上的罪惡是你釀成的。沒有人教導他怎麼做人，他祇是無知無識地語着；他的錯處就在命運上，不在他自己本身上。所以你殺害了無辜。第二層，反過來說：這人有家室；你想這一下打擊祇害他一人嗎？——他的父親，母親，和小孩就不致連累嗎？所以你殺他；

實在殺了他全家：你又殺害了無辜。盲目的刑罰，迷路的刑罰呵！任你翻一百個筋斗，還是落到無辜的身上！

如今你把一個有家室的犯人監禁：他在獄裡還能替家裡人做點事；但是一到陰間，又怎樣幫助他們呢？你假若代那班失了父親的小孩們想想，你難道不動心嗎？你想他們將來是不是誤入歧途？在美洲奴僕處死後，照例要賠償一千法郎給他的主人。如今你報復了一位主人，何以不賠償他的家人？他的父親和妻子的財運都靠他一人，這層關係是不是比主僕來得更親切？

我已經證明法律有謀殺的罪，現在又要定它搶劫的罪！如今再問你會否想到這人的靈魂上去？你急急地排除了他，他的靈魂得到什麼歸宿？有班可惡的邏輯家從自己心裡定出結論；他們說這是「感情上的理性。」我平素很贊成心裏發出的理性；這兩件事應該並行。理性，情感，和經驗，都屬於我們的。在已經廢除死刑的國裡，大辟的事一年一年地減少下來。這是很有關係的現象。

議會裏突然整個兒廢除死刑，這種辦法我並不贊成，反之我主張對於防守方面，應該收納各種提議和方法：刑律上除有逐漸改正的必要外，還要考察一番，整頓一番，星如果想完成這

件功作，時間是最緊切的。關於冒人筆跡，放火，如偷盜的事，固然不應加以死罪，就是以後有別的大罪發生，裁判官應該對陪審官提出這樣的問題：「罪人所犯的是興趣方面呢，還是感情方面呢？一如某陪審官下一句判語：『所犯的屬於興趣方面，』那麼就沒有什麼死罪可言。

反對的人，不要自欺；星這死刑的問題每天都引人注意，不久全世界就要慈悲的眼光去解決它。前一世紀時，刑罰漸漸趨於溫厚；拷問機和別的刑具都廢了；如今斷頭台又被搖動。這件錯誤的刑罰就離開法國；讓它走到野蠻民族裏去！不是土耳其，土耳其已經很文明了；不是野蠻民族，他們也拒絕收納：（原註：阿爾泰國會剛剛廢了大辟刑）祇讓它往文明階梯下面走，到西班牙或者俄羅斯去癡身！

從前社會的棟樑立足在迷信，暴虐，和殘忍的三根柱子上。好久就有這種呼聲：「迷信已去了！」「近來又有人喊道：『暴虐也去了！』」現在到了成熟的時候，我們應該搖旗吶喊道：「劊子手去了！」所以從前野蠻的待遇——推倒；天意完成了現代的復活。如果你追念「迷信」，你要曉得上帝仍與我們同在！如果你追念「暴虐」，我們的國家仍舊存在！不過對那班追念劊子手的人，我們沒有什麼可說！我們不要誤會以為社上的治安同斷頭台一塊兒喪失；

少了這可怕的中心點，社會也不致墮落下去，文明沒有別的，只是一串革新的歷史。我求你們幫助是爲什麼呢？就是刑律上的改革。耶穌慈愛的法律應灌輸進來，放出光明的色彩。我們要把罪惡當作病症看待，裁判官要變成醫生，牢獄要變成養病院。自由同康健是相同的。從前加以鐵索的，現在應該施以雨露；要用慈悲來對待罪惡，不要用憤怒。這種改革是簡單的，高尚的，朋友呵！推倒斷頭臺，豎起十字架！

一九二四，十二，二十二，脫稿於南大，

註一——法國十七世紀事少年革命黨的通稱

註二——法國的古銅幣

註三——St. Augustine (一六〇七) 英國的宣教師。

註四——St. Gregory (三三二—三九四) 希臘的教父。

註五——Joseph grippas (未詳)

註六——Filian gieri (一七五二—一七八八) 意大利的公法學家

註七——Michel augsle (一四七五—一五六四) 意大利的雕刻家及書家

註八——Torregiani (一四七〇—一五二二) 意大利的雕刻家及建築家

明社叢刊

二二八

註九——Cornailles (一六〇六—一六八四) 法國戲劇詩人  
註十——Sendriès (一六〇七—一七〇一) 法國小說家



## 明社簡章

第一條 名稱

本社定名為明社

第二條 宗旨

本社秉互助精神以研究學術改造社會為宗旨

第三條 組織

由學界同人志同道合者組織之

第四條 社員

除本社現有社員外凡願加入本社者經本社社員二人聯名介紹無人反對時得為本社

第五條 職員

明社叢刊

明社叢刊

本社暫設左列各職員

- 1 總幹事一人 總攬本社一切事宜
- 2 文牘一人 擔任本社往來文件
- 3 編輯二人 擔任本社編輯事宜
- 4 交際四人 擔任本社交際事宜
- 5 庶務一人 管理本社收支及物件

以上各職員於常期會時由社員票選任期以一學期為限得連選連任一次但不得推委

第六條 社務

- 1 凡關於社會一切應為之事項須本互助精神進行之
- 2 本社每學期出刊一次
- 3 本社隨時敦請名人演講使社員得智識上之灌輸

第七條 規約

- 1 凡本社社員不得有妨害本社名譽之行爲
- 2 凡社員須互相規勸患難相救濟疾病相扶持

3 凡本社社員經三期未繳會金而無正式表示者得取消其社員資格

第八條 會期

- 1 常期會每學期一次於學校開學後五週內由總幹事召集舉行之
- 2 臨時會由總幹事臨時召集之

第九條

經費

- 1 入社金 社員每人須納入社金一元
- 2 常期金 社員每人收常期金五角於開常期會時繳納
- 3 特別捐 如遇本社經費不敷時得向社內外臨時募捐

第十條 社址

在本社社址未定以前暫定多數社員所在地為社址

第十一條 附則

本簡章有未盡善處得由多數社員提議公決修改之

社員錄

姓名 別甫 年齡 籍貫 住址 通信處 備考

朋社叢刊

傅錕翼 作師 二三 湖南醴陵 醴北勞山邊陽家壩

醴北黃獮嘴傅大生老齋轉

畢業廣東廣州陸軍講武學校

蔣益明 伯暉 二三 同 上 醴北姚家壩

醴北姚家壩張吉祥寶號轉

肄業北京師範大學

劉耕畬 北屏 二二 同 上 醴北二區竹山塘灣

醴北姚家壩劉元和號轉精崗舖劉復興號

肄業湖南第一中學

易昇吉 湘俊 二一 同 上 醴北石塘境鳴背衝

醴北兼口福昌和號交油洲同榮和

已故

張玉廷 拱瑞 二一 湖南安化 安化橋頭河新溪三甲灣

預發升再轉

肄業北京中央陸軍測量學校

易枚保 哲安 二十 醴陵 醴北二區黎家洞

畢業湖南長郡公學

張偉模 彥先 二十 同 上 醴北二區橫度橋金鈞第

株州瑞興齋轉張有銘

畢業湖南醴陵縣立中學校

王 蕙 舜琴 二十 同 上 醴北二區鵝頭坳

醴北姚家壩張協康祥寶號轉

畢業湖南長郡公學

高則榮 一玲 二十 湖南益陽

益陽縣城東門正街三十九號

同上

畢業湖南長郡公學

傅霖 耀璜 二十 醴陵

醴陵北界山境陽家壩

醴陵北黃嶺嘴傅大生齋

肄業天津南開大學

蔣悟非 悟非 二十 安化

安化常豐浮青八角樓

安化縣城小南門劉氏宗祠惠然棧

畢業湖南長郡公學

戴昂軒 昂軒 十九 益陽

益陽沙頭紋波洲

沙頭長康備寶號轉紋波洲

畢業湖南益陽桃花嶺信義中學

袁芝炯 寄塵 十九 益陽

益陽頭堡賀家橋袁氏宗祠

同上

肄業長沙明德中學

梁希杰 建長 十九 安化

安化藍田銅盤嶺

安化藍田墨溪口寶興和號

畢業湖南長郡公學

湯啓琦 季涵 十九 醴陵

醴陵西湯家坪

醴陵西神福港怡品和轉交

肄業北京大學

甘鴻才 榮昇 十九 益陽

益陽城內後街貧民工廠上首甘知首堂

同上

畢業湖南第一甲種工業學校

易聘珍 位晉 十七 醴陵

醴陵北延壽境姚樹冲

醴陵北涑口福昌和號轉

肄業湖南第一中學

易湘傑 偉卿 十七 同 上 曾北二區石塘瑞陽

背衝

漆口編昌和號轉油棚  
同榮和交

肄業湖南長郡  
公學

田豐鼎 一鷗 二十 同 上 西三區商家街

株洲漆口天順老齋

肄業湖南第一  
中學

陳墀鳴 于臬 十八 同 上 體北螺頭山

體北東衝舖郵局

肄業湖南長郡  
公學

程星齡 星齡 二五 同 上 體北長連村

北京嵩祝寺夾道一號

肄業北京大學

黃枕嵐 夢凝 二三 安 化 安化三都東坪

安化東坪荳江學校轉  
交

畢業湖南長郡  
公學

玉惠高 惠高 二二 安 化 安化一都百花台

安化江南雙盛祥店轉  
交

畢業湖南長郡  
公學

李 正 紫書 十九 湖南湘潭 湘潭南四區潭園

湘潭十四都黃龍巷復  
姓和英美煙公司

肄業上海大學

張曉珊 湘耀 二三 醴 陵 醴北二區雙牌舖上

燕

醴北姚家壩張吉祥寶  
號轉

已故

文炳蔚 登高 二十 益 陽 桃江鎮十里橋家灣

益陽二堡福和紙行

肄業湖南尚志  
中學

邱希賀 希賀 十八 安 化 橋頭河豐東天塘

橋頭河豫昇棧

肄業湖南第一  
甲植工業

曹秉璋 松林 二三 益 陽 益陽鹽溪十八塘 畢業湖南長郡公學

李發鈞 淡村 二二 同 上 醴陵東三區富里 醴陵東三區白兔潭同 肄業天津南開大學

宋烈 元甲 十九 同 上 醴北四區成名嶺 醴陵北鄉黃嶺嘴傅大 肄業北京朝陽大學

閔任 任之 十九 湖南長沙 北京西單鐵匠胡同 同上 肄業天津南開大學

曹子昂 煥華 二二 益 陽 益陽蟠龍巷 益陽蘭溪鎮王義順號 肄業上海南方大學

易湘嶽 湘嶽 二二 醴 陵 醴西石亭華蓋街月 北京寧廠十條五號 肄業北京中國大學

### 職員錄

#### 第三屆

總幹事 梁希杰

文牘 曹秉璋

明社叢刊

明社叢刊

編輯 程星齡 傅霖

交際員 蔣益明 李正 王釵 田豐鼎

庶務 陳增鳴

第四屆

總幹事 蔣益明

文牘 李發鈞

編輯 傅霖 閔任

交際 李正 程星齡 曹子昂 易聘珍

庶務 張玉廷

本社第二次常期會議紀事（十三年十月十二號）

討論社務進行

會員提議：曹君秉璋言本社之重要部分在編輯部欲求所以發揮充大本社前途之進行亦皆賴於編輯部出刊物之有無精彩我希望此次改選後宜將編輯部成立一健全部分如吾輩為中學生者似不如大學生之學術較深不知各位以為何如 又曹君秉璋言外界有勉以改造社會四字者我意

年來本會對於研究學術互相援助等差館進行以後似宜注重於改造社會一層以圖吾社後日充分之發展而使吾明社得以佔位置於後日世界上之新舞台上冠冕堂皇世人均知有此良好組織之團體寧非吾人之始願而亦本社所應行者不知各位以爲何如

王君鯨所蔣君悟非言吾社雖現未進行改造社會一項然此時吾輩均係學生時代能研究學術互相援助卽爲後日改造社會之基礎

曹君秉璋言外地會員入社如彼此際遠難於晤會時最好寄一相片存職員部以便吾輩異日相逢俾有景像存乎心中庶不致覲面時眩目相對而轉交臂失之也

1. 關於編輯部事 議移往北京爲好北京爲國中首都人才薈萃水陸幅輳其學術文化均較吾長沙爲優矧大學之能力又較吾輩中學生爲佳既吾社有多數社員留京者儘可負編輯之責任

2. 外地社員儘可照一單像存本社職員部以便按次移交至於曾經晤會諸同人自有屢次團體像可查考此舉并非要外地社員照像寄來長沙現且就事論事職員部尙在長沙自應寄來職員部蓋吾

社現在之中心點既無若何具體地位自應以職員部爲主體也

王君鯨提議多次聯絡另舉行雅集而不限於機械式之常期會藉吾人多有機會聯絡

3. 介紹新會員入社事宜——曹君秉璋以簡章既已修改自不應早爲發出介紹書以致當面發生困難

故另列一表如反對者卽於其人下簽一負號結果得新會員六人如左

李君聲鈞 朱君元甲 周君光 曹君子昂 易君爾鄂 閔君任之

4. 修改簡章

第七條第三節改爲『凡本社社員經三期未繳會金而無正式表示者得取消其社員資格』  
第九條第一節入社金伍角改爲『入社金一元』常期會金改爲每期伍角

3. 改選職員

總幹事 梁希杰

文牘 曹秉璋

編輯 程星齡 傅霖

交際 蔣益明 李正 田豐鼎

庶務 陳增鳴

介紹書式

具介紹書人

今依照本社簡章第

條介紹

君 加入本社

君現肄業  
紹所有

校學問品性均極爲本人所欽佩而且深信其允能大有造於本社者用特具書介

君履歷臚列於左

1. 姓名
2. 別甫
3. 籍貫
4. 年齡
5. 現況
6. 畢業學校
7. 住址
8. 通信處

具介紹書人簽名蓋章

副署人 簽名蓋章

被介紹人 簽名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志願書式

具志願書人 茲承 君介紹加入明社茲查明社簡章及其現況志同道合允堪嘉許從茲作

砥柱於中流學疾風之勁草同舟風雨共挽狂瀾願與諸君子同勳焉此致

明社叢刊

明社叢刊

明社同人公鑒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具志願書人 簽名蓋章

介紹人 簽名蓋章

十二

# 上期正誤表

欄目次	頁行誤	正	欄目	頁行誤	正
發刊語 2	5	凡庸入的	論著	11	从口日。數从一。日數十。
發刊語 2	5	凡庸的人	論著	12	从艸省，省从艸胃省。
論著 1	2	言論	論著	12	从艸火。从艸火比成皆成全字。字。
論著 6	9	藝術的	論著	12	从艸火。从艸火比成皆成全字。字。
論著 7	10	國學週刊	論著	12	从艸火。从艸火比成皆成全字。字。
論著 8	5	『姦，表也。』	論著	11	从匕人匕亦从匕人，匕亦姦是。
論著 9	12	故許云：如此：	論著	12	从匕人匕亦从匕人，匕亦姦是。
論著 10	9	所以荐之，會意也。	論著	12	从匕人匕亦从匕人，匕亦姦是。
論著 10	11	章从口得聲	論著	12	从匕人匕亦从匕人，匕亦姦是。
論著 11	8	从	論著	12	从匕人匕亦从匕人，匕亦姦是。
論著 11	8	从	論著	12	从匕人匕亦从匕人，匕亦姦是。
論著 11	8	从	論著	12	从匕人匕亦从匕人，匕亦姦是。

明社叢刊

論著	14	8	羣鳥隨之	講演	2	8	中國學生	中等學生
論著	15	5	如前本从刀拵， (即今日之前字)	講演	5	5	如願讀盡	如願讀古書，
			聲拵不行而進也	講演	11	8	固有的想	固有的思想
論著	21	9	起於「無」，	詩歌	7	3	愁盈杞	愁盈抱
論著	22	2	根本觀念	詩歌	10	3	在歧路？	在歧路，
論著	22	4	天下大下大衰	詩歌	12	5	相思骨？	相思骨，
論著	23	11	許行主張，	詩歌	12	10	鷹鷂歎？	鷹鷂歎！
論著	24	4	「堅白異同」；	詩歌	13	3	揭日月？	揭日月，
論著	24	5	「雞三足」；	詩歌	13	7	山河袖	山河袖
論著	24	6	「臧三耳」；	詩歌	15	7	烏橋霜	烏橋霜
講演	1	7	按三W	詩歌	20	1	梅山	煤山
講演	1	7	「要說明如何」	詩歌	20	4	黃花約	黃花約，
				小說	9	6	「前途」	前途

小說 13 我很厭看  
通信 4 11 一樁事情  
通信 5 10 踏春會  
通信 6 12 很驕傲地  
通信 8 4 何況今人

我很厭看  
一樁事情  
踏春會  
很驕傲地  
何況今人

### 捐款鳴謝

本社承左列諸君慨予捐助感竅良深特將鴻名列左以表謝忱

謝逸如先生捐洋五元 龔白純先生捐洋二元 易大熙先生捐洋二元 劉仲華先生捐洋二元  
曹芻儀先生捐洋二元 魯子源先生捐洋二元 劉海源先生捐洋一元 張寄濱先生捐洋一元  
丁汝才先生捐洋一元 劉汀業先生捐洋一元 蘇廣祥先生捐洋二元 袁芝炯先生捐洋四元  
傅 霖先生捐洋四元 曹秉璋先生捐洋二元 梁希杰先生捐洋二元 易位保先生捐洋二元  
陳增鳴先生捐洋二元 易聘珍先生捐洋二元 高則榮先生捐洋二元 劉西厓先生捐洋三元  
張作鸞先生捐洋四元 張青巖先生捐洋三元 張作藩先生捐洋三元 王毓南先生捐洋三元

### 本刊啓事(一)

本刊因篇幅有限；對於來稿，未能一一答載，敬祈投稿諸君原諒。

### 本刊啓事(二)

本刊原名「遼谷之花」，後因範圍太窄，不能包括學術二字，故改爲此名。

捐款鳴謝補誌

張君... 捐洋二元 蔣君... 捐洋三元

本期正誤表

欄	頁	行	誤	正
論著	二	一四	目錄	錄曰
	三	一	曲之才	一曲之才
	四	五	漁父篇	漁父篇
	九	一三	善惡哀樂	喜惡哀樂
	一〇	一	無意而無不為也	無為而無不為也
	一〇	二	名遂其生	各遂其生
	一三	五	禽獸之列	禽獸之列
	一三	八	孟墨之後	孔墨之後
	一四	八	不行則非也	其行則非也
	一四	九	若無以道家	莊子以道家
	一四	一〇	適其道家相反	適與道家相反
	一五	四	廣衍數於萬	廣衍數於萬
	一八	一	遠不能禹哉	遠不若禹哉
	一九	一一	經上	(經上)
	一九	一二	莊子德充符篇	(莊子德充符篇)
	二〇	二	無極	無極
	二〇	五	故無益	敬無益
	二二	三	詩序	(詩序)
	二二	三	而焉	而從焉
	二二	五	吾由此而言	由此而言
	二三	六	三人歲	二十歲
	二三	一四	靡民子遺	靡有子遺
	二四	一	言可狹	言河狹
	二五	一	三千丈	三千丈
	二五	一〇	是	(是「字與左邊「不」字對換
文藝	六	八	白風清	月白風清
	九	二	歲暮雜感	歲暮雜感
	九	三	賦	賦
	九	六	遲延	遲速
	一〇	五	神可疾	神何疾
	一一	五	念	急
	一一	二	檀郎	檀郎
	一一	二	追思	追思
	一一	七	境了	境了
	一四	七	境子	境了
	一四	一一	：歸家，其以：：	：歸家，所以：：
	一四	一一	忘却	忘却
	一六	五	出人須地	出人頭地
	一六	八	繼綱	迷網
	一七	一	表見	表兄
	一七	一一	欠身	欠身
	一八	七	日	S
	一九	三	冷	玲瓏
	一九	一〇	面見都紅了，	兩面都紅了，且：：
	二〇	一一	譚哭	譚笑
	二一	七	側	側
	二四	三	舌須	舌頭
	二五	一〇	微笑着	微笑着
	二六	一三	寵	寵
	二八	五	哭	笑
	二九	三	也免：辛苦了	也免：辛苦了
	二九	四	失彼	失彼
	三〇	一	須部的熱度不：：	頭部的熱度不知：：
	三三	一〇	倩影	倩影
	三五	六	毫避忌	毫無避忌
	三九	一〇	威尼士商人	Romeo and Juliet
	四〇	一	我雖不像 Basanio	我雖不像 Romeo
	四一	一一	而妹妹却正像 Portia	而妹妹却正像 Juliet
	四二	四	親熱地	親熱地
	四四	八	弱有	沒有
	四八	六	楊柳	楊柳
	四九	二	哭	笑
	四九	五	馬蹄	馬蹄
	六〇	七	扣	和
	六〇	一四	獄裡	獄裏
	六二	四	前仆後繼	前仆後繼
	七〇	二	解斗	勦斗
	七三	四	服	服
	七三	五	上	上
	七九	七	耳畔	耳畔
	九六	一三	怒	怒

本刊文藝欄脫去七七，七八兩號

緊要聲明

易君位保現肄業上海南洋中學校... 嚴君偉現肄業長沙高等工業學校... 高君則秀現肄業北京朝陽大學校... 梁君希杰現肄業上海南洋大學校... 陳君增鳴現肄業長沙高工英專特科... 程君星齡現肄業北京大學寄宿舍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一月三日出版

明社叢刊

明社出刊物第二集

定價三角

編輯者 明社編輯部

通信處 北京師範大學校  
蔣益明

發行者

北京師範大學號房  
天津南開大學售品處  
上海南洋大學號房  
長沙通俗教育館

印刷處 湘益印刷公司

